

蜘蛛女之吻

[阿根廷] 曼纽尔·普伊格 著
项勉 译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前 言

【内容梗概】

1975年4月4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监狱D区的第7号牢房，同时关进了两个犯人。3018号囚犯路易斯·艾伯特·莫利纳是一个同性恋者，因犯有腐蚀青少年的罪行而被判了8年徒刑；16115号囚犯名叫瓦伦蒂·阿雷古·帕兹。他早在1972年10月被捕，罪名是企图在两家汽车装配厂发动罢工，制造混乱。他在参加绝食活动后，被转来与莫利纳一同关押。

莫利纳自称是女人，或装扮成一个女人，并像女人一样多愁善感，对他人体贴入微。当瓦伦蒂抱怨伙食太糟时，他就用他母亲捎来的食品为他做饭，瓦伦蒂吃后赞不绝口。瓦伦蒂是一个坚强的革命者，他奉行的是革命至上的主张，为此他忍受严刑拷打，愿把整个生命献给革命事业。

牢房里的黑夜是漫长难熬的。为了能消磨几乎停滞了的光阴，莫利纳向瓦伦蒂讲述了他入狱前看过的电影。他首先用五个晚上饶有兴味地接连讲述了他最欣赏的一部电影《豹女》。电影女主角是一位名叫艾琳娜的姑娘，她与一位青年建筑师倾心相爱。但令人费解的是，她从不让他吻自己的嘴。原来她是豹女，据说只要哪个男人吻一吻豹女，她会立即将他撕得粉碎。建筑师还是同她结了婚，并尊重她的意愿，没有与她同

房。但艾琳娜的精神病医生犯了个错误。他在一天晚上吻了她，并紧紧地拥抱着她。突然，她挣脱了他的拥抱，变成了一头豹，旋又扑到了医生身上，撕开了他的喉咙和刚才吻过的脸颊和嘴唇。此后，她来到动物园的豹笼前，打开未上锁的笼门。笼中的黑豹闻到她的气息，扑过来击倒了艾琳娜。当建筑师赶到时，发现艾琳娜已经气绝身亡。

瓦伦蒂为片中人物的悲惨结局惋惜不已，并说这使他想起了自己的女友。随即他向莫利纳谈起了那位姑娘。

莫利纳讲的第二部影片是《法国歌女》。故事发生在德国侵占法国后的巴黎，那是一个名叫莱妮的法国女歌唱家和德国军官的爱情故事。瓦伦蒂听了一半就粗声责问莫利纳为什么对这样一部纳粹的宣传片津津乐道。莫利纳回答说是艺术打动了他，使他想大哭一场，也使他想起了日夜思念的男友。瓦伦蒂见他伤心不已，便建议他谈一谈他的男友，借此解除心头的烦恼，同时也让他了解同性恋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莫利纳就讲起了他与男友卡门认识的经过和他俩之间的关系。

尽管莫利纳和瓦伦蒂两人从人生态度到生活情趣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俩的关系日趋融洽，彼此间有了较多的了解，莫利纳对瓦伦蒂更是关怀备至。一天，瓦伦蒂晚餐后突然腹泻不止。为了防止被软化，他拒绝就医，结果病情恶化。莫利纳耐心周到地服侍他，为他清洗。这使瓦伦蒂非常感动，他意欲对莫利纳坦露自己的真实感情。

监狱长把莫利纳传唤至办公室，以考虑实现对他的赦免为诱饵，试图利用莫利纳去软化瓦伦蒂。监狱长并问他目前最好采取什么办法来对付瓦伦蒂。莫利纳将计就计，说看来让他先恢复体力为上策。结果他从监狱长那儿弄来了大量的食品让瓦

伦蒂滋补身体。当晚，两人美美地饱餐一顿之后，瓦伦蒂又要莫利纳在临睡之前再讲一个故事。莫利纳于是兴致勃勃地又讲起了另一个电影故事。

瓦伦蒂一案使监狱长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他又多次传唤莫利纳。后者提出假释一周的要求，说他的离别会使瓦伦蒂在离情别绪中谈些肺腑之言。监狱长觉得他言之有理便应允了。莫利纳在回牢房之前又给监狱长留下一张食品单。

临别前夜，莫利纳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款待瓦伦蒂，并告诉他自己得到了赦免。瓦伦蒂听后感到痛苦不堪。熄灯后的牢房一片漆黑，两人都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俩互相抚慰着，排解着内心离别的忧伤。瓦伦蒂觉得他能为莫利纳做点什么，便温柔地为他按摩胸部和喉咙。莫利纳为此十分激动，也抚摸着瓦伦蒂。难分难舍之中，两人发生了关系。

第二天早上，莫利纳出狱了。临别之前，瓦伦蒂请他帮助自己与组织取得联系。莫利纳放弃了与母亲在一起的愿望，决定答应帮他去完成一项惊人的举动，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同时，他也恳求瓦伦蒂做一件事：给他一个吻。瓦伦蒂开玩笑说，他怕一吻之后莫利纳会变成豹女。莫利纳说他可不是豹女，豹女没人能吻她，她得不到任何爱情。瓦伦蒂说莫利纳不是豹女，而是一个蜘蛛女，用自己的蛛网擒获男人。莫利纳得到了瓦伦蒂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吻。莫利纳出狱后受到了严密的监视。不久，他在与瓦伦蒂的组织接头联系时被打死了。

瓦伦蒂受到了残酷的审讯，最后奄奄一息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在注射了吗啡之后，瓦伦蒂脑中出现了幻觉：他来到一个岛上，看见一个奇怪的女人，一个蜘蛛女。她身穿闪闪发光的长袍，陷进了一张蜘蛛网中，或者是她自己的身上张出了蜘

蛛网，从她的腰部和臀部拉出了一条条线，成了她躯体的一部分……她在哭泣……他问她为什么哭？她回答说因为结尾像谜一样。

当他在岛上醒来时，他要继续战斗，同志们已等待他多时了……

【作者介绍】

曼纽尔·普伊格（Manuel Puig, 1932—），阿根廷小说家，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一城镇，成年后侨居美国和欧洲，现住美国纽约市。大学期间攻读哲学专业和电影导演专业。曾担任过多部影片的助理导演，从事电影摄制工作。1962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写过电影剧本。1968年发表第一部小说《丽塔·海华丝的背叛》，以日记、书信等形式描写了作者少年时代的生活情景和后来的经历及广阔的社会生活。第二部小说《染红的小嘴巴》（1969）采用风行于20世纪初期的连载小说形式，叙述阿根廷一个患肺结核病的青年的恋爱悲剧。除《蜘蛛女之吻》（1976）外，另有《悲伤的探戈》、《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风流韵事》等。普伊格是拉美新一代作家的杰出代表。他的作品兼有通俗小说和电影、电视等现代艺术之特点，构思精巧，表现手法新颖，口语运用娴熟，人物刻画唯妙唯肖，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蜘蛛女之吻》更是显示出作者的这一写作特性。其中他充分利用了自己熟悉电影艺术的特长，将多部电影的情节贯穿于整部小说，精彩引人入胜的故事弥补了作品描写狱中生活难免的压抑和沉闷，使小说有张有弛，读来趣味盎然，令人爱不释手。由于文学创作上的杰出成就，他曾荣获意大利第四届库尔齐奥·马拉珀尔泰文学奖。

【遭禁经过】

小说《蜘蛛女之吻》发表后大受读者欢迎，立即被译成14种文字，流传世界各国。1985年，国际闻名的导演赫克特·巴班科将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并搬上银幕，成为最卖座的电影之一。美国影星威廉·赫特因出色地扮演了片中的同性恋者莫利纳而荣获1985年度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然而，正是因为小说塑造了同性恋者莫利纳这个人物形象，使其在作家的祖国阿根廷遭禁。

同性恋在西方虽然已司空见惯，但仍被看作是一种堕落行为而受到世人的唾弃。在《蜘蛛女之吻》之前，还没有一部文学作品是以同性恋者作为主人公的。有些作品偶尔涉及到这一现象时，也都是以贬抑的笔触来描写处理。然而，在《蜘蛛女之吻》中，普伊格却大胆地首次让一个同性恋者占据小说的主要位置，并且让原先对同性恋本能地感到厌恶的政治犯瓦伦蒂最终被莫利纳同化了，这不能不说是作者对有关同性恋的传统观念的一个挑战，也是小说问世后引起世界轰动的主要原因。

普伊格显然用理解同情的态度来描写同性恋者的。在他的笔下，莫利纳不是人们所想象中那概念化的、令人厌恶的性变态者，而是一个有思想有情感、女性般温柔体贴的活生生的人。作者向读者展示了莫利纳这个同性恋者的内心世界：他所向往的是做一个女人，与男友及母亲共同生活，并心甘情愿地为他们奉献自己的一切。这使我们看到了他那颗似乎超越常规的但却同样善良的心，从而多少会对他表示一点理解甚至同情。应该说，作品的这种必然的影响力是小说在阿根廷被禁止的最根本的原因。除《蜘蛛女之吻》外，他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风流韵事》也被列为禁书。

第一部分

第一章

“看起来她的模样有点儿异样，有点不同与一般女人。她显得十分年轻，至多不过25岁光景；有点像猫脸的不大的脸盘，小巧的鼻子略往上翘；说起她的脸型么……与其说是鹅蛋形的，还不如说是圆形的；宽阔的前额，大大的腮帮子，但以下部分比较瘦削，就像猫一样。”

“她的一双眼睛呢？”

“十分明亮，几乎可以肯定是绿色的眼珠。在进行绘画时，她的眼睛常常是半开半闭的。她瞧着模特儿，那是动物园里的一只黑豹。它起初在笼子里安静地躺卧，但当它听到那姑娘摆弄画架和椅子而发出的声音时，便开始在笼子内踱起步来，还冲着姑娘吼叫着。在这个时候她都还没有勾划好轮廓呢。”

“在这以前，难道黑豹没有闻到她的气味么？”

“没有，因为放着一大块肉在笼子里，它只能闻到肉味。动物管理员有意放在铁栅栏边一块肉，免得它闻到外面的气味而惴惴不安。见到那黑豹发起怒来，姑娘便很快地挥动着画笔，画了一个既像魔鬼又像动物的脑袋。这是一只公豹，它注

视着她，不知是为了撕碎她，然后将她吞而食之，还是怀着更加丑恶的目的。”

“在动物园里这天没有别的游客么？”

“没有，几乎空无一人。那是冬天，寒冷的天气，公园里的树木都已凋零。凛冽的寒风中，姑娘独自一人坐在她自己带来的一张折叠椅上，前面放着用来摆放画布的画架。离她不远关着长颈鹿的笼子边上，有一个带着几个孩子在看动物的女教师。但因天气太冷，很快他们就离开了。”

“她就不冷么？”

“她已忘记了寒冷。她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中，一边画着黑豹，一边陷入沉思。”

“她既陷入了沉思，那么就不会置身于另一个世界，这两者是有矛盾的。”

“不错，陷入了沉思的她，沉湎于自己的内心世界，而她自己几乎还未觉察到。她的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之上，黑色的鞋子，又高又厚的后跟，镂空的前部分中，露出涂成黑色的脚趾甲，袜子闪闪发亮，是一种网状玻璃丝袜。不知是皮肤还是袜子的颜色，呈玫瑰红。”

“对不起，我刚才跟你说过话请你记住，别进行色情方面的描述，这样做不合适你知道。”

“就依你的意思办吧，我继续往下讲。她双手带着手套，为了作画，她脱去了右手的手套，相当长的指甲上，涂着黑色的指甲油。手指洁白，大概因为天气寒冷，已冻成青紫色。她不时地停下画笔，将手搁在大衣内取暖。十分厚实的黑色长毛绒大衣，大衣两边的垫肩也很厚，象波斯猫的毛皮一样厚的大衣的毛，哦，比波斯猫的毛皮还要厚实得多。在她后面站着谁

呢？因为有人在擦火柴点烟，而风将火柴吹熄了。”

“他是谁？”

“请等一下，她听到了擦火柴的声音，吃了一惊，回过头来。看见了一个人，此人外表长得不错，虽不是翩翩少年，倒也颇讨人喜爱。他头戴一顶帽子，帽檐拉得低低的，身穿大衣，十分肥大的裤子的裤脚。他用手指碰了一下帽檐，算是对她行礼。随后又向她表示歉意，然后对她说，她的画非常好。她见他是个正派人，因为从他的脸就可以看出，他是个能理解他人的文静的人。她用手理了理披在额前的被风吹乱了的一绺卷发。她和别的姑娘一样，有一头披肩的长发，只是烫了一下发尖。

“在我的印象里，她是个皮肤黝黑，略带肥胖，身材不高，象一只雌猫一般走路的女人。这太迷人了。”

“你刚才不是说，色情方面的事不要谈吗？”

“好吧，你继续讲下去吧。”

“她回答说，她并没有感到吃惊。”只是她梳理头发的时候，手一松，风把画纸吹走了。小伙子跑过去从地上拾起画纸，他从她的口音中发现她是外国人。姑娘告诉他，她是个难民，曾在布达佩斯学美术。爆发战争后，她是乘船到的纽约。他问她是不是还怀念她出生的那个城市。这时，仿佛浮现了一片乌云，在她的眼神中。她的整个脸部表情都黯淡下来了。她说，她不是出生在城市里，出生在特兰西瓦尼亚那一带，她是山里人。”

“那儿就是德拉库拉。”

“不错，那儿的山上丛林密布，野兽很多。每当冬季来临，野兽因为饥肠辘辘便到村子里去伤人。对此村里人恐惧万分，

常在家门口放上羊羔和别的死牲畜，以免野兽对他们发起攻击。说到这儿，小伙子向她提出，希望能再次见到她。她回答说，次日下午她还会到那儿去作画，因为这段时间里只要天气晴朗，她就去那儿。翌日下午，小伙子（他是建筑师）和他的几个同事，其中还有一个年轻的女建筑设计师一起待在工作室里搞设计。时钟敲过3点后，天过不了多久便会暗下来。他待不住了，就想放下圆规和三角板，跑到就在对面的中央公园里的动物园中去。他的那位女同事问他要上哪儿去，为什么他这么高兴。他将她当朋友看待，但同时他发现她已暗暗地爱上他了，尽管表面上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她一定是个丑八怪吧？”

“不，她有着栗色的头发，相当活泼的脸部表情，模样儿虽然一般，却很逗人喜爱。去哪儿他没有告诉她，便走了出来。她心里很难过，但她内心的变化没有让别人发现，只是埋头工作，以免使烦恼继续下去。天还没有黑，他到了动物园。冬天里少有这样的晴朗天气，周围的一切都看得特别清楚。漆成黑色兽笼的栅栏，用白色的马赛克拼起来的墙壁，白色的假山，只是落了叶子的树木呈灰色，瞪着血红眼睛的是野兽。可是，那姑娘（她名叫伊雷娜）却不在那儿。几天过去了，小伙子仍然想念着她。一天，在一条繁华的街道上，他走在美术馆画廊的橱窗里似乎看到了什么，他的注意力被这吸引了。原来某一画家的几幅作品在橱窗里贴着，画面上只有黑豹。他走进美术馆，伊雷娜果然就在里面，她正在接受参观画展的人们对她的祝贺，下面我就讲不下去了。”

“你再好好地回忆一下嘛。”

“你等一下……是不是就在那儿，我已记不清，有个女人

曾让她吃了一惊与她打了招呼……不管它了。这时，小伙子也过去向她表示祝贺。他发现伊雷娜与上次见面时变化很大，不一样了，在她的眼神中已见不到那一丝乌云了。他邀她去饭店吃饭，她便告别了那些评论家们，与他走了。从她的情景看，好象原来是失去了自由，这会儿第一次能自由自在地在街上行走，能自由自在地去她爱去的任何地方。”

“可是，你刚才说，他只不过是带她上饭馆的，而不是去她爱去的任何地方。”

“唉，你别要求我把话每一句说得都那么精确嘛。我往下接着说吧。他们来到一家匈牙利饭店，也可能是罗马尼亚饭店时，她的表情又有点儿异常了。他本来以为，带她到她同胞办的饭店里，会使她高兴，结果却适得其反。他发现她神情有变，便问她究竟发生了什么。她跟他没有说真话，只是说她睹物怀旧，回忆起了战争的岁月，而在那时候，熊熊地燃烧着的战火还在。于是，他向她提议吃午饭上另一家饭店。但是，她已注意到他并不富有，而且还要忙于工作，这会儿正好是吃午饭午休的时间，他饭后还得回去工作。于是她便让自己镇静下来，走进饭店。饭店内的一切尽如人意，环境幽静，吃得也很满意。她对生活再次充满了乐趣。”

“那他呢？”

“他也很愉快，因为他已明白，为了取悦于他，她尽量稳定住自己的情绪。而他呢，从一开始就打算让她上那儿去高兴高兴。这些男女间开始认识时该干的事情进行得十分顺利。他觉得心里十分痛快，便决定暂时不再回去工作了。他告诉她，他想买一件礼物，偶然路过画廊而已。”

“是送给他的那位女同事的吧。”

“你怎么会知道的？”

“我胡乱猜中罢了。”

“你一定看过了这部电影。”

“我向你保证，没有。你继续往下讲吧。”

“伊雷娜对他说，他俩可以一起去买礼物。这时，他头脑中立即涌现了身上带的钱够不够买两件礼物的想法——一件送给女同事，用来祝贺她的生日；另一件送给伊雷娜，以赢得她的爱情。走到街上时，伊雷娜告诉他，今天下午她觉得十分惊异，还不到3点天就黑下来了，而她却不觉得心里难过。自然而然，他便问她是不是因为她害怕黑暗。所以，天一黑心里就难受。她想了一会儿才回答他说，她确实是害怕黑暗。说话间，他们在他们打算去的一家商店门前停了下来，她看了一眼橱窗露出不信任的神色。那是一家漂亮的花鸟商店，从门外就能见到各色各样的鸟儿关在那些鸟笼里。它们有的从鸟笼的一边欢快地跳到另一边；有的站立在摇晃着的枝条上；有的在啄食着莴苣叶子和草籽；有的在轻轻啜饮着才换上的净水。”

“对不起……请问一下瓦罐内有储水吗？”

“有，因为刚才他们给我开门上厕所时，我将它已灌满了。”

“噢，那好。”

“清凉得很哩，你想喝一点么。”

“现在我不喝了，有了水，就可以在明天沏马黛茶了。请继续讲下去吧。”

“瓦罐里的水只够我们用一天，你可不要夸大其事。”

“你不要我养成坏习惯。刚才他们开门让我们去洗淋浴时，我忘记带水来了。后来要不是你记起来，那么我们现在就没有

水用了。”

“有的是，不用担心。我们继续往下说吧……当他们俩步入花鸟店的时候，像是什么妖魔走进来一样，鸟儿都害怕地飞了起来，像发了疯一样，往笼子边上撞死命地，碰伤了翅膀。花鸟店的老板慌得六神无主。那些尖着嗓子叫的小鸟，听起来其声音不象鸟鸣，倒仿佛是兀鹫在嘶号。她抓住小伙子的一只手，把他拉到花鸟店的外面，鸟儿们立刻安静下来了。她对他说自己要走了。两人约好在次日晚上再次会晤。他又走进了花鸟店，鸟儿仍象往常一样在啼鸣着，他买了一只小鸟，准备送给过生日的女同事。后来……唉，我忘记了后来的事，我困了，想休息一下。”

“往下再讲一点儿吧。”

“我一困就把电影故事给忘记了，明天我们继续往下讲，好不好？”

“眼下你要是实在想不起来，那就留到明天再讲吧。”

“要是 有 马 黛 茶 喝 的 话 那 就 继 续 跟 你 讲。”

“不啦，还是留到明天晚上讲吧。我不去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在白天我还要考虑更重要的事情。”

“……”

“倘使我不说话，不看书，那我一定在思考着什么。不过，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我不会误解的。那好，我不分散你的注意力了，你安心休息吧。”

“对你能理解我的意思，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谢谢你！明天再谈吧。”

“明天再谈。愿你在梦中见到伊雷娜。”

“ 昨天我们讲到他又走进了花鸟商店，鸟儿却没有因为他的到来而感到惊恐。它们害怕的只是她一人而已。 ”

“ 我并没有跟你说到这一点，这只是你自己猜想出来的。 ”

“ 那往后发生了什么呢？ ”

“ 我继续讲下去吧，之后他们互相来往，终于有了恋情。她能强烈地吸引他，是因为她十分奇怪的为人：她一方回对他十分殷勤，两眼望着他，双手抚摸着他的脸，还将他搂在怀里。但当他要用劲地拥抱她、吻她时，她便躲开，不让自己的嘴唇和他的嘴唇碰到。她请求他不要吻她，而让她来吻他。她的吻象孩子的吻一样，两片肥厚的嘴唇总是紧闭着，十分轻柔。 ”

“ 关于两性方面的描写在以往的电影里是从来没有的。 ”

“ 你等一下，下面你就知道了。一天夜里，他又将她带到那家饭店。那家饭店相当有特色，尽管看起来显然并不十分豪华。餐桌都是用木头制的。啊，不是。是用石头制成的。啊，不是，啊，是，现在我想起来了，是用石头制成的，桌子上铺着带格子的台布。走进饭店，仿佛是走进了一家农舍，梁上挂着气灯，桌上点着蜡烛。他举起装满葡萄酒的杯子（这是一只粗糙的酒杯）祝酒，因为这天晚上这个非常钟情的男人就要订立婚约了，如果他所选中的那个女人同意这样做的话。她的双眼满含着幸福的热泪。他们碰了碰杯，便一饮而尽，没有再说什么，然后互相紧紧握住对方的手凝视着。猛然间她将手抽了回去，因为这时她看到有人朝他们的桌子走过来。远一看，这是一个十分貌美的女人，但不久，人们就会发现她脸上有某种异样的东西，这种东西使你害怕，却又说不清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因为她的脸既象女人的脸，又像一张猫的脸。直

往上翻他的眼珠子，怪极了，我也不知道怎样描述她的模样，她的眼睛里几乎看不到眼白的存在，整只眼睛呈绿色，只有中间的瞳孔是黑的。另外她的皮肤好像搽了许多粉，显得格外的苍白。”

“可你不是说她长得挺美么？”

“是的，她是很好看。从她那当地少见的装饰看来，她是个欧洲妇女，头上梳着‘巴拿拿’式的发型。”

“‘巴拿拿’式的发型？”

“就象……我怎么跟你解释呢？就是在脑袋的四周盘着一支发髻像管子一样，除额前的一绺头发往上翘起，其余的头发都往后梳。”

“这点并不重要。你还是往下讲吧。”

“也许是我弄错了，我觉得她头上盘的好像是一条辫子，这种发型在这儿是没有的，她身穿一件后摆几乎长到拖到脚跟的连衣裙，肩上披着一件狐皮短披风。她走到桌子边，注视着伊雷娜，目光中带着一种近似仇恨的神情，也许目光不是仇恨，而是象施行催眠术的人那样注视着她。总而言之，可以看出，她的目光不怀什么好意。她站在桌子边，用一种十分奇怪的语言跟伊雷娜说起话来。他则象一个绅士应该做的那样，在见到一位太太向自己身边走来时便站起身来，可是，这个猫脸女人连看也没有看他一眼，便与伊雷娜说了第二句话。伊雷娜用同一种语言对她进行了回答，脸露惊色。他对他们的言谈一个词也听不懂。也许为了让他也能听懂，那女人便对伊雷娜说：‘我立即就认出你来了，原因你自己知道。再见。’说毕，她没有看那小伙子，便扬长而去。伊雷娜象是被惊呆了，目光呆滞，眼里满是泪水，眼泪象是泥坑里的水一样混浊。她站起

身来一声不吭地，用一块长长的白纱巾裹住头部。他也在桌上放了一张纸币，挽住她的胳膊陪她走了出来。一路上他们默默无语，他见她朝中央公园瞥了一眼露出惊惧的神情。天下着小雪，积雪掩盖了部分城市的喧闹声，从街上驶过的汽车像是在公路上滑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在昏黄的路灯映照下，洁白如银的雪花从天飘然而降。远处仿佛传来了野兽的吼叫声。这种情况也完全可能发生，因为中央公园的动物园离这儿不远了。她停下了脚步，并请他搂抱着她。他紧紧地用双臂抱着她的身躯，她浑身颤抖着，不知是由于寒冷，还是由于惧怕。尽管野兽的吼叫声似乎已平息下来。她细声细气地对他说，她害怕回家，害怕一个人过夜。这时，驶近了一辆出租汽车，他让司机停车，两人默默地上了车。汽车朝他的寓所驶去，途中两人仍没有讲话。他们来到了楼房的跟前。那是一套单元房子，虽已陈旧，却保养得很好，天花板很高，地上铺了地毯，黑色的木质楼梯两边雕上了花纹的扶手。一进门的楼梯口放了一棵巨大的盆栽棕榈树，墙上贴了几幅中国画。棕榈树在对面一块高大的镜子里映照着，镜框也和楼梯的扶手一样，经过精雕细刻的。她面对镜子照了照自己的身影，还细细地端详了一下自己的脸庞，仿佛在脸上试图找到什么。没有电梯，但他就住在底层。在地毯上行走，几乎听不到脚步声。就象在雪地上行走一样。房子相当大，里面的陈设都是19世纪末朴实无华的式样。这套房子是小伙子的母亲的。”

“ 他说了些什么呢？ ”

“ 什么也没有说。他知道她心里不痛快，一些不愉快的事在折磨着她，便不时给她送来咖啡和她喜欢的一切。她什么也不喝，她有事要与他讲，只是求他坐下来。他点燃了烟斗，以

一种随时都可以从他身上见到的忠厚宽容的姿态注视着女方。她这时不敢正视他的眼睛，却将脑袋埋在他的双膝上，开始说起话来。她说有一个骇人听闻的传说流传在她出生的那个山村里，它使她从小时起就害怕得发抖。我已记不十分清楚了这个故事，它可能发生在中世纪。有一次，下了大雪，因而这一带村庄都被大雪与外界隔绝了。几个月过去了。冻死、饿死了不少人，而所有的男人都早已上前线去了，我也记不清楚了，情况大概是这样。林中的猛兽由于饥寒不堪也纷纷来到村庄。这时，出现了一个魔鬼，它说人们要想要它带来的食物，必须出来一个女人。于是村庄里最勇敢的女人出来了，魔鬼的身边站着一只饿得发起性子的金钱豹。那女人和魔鬼订下了盟约，为了让大家能顽强的活下去。我也不知后来的事情了，反正这女人后来生了一个有着一张猫脸的女人，参加圣战的十字军回来了，与女人结过婚的那个士兵也回到了她的家，当他与她接吻时，她就象一只雌豹干的那样，将他活活地撕成碎片。”

“你讲的故事，我不太明白，意思有点太含糊不清了。”

“是我记不清楚了，不过，这也无妨。噢，我记起来了。”

伊雷娜说，几个金钱豹女人在山上陆续地生下了。当然，那个士兵已经死了，但另一个士兵发现是他的妻子将他杀死的，便对她进行了跟踪，她沿着雪地开始逃亡。他尾随着她，开始时只看到她留下的脚印是女人的足迹，但后来他离森林越来越近时，却发现是金钱豹留下的爪迹了。十字军士兵仍走进丛林，紧追不舍。这时天色已晚，他见到在暗处有人潜伏着等他前去，两只眼睛闪烁着绿光。他一手拿着短刀，一手拿剑，交叉地护放在胸前。金钱豹变得老实了，它又变成了象中了催眠术的女人一样。十字军士兵吓得连往后退了几步，因为此时他又

听到了朝他身边靠近的另外几只野兽的吼叫声。这几只金钱豹，闻到了女人的气味，将她吞食掉了。十字军士兵回到村里时几乎已经吓瘫了，他跟人讲了所有的经历。这个传说表明金钱豹女人至今还没有绝种，她们还躲藏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从外形上看来，与正常女人毫无区别，但如果男人去吻她，她便会变成野兽。”

“那伊雷娜是金钱豹女人么？”

“她本人只知道，她听到这些故事小时候便会吓得魂不附体，而她自己也成天疑忧重重，生怕自己就是金钱豹女人的后代。”

“那么，在饭店里见到的那个女人跟她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那小伙子正好在问她这件事。伊雷娜听到他问起这件事，便扑到他怀里哭了，对他说，那个女人只是跟她打了个一般的招呼。但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事实并非如此。她终于鼓起了勇气，对他说，那女人用方言土语告诉她，她已经记起她是谁了。只要看一下伊雷娜的脸，心里便明白她俩是姐妹。那女人还警告她要注意身边的男人。他听后哈哈大笑。‘你难道没有发现么’，他对她说，‘她知道你是她的同乡，才这么说的，因为所有的同胞在异地都会相认的。譬如我见到一个美国人在中国，我也会走上前去与他打招呼。由于她是个有点守旧的女人，便对你说要你当心点儿。你明白了吗？’他跟她说了这一番话后，她心里平静得多了，在他的怀里平静得睡着了。他将她平放在长沙发上，枕了一个大枕头，还给她盖上从自己床上拿来的一条被单。她睡得很香。于是，他回了自己的卧室，接着，在镜头上出现了他身穿睡衣的场面。虽不豪华的睡衣，倒

也是一件质地良好的单色内衣。他朝她看看从门缝里，见她仍然沉沉入睡，便燃起烟斗，陷入了深思中。壁炉生起来了，啊不，我记不清楚了。可能光线是从他的那张单腿圆桌上射过来的。过了许久壁炉的火熄灭了，伊雷娜也醒过来了。这时天已经开始亮了。”

“和我们一样她是给冻醒的吧。”

“不，她是由于别的原因醒来的。把她吵醒的是在鸟笼里快欢地鸣叫着的金丝雀。起初，她不敢朝它走过去。后来，她听到这只小鸟在欢快地鸣唱着，便鼓起勇气，走到它的身旁。她看着它，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觉得心里舒服多了，因为小鸟儿不害怕她了。她走到厨房里，烤了几片面包片，面包上涂上了黄油，还准备了米饭……”

“你不要谈吃的东西好吗？”

“还有甜饼……”

“我正式请求你，请你既不要谈食品，也不要谈裸体女人。”

“好吧，她将他叫醒。他发现她的心情很好，显然在他家里住的开心，也觉得十分高兴，便问她一辈子生活在那儿愿不愿意。

“他还在床上躺着么？”

“是这样。她将早点送到了他的床边。”

“一起来我喜欢先刷牙，我从来不喜欢一起床就用早餐。继续讲吧。”

“好，他想吻她，但她不敢让他靠近。”

“因为还没有漱口，他可能嘴里有气味。”
你这样的插科打诨使我不想再往下讲下去了。”

“不这样了，请讲吧，我洗耳恭听呢。”

“他继续问她，跟他结婚愿不愿意。她回答他说，她全心全意地爱着他，也不想离开他的这个家了，因为她在这儿过得十分舒畅。她环顾了一下四周，见窗帘是用黑色天鹅绒做的。为了房间里能通通阳光，她拉开了窗帘。在天鹅绒窗帘的里面，还有一层装饰布窗帘。顿时，房间内19世纪末式样的陈设一目了然。她问他，是谁挑选来的这些漂亮的家具。他回答她说，从所有的这些陈设中，可以体会到他母亲的存在。他母亲是个好人，要是她还活着的话，她一定会像对女儿那样喜欢她的对伊雷娜。伊雷娜走到他身边，怀着一片敬意，对他吻了一下，是吻在前额上，就象吻一个圣徒一样：她请求他永远不要抛弃她，说她愿意跟他永远待在一起，她希望每天醒来的第一眼看到的便是他……不过，要她成为他名符其实的妻子，她求他再等待一些时日，让她心里的恐惧能消失……”

“你已经能猜到她担心会在自己身上发生什么了吗，是吗？”

“她是怕自己会变成金钱豹。”

“我认为她自己对男性太冷淡了。她是怕男人，也可能她想得太可怕对两性间的事，所以故意编出这样的故事来敷衍。”

“你别急。他同意了她的请求，他俩便结了婚。在结婚的那天夜晚，她睡在床上，他睡在长沙发上。”

“他的眼睛整夜盯着她母亲购置的装饰品。”

“你要是感到好笑，我就不再往下讲了。我是正儿八经地在跟你讲这个电影故事，因为我很喜欢。此外，还有一个不能让人知道的原因，它使我格外喜爱这个电影。”

“告诉我不行吗？是什么原因？”

“不行，我本来想对你说的，但是你在讥笑我，我觉得心里很生气，便不想说了。”

“情况并不是你想像的这样，我也喜欢这部电影。只是见到你讲得眉飞色舞，我也禁不住想插上几句，你难道没觉察到这一点么？光听别人讲。我自己不声不响，这我可不容易办到。听你说了那么长时间后，我总喜欢让你也听我说上几句。”

“我刚才以为我只是给你提供了笑料，好让你能早入梦乡。”

“对，说得完全对，我只希望能安然入睡，也为了消遣，确实是为了这两个目的。”

“如此说来，我该怎么做呢？”

“如果你认为可以的话，我倒喜欢你一边讲，我俩一边一起作些评论。这样一来，我也可以把心里话讲出来。你认为这样做行吗？”

“要是你拿我喜欢的电影寻开心，那我不干。”

“不是这个意思。你听我说，我们可以简简单单议论几句，比如，我很想问你你是怎么看小伙子的母亲的。”

“如果你不再讥笑我的话，那可以。”

“我发誓，我可以保证这一点。”

“那好吧……我也说不太清楚他母亲的为人，反正她是个很好的女人，是能让她的丈夫和子女感到非常幸福的贤妻良母。另外，她也非常注重自己的外表形象。”

“在你的想象中她是正在打扫着房间的吧？”

“不，我想象着她正穿着一件高领上衣，遮住了她脖颈上的皱纹的领头，显得相当时髦。她虽上了年纪，但像某些贵妇人一样，风韵尚存，看起来还相当迷人。”

“当然啰，她应该是相当时髦的，并且应当是完美无缺的。她有仆人侍候，她剥削那些为了挣几个钱别无它法只好侍候她的人。当然，她丈夫跟她在一起会感到很幸福。他丈夫同时也在剥削她，他让她干他想让她干的事，把她象一个女奴一样地关在家里，让她一个人傻等着他……”

“你听我说……”

“……每天夜里让她等他回家。她完全认同了这样的生活方式，毫无反对之意。眼下，她传给了她儿子这一套方法。眼下儿子遇到了这个金钱豹女人，对她就只好克制点儿了。”

“这么说有这样的母亲你真的不喜欢喽。慈祥、体贴、遇事都由她亲自……嘿，你不该对我撒谎……”

“我没有对你撒谎，如果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听我来解释。”

“算了，我困了。你的这番话让我很生气。在你说出这样的话之前，我觉得很自在，因为跟你讲讲电影故事，使我忘记了这肮脏的牢房，忘记了一切。”

“我也把一切都忘了。”

“那你为什么要扫我的兴？扫自己的兴？你以为这会是什么了不起的行为吗？”

“我感到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很有必要，因为光给你作手势，你不懂。”

“在黑暗中给我作手势，实在太神奇了。”

“你听我解释。”

“可以，但要到明天，因为眼下我困了……干嘛要让你而不让那金钱豹女人的未婚夫来作我同室的难友呢？”

“我不想谈这些事，这是另一回事了。”

“你对谈这样的事情感到害怕？”

“不，我不怕，我只是不感兴趣。关于你的情况，你虽什么也没有对我说过，我却知道的相当清楚。”

“我曾经对你说过的，我坐牢是因为我腐蚀了青少年。这不是全都说出来了吗？你别在我面前假装心理学家了！”

“得了，那你坦白地说，你喜欢他的原因是因为他爱吸烟斗，是不是？”

“不，那是因为他能体谅他人，为人和气。”

“是他妈妈将他管得服服贴贴的，关键就在这儿。”

“我就是喜欢他。那你呢，你说你喜欢的那个女建筑设计师，她有什么英豪的气质呢？”

“不管怎么说，我喜欢她胜过喜欢那金钱豹女人。”

“好了，你明天给我说明原因吧，现在我要睡了。”

“好的。”

“昨天你讲到那个吸烟斗的小伙子和她结婚了，接下来呢？我洗耳恭听。”

“你干嘛对我说话要用这种讥讽的口气？”

“我没别的意思，莫利纳，讲吧。”

“不，你跟我说说那个吸烟斗的小伙子的一些情形吧，既然你比看过电影的人还了解他。”

“你不喜欢这个吸烟斗的人。”

“何以见得？”

“看上去你不喜欢这种毫无男子汉气概的人，是不是？你坦白点说。”

“我是不喜欢。”

“那好，他喜欢伊雷娜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她对男人很冷

漠，他用不着像饿虎扑食一样扑到她的身上去。他愿意保护她，将她带回家里去。他母亲虽已不在人世，但在所有的家具、帘子和其他杂物中仍体现了她的存在，你自己不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你继续说下去。”

“假如他在家中原封不动的保留着母亲的一切，这时因为他总想使自己像一个在母亲家中的小孩。他带到家里来的不是个女人，而是可以和他一起玩耍的女孩。”

“可这都是你自己认为的一切。我可不清楚这家是不是他母亲的。我昨天对你这样说，是因为这套房子我很喜欢，由于房子内的陈设古色古香，我就说这可能是他母亲的房子，仅此而已。其实也许是他连同家具一起租来的呢。”

“这么说，你编造了一半的电影故事情节。”

“不，我向你起誓，我没有编造。不过，有些事情，譬如房子的问题，由于你了解得不像我这样清楚，我需要作些发挥，以便跟你讲明真情。”

“你老老实实地说吧，你肯定喜欢住在这样的家里。”

“那当然啰，看来我也得耐着性子听你对我说大伙儿说的老生常谈了。”

“你以为……我会说什么呢？”

“还不都是老一套！”

“到底说的什么？”

“我落到现在这步田地，是父母从小对我太娇惯的原因；是我太依赖我妈妈了，以致变成目前的样子。不过，浪子总能回头，我需要讨个老婆，因为女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大伙儿对你是这么说的吗？”

“是啊。而我是这样回答他们的……太好了！我同意！既然你们认为女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那我愿意当女人……这样一来，人们的忠告我就不用听很多了，因为我对自己的事了解得很清楚，心里明白得很。”

“可我还不够明白，至少根据你说的情况。”

“不明白就算了吧，要你给我说清楚什么还用不着。你要是愿意，我继续给你讲电影故事；你要是不想听，请你别作声，我轻声地自己讲给自己听好了。再见，向你问好，斯巴拉夫西勒。”

“这斯巴拉夫西勒是什么人？”

“由此可见你对歌剧一无所知。他是歌剧《里戈莱托》中的一个负心汉。”

“给我讲电影故事吧，否则就再见了，往后发生的情况，我现在想知道。”

“我们讲到哪儿了？”

“讲到结婚那晚，他并没有碰她一下。”

“是这样的。他就睡在客厅里的长沙发上。噢，我忘了告诉你一点，他们已经商量好了，让她去找精神分析医生看看病。她开始去了。她第一次去时，是个年轻医生给她看病，长得帅极了，是个棒小伙子。”

“一个棒小伙子该是怎么样的人，在你看来？我倒想知道一下。”

“那好。他高大身材，乌黑毛发，嘴上留着八字胡，宽阔的前额。特别招人注意的是那撇八字胡，看起来有点儿象小瘪三。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好，胡子的两边往上翘起，活象跑马厅的老板。不过，说实在的，我不喜欢演精神分析医生的这

个演员。”

“谁是演这个人物的人呢？”

“我记不清了，是个不太出名的普通演员，可是个漂亮的小伙子，但照我的标准太瘦了。假如你想知道的话，那我告诉你，这种人只适合穿紧身的西装。如果稍大的西服穿在身上，里面还得穿一件西装背心。但这样的人女人们是喜欢的。从他的身上似乎也可以看出，他以为自己一定能博得女人的欢心。尽管他一出场就让人讨厌……伊雷娜就讨厌他。她在一张沙发上坐着，开始讲述自己的病情，可总感到很不自在，觉得自己不是坐在医生的身边，却像坐在小瘪三的身边。她害怕了。”

“这个电影有一点很明显。”

“什么很明显，你是指它很荒唐？”

“不，我说它很连贯，是一部好电影。继续讲吧，用不着老对我疑神疑鬼的。”

“她对他说，她害怕自己当不了好妻子。他俩约定，下一次给她讲叙自己做的梦，说得确切点，是恶梦，在梦中自己变成了一只金钱豹。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正常，他俩告别了。但到了下次约定的时间她没有去，她对丈夫撒了个谎。她没有去看医生，倒上动物园去看黑豹了。她看得入了神站在那儿，那件长毛绒黑大衣仍旧穿在她身上，在阳光下，发着闪光。那豹的毛皮也是黑的，也发着亮光。在巨大的笼子里踱着步的黑豹，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过那姑娘。这时，动物管理员来了。他打开了笼子一边的笼门。他投进一块肉，然后又把门关上。由于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叉肉的那把钩子上，因而把钥匙忘在笼子的锁眼上了。伊雷娜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但没有吭声。动物管理员抓起一把扫帚，开始在兽笼边上打扫起地上的烟蒂和

纸屑来。伊雷娜朝锁边一步一步地走过去，取出钥匙，看了它一眼，这是一把生了锈的大钥匙。她在沉思着什么，几秒钟过去了。”

“她要干什么？”

“她最终还是朝动物管理员走过去，把钥匙还给了他。管理员是个老头儿，脾气很好，他向她道了谢。伊雷娜回到家，等待着丈夫回来，因为已是丈夫下班回家的时间了。说到这儿，我又有件事忘了跟你说了。每天早晨，她都会给那只金丝雀添上草籽，再换一杯干净的水，它便啾啾地鸣叫起来。那天夜里丈夫终于回来了，她拥抱他，她实在很想吻吻他，几乎要吻他，吻他的嘴。他见状一愣，以为精神分析法很有疗效，真正成为夫妇的时刻就要来临了。但他犯了一个错误，他不该问她当天下午治疗的情况。她感到很难过因为没有去找医生，自己犯了错误，便慢慢从他怀抱里挣脱出来，欺骗他，说她去找了医生，一切都很顺利。见她已从自己身上挣脱而去，他的目的是达不到了，只好强忍自己的欲望。翌日，他与几个建筑设计师正在工作时，由于那位女同事仍然爱着他，总是十分关切他的一举一动。这时她发现他忧心忡忡，便对他说，请他到门口去喝杯酒，以提提神。他说工作太多，不去，如果工作完不成，他要留下来加班。她由于一直爱着他，这时便对他说，她愿意帮忙留下来。”

“我倒挺可怜她这小妞儿。说来也很奇怪，你没有跟我谈起她本人的任何情况，但我却很喜欢她。这都是凭想象。”

“她真的和他留下来了。不过，她这时已和往常不一样啦。他结婚后，她已不去追他，这会儿只是以朋友的身分帮助他。他俩就这样下了班还在工作着。工作室相当大，每个建筑师都

有一张设计用的桌子。这会儿别的建筑师都走了，灯都关掉了，工作室一片黑暗，只有小伙子的桌子上还有一盏台灯，他俩的脸庞被台灯照亮了，在墙上投下了他俩巨大的身影。他俩默默无言地干着活儿。她不时地偷偷看他一眼，尽管很想了解他如此忧虑是因什么事，但仍没有问什么。”

“这样做非常好。她可敬可亲，为人稳重，兴许就是这一点使我喜欢。”

“而此刻，伊雷娜在家中一等再等，最后决定往他的办公室打电话。接电话的是那位女建筑师，然后将话筒转交给了他。伊雷娜心中顿时醋意大发，但仍要竭力装出一幅若无其事的样子。他告诉她，他早已跟她打过电话，把留下来加班的事告诉她，但当时她不在家。当然，那时她又上动物园去了。由于这一把柄给他抓住了，她只好不吭声，不敢说他的不是了。之后，他便常常回家很晚，因为存在某种使他推迟回家的原因。

“这一切简直顺理成章了。”

“于是……我们讲到哪儿了……你瞧，他很正常对吗？他是愿意和她同床的。”

“不对，你听我说。以前他愿意回家，是因为他知道他不会跟他睡觉。但现在经过治疗后，有这个可能了，他的不安也产生了。如果她还是个小女孩儿，还跟开始时那样，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只一起玩玩而已像孩子那样。不过，在一起玩玩说不定也会干起男女之间的事儿来的。”

“跟孩子那样玩玩，嘿，这多乏味！”

“我认为这也不坏，从你这个建筑师的角度看。我跟你唱起反调来了，真对不起。”

“难道你认为这很好？”

“从玩玩开始，不是更自然么。”

“好了，不谈这个了。我再继续讲电影。不过，还有一个问题，他现在和这女同事一起为什么又心甘情愿了呢？”

“这是因为他想反正已经结了婚，待在一起也无妨大碍，与女同事之间发生两性行为是不可能的，因为从表面上看来，他已受到了他妻子的管束。”

“这都是你的想象。”

“为什么我就不能像你这样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呢？”

“我继续往下讲。一天夜里，伊雷娜将晚餐准备好了。他没有直接回家，桌子上已经摆好了饭菜，还点亮了蜡烛。他不知道那天是他们结婚一周年纪念日，他在下午就早早地到精神分析医生的诊所门口去找她了。因为她压根儿没有去，自然他没有找到她。从诊所他获悉，她早就不去了。于是，他便给伊雷娜打电话，她不在家。当然，她像往常一样上动物园去了。他丧魂落魄地回到了工作室，很想全部讲给他的女同事听事情的经过。他俩来到一家酒吧，打算喝上一杯，当然此时他俩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想离开工作室，找个地方谈一谈。伊雷娜看到天已这么晚，他还不回来，在房子内来回走着，就像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一样。接着，又往工作室打了电话。仍旧没有人接，这时，她心烦意乱，试图干点什么，以分分心。她走到鸟笼边，发现那金丝雀见到她走过去，便绝望地拍击着翅膀，乱飞乱撞，从笼子的一边飞到另一边，撞得翅膀都流出血来。她见状一时兴起，打开鸟笼，将一只手伸了进去。金丝雀发现她的手伸进来后，立即象遭雷击一般倒下毙命。伊雷娜感到绝望了。霎时间她象中了邪一样，从家里奔了出来，寻找她的丈

夫，只有他理解她，帮助她。她上他的工作室，必须路过那家酒吧。她看到了他们，立即钉在原地不动了，连半步也移不动了。她醋劲大发，气得全身抖动起来。酒吧内的那一对站起身，准备走出酒吧。伊雷娜躲在一棵大树的后面，注视着他俩互相问候后分手走了。”

“ 他在她的面颊上吻了一下。女建筑师带着一顶窄檐帽子。伊雷娜没有戴帽子，头上的卷发在路灯的照耀下闪闪发亮。她尾随着女建筑师前行。前者径直朝自己家里走去，街道上空无一人。在回家的路上，她需路过她办公室对面的中央公园。通向中央公园的那条马路因为公园边有几座小山，有些地段是地道。那儿的车辆不太多，只有一路公共汽车在那儿经过。女建设师为了避免走这么多路，有时就坐公共汽车回去；有时则步行，因为公共汽车班次不多。这会儿女建设师决定步行回家，主要是为了让自己的头脑清醒一下，因为刚才她与小伙子交谈后，有点头昏脑胀。他把一切都跟她说了，他对她说伊雷娜从来没有和他同过床，还跟她讲了伊雷娜在梦中见到金钱豹女人的事情。这个在心底里仍然爱着那小伙子的姑娘一听到这样的情况，心里不免又翻起万千波浪。原来她已死了这条心，这时又产生了一线希望。她一方面感到高兴，因为她还没有完全绝望；另一方面又怕空欢喜一场，最终仍然是一无所获，带来更大的痛苦。心里想着这一切，她慢慢地加快了步伐，路上空无一人，因为天气很冷，道路的两边是黑洞洞的公园。这天没有刮风，树叶纹丝不动，万籁俱寂，惟一能听到的声音是从她后面传来的脚步声，发出的声音像是女人高跟鞋。女建筑师回过头去，见到一个黑影，远远地跟在后面，因为光线暗淡，她看不清是谁。脚步声越来越急促了。于是，女建筑师害怕起来。

你也能设想一下这种情形。当你谈到凶杀或鬼神之类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时，心里不免会胆怯，而这女建筑师此时正在想着那金钱豹女人的事，自然心里会慌乱起来。她越走越快，但这时她还在公园的中间走着，要走出公园，大约还要四个街区这样的路程才能到达民房所在地。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她撒腿跑起来，情况会更糟。”

“打断一下你的话一下，莫利纳？”

“可以。不过，我快讲完了，我是说今晚就可讲完。”

“只有一个问题，我有点困惑。”

“什么问题？”

“你会生气么？”

“这得看什么问题了。”

“我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回答后，如果想问我，你也可以这么做。”

“你问吧。”

“你比较认同谁？是伊雷娜还是女建筑师？”

“我认同伊雷娜，我总是向着女主角，因为她是女主角嘛。”

“你继续讲下去吧。”

“那你呢，瓦伦第？你认同谁呢？你找不到合适的人了，因为你认为那小伙子是个窝囊废。”

“你尽管去笑吧，我与精神分析医生认同。我不开玩笑，我尊重你的选择，我不加评论，再讲下去吧。”

“要是你愿意的话，我们讨论讨论吧。要不，我明天再讲。”

“也好。不过，你往下再讲一点儿吧。”

“那只讲一点儿。我喜欢在你听到兴头上的时候突然停下来，这样你会更喜欢这部电影。就应该对听故事的人这么干，虽说他们会不高兴。过去的电台和现在的电视系列片都是这么干的。”

“快讲吧。”

“好。讲到刚才那姑娘正不知是撒开腿奔跑好呢还是不跑好的时候，突然脚步声听不到了，我是指后面跟着的女人的高跟鞋发出的声音。这时候那女建筑师听到的是另一种声音，轻得几乎连听也听不到，像是猫儿或更可怕的动物的脚步声。她又回过头来，却见不到那女人。她怎么会突然消失呢？她觉得看到了一个黑影在地上爬行，它也在一瞬间消逝了。接着，她听到了某种脚步声，像动物在灌木丛中行走时发出的声音。这声音越来越近了。”

“下面呢？”

“明天再讲吧。再会，愿你休息好。”

“你会受到报复的。”

“明天再会。”

“再会。”

第 二 章

“ 你的菜烧得不错。 ”

“ 谢谢，瓦伦第。 ”

“ 会把我给惯坏的你这样，这对我反而有害。 ”

“ 你真傻！今朝有酒今朝醉。该好好地享受享受。你老是想到明天的事，吃起东西来能觉得不苦吗？ ”

“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莫利纳。现在不是享受的时候，须进天堂才得享受。 ”

“ 天堂和地狱，你相信那一样？ ”

“ 请等一等，莫利纳。你真想跟我讨论问题的话，那态度要严肃认真。如果讨论问题像中学生那样，就只能谈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

“ 无关紧要的事我现在不想谈。 ”

“ 好极了。那么，请让我先把问题提出来，先让我谈谈我的想法。 ”

“ 我在洗耳恭听。 ”

“ 我不能光图享受，因为我在从事政治斗争，或者说政治活动，你懂吗？我已在牢房里受了不少的罪……不过，你要是想到那酷刑，这就不算什么了，这酷刑你还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儿。 ”

“ 我能想象得到。 ”

“不，你无法想象，不过，我能忍受这一切……因为我们有奋斗目标，有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社会革命。至于甜酸苦辣，那是次要的事。只要存在着斗争——它兴许会使我一生的时间都耗尽——我就不应该培养自己的享乐思想，你明白吗？因为归根到底，对我来说，享受不是主要的，我最大的欢乐不在于享受，而在于我知道我在为最崇高的事业服务，我才感到无比的快慰。这崇高的事业便是……我的全部思想。”

“你怎么能说是你全部思想？”

“我是说我的理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如果你希望我把这一切用一个词就可以加以概括的话。我在任何地方都能领略到这种欢乐，包括在这囚室里，甚至在受酷刑时。这便是我的力量所在。”

“那你的小妞儿呢？”

“她对我来说，我对她来说，都是次要的，因为她也懂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你影响她的么？”

“不是，我认为我俩是同时发现这一点的，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明白……”

“你看来你不太相信，莫利纳。”

“请你不要干涉这事，我要睡觉了。”

“你疯了！那金钱豹的故事呢？你就让我从昨天晚上起就老想着它。”

“明天再说吧。”

“你是怎么回事啦？”

“没有什么……”

“你说……”

“没有什么，别的没有什么好讲了，反正我是个傻瓜。”

“请你把话说得明白点。”

“那好，我明白的告诉你，有些事伤了我的心。我拿自己的食物给你用来做好吃的，更糟的是，还分给你一半我最爱吃的鳄梨（要是不给你，还可以留一半在明天吃呢），这一切为的啥？就为了让你来教训我？所以说我觉得是我把你给宠坏了！”

“请你别这样多心好吗？”

“这有什么办法呢，我就是这样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太多愁善感了。这有点像……”

“为什么你不说下去了。”

“没有什么可说的。”

“说吧，你要说什么我知道，瓦伦第。”

“别胡思乱想了。”

“大胆说吧，你是想说我有点像女人。”

“是这样。”

“像女人那么软心肠，那又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一个男子汉，或者是别的什么，比如一只公狗，或一个搞同性恋的男人，不能多愁善感，在想这样做的时候呢？”

“其中的道理我也说不清。但是，要是过于伤感的男人就会妨碍……”

“妨碍什么？妨碍我们的行刑。”

“不，妨碍消灭那些施刑的人。”

“可是，如果所有的男人都像女人一样心软，便不会有施刑的人了。”

“没有男人，你能做什么呢？”

“男人都是畜牲，你说得也对。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喜欢他们。”

“莫利纳……你不是说假如所有的男人都和女人一样，就不会存在施刑的人了么。你倒是提出了一个问题看看，它虽然不是现实的，却可算是个问题。”

“怎么是这样的，你说话的方法！”

“怎么是这样的，什么说话的方法？”

“你说起话来也太瞧不起人了：‘倒是提出了一个问题。’”

“请你原谅，如果我引起你的不愉快。”

“有什么值得原谅的。”

“那你就高兴点儿，别以这种方式来惩罚我了。”

“惩罚你什么？你乱讲什么。”

“那你对待我，就该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那样。”

“你希望我给你继续讲电影吗？”

“当然希望喽，伙计。”

“什么伙计？伙计在哪儿？快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可不能让他给跑了。”

“好了，快讲吧，别开玩笑了。”

“讲到哪儿了？”

“讲到那个女建筑设计师——她听不到人的脚步声了。”

“这时，她浑身因为害怕都颤抖起来。不知怎么办才好，她不敢回过头去，怕看见金钱豹，只好停下来一会儿，看看是不是还能听到人的脚步声，但是没有听见什么。周围一片寂静，就连被微风吹动或别的什么引起的灌木丛发出的丝丝声也听不见了。于是，她绝望地大叫一声，声音听起来似泣似诉。”

正好在这时候来了一辆公共汽车，在她身边停下了，汽车开门的声音盖过了她的惊叫声。这种液压开关的车门声听起来像呼呼的风声，她得救了。司机见她站立在那儿，便开了车门，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说没什么事，只是感到有些不舒服而已。她上了车……伊雷娜回家时，头发散乱，鞋子上溅满了污泥。他这时已完全不知所措，对这个已和他结了婚的女人既不知该说些什么，也不知该做些什么。她走进家门，见他神色有异，便走进盥洗室脱下满是泥垢的鞋子。她听见他在对她说话（他是壮着胆子跟她说话的，因为她没有理他）。他告诉她，他上医生那儿去找她了，获悉她压根儿没有再去过那儿的。于是，她哭了起来，说一切都已完蛋了，原来她一直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她是个疯女人，是个中了邪的人，……甚至更糟，她是个金钱豹女人，这样一闹，他的心反倒软了。他将她搂在怀里。你说得确有道理，他确实将她当成个小女孩儿，因为每当他见到她如此孤苦伶仃，便又可怜起她，一心一意地爱起她来了。他让她的脑袋枕在自己的肩膀上，抚摸着她的头发，还对她说，只要有信心，总有许多办法可以解决问题的。”

“这电影真不错。”

“这电影还有呢，并没有结束。”

“我知道，我想电影不会只到此为止。不过，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吗？这儿有一个相当一目了然的隐喻，这就是女人害怕跟男人同房，因为一同房就沾染了某种兽性子，你知道这一点吗？”

“你说得明白点……”

“有那么一种女人，她们怕这怕那，特别敏感，从小就受到这样的教育：两性关系是一种罪孽，是肮脏的。这样的女人

够不幸的了。她们结婚后，很可能会用冷漠的态度对待夫妻间的性生活，因为她们的心上筑起了一道围墙，也可能是一座城墙，连子弹都打不穿它。”

“那别的玩意儿更打不穿了。”

“这会儿跟你说话我可是一本正经地，是你在跟我开玩笑。你瞧，你自己不也是这样么？”

“说下去，你的智慧之声。”

“就这些了，你继续讲金钱豹吧。”

“那好。她重新又被他说服了，让她产生了信心，又去医生哪儿治疗了。

“来找我了。”

“对。但她对他说，她不喜欢医生身上存在的某种东西。”

“当然喽，倘使他将她治好了，就要让她过夫妻生活了，过性生活，这一点她肯定不会喜欢的。”

“可丈夫劝她回去找医生。虽然她去了，但心里十分害怕。”

“你知道她害怕的首先是什么吗？”

“害怕什么？”

“你不是说这医生是个花花公子么？”

“确实如此。”

“问题就在这里。因为他使她感情冲动，因而，她不愿意在此接受治疗。”

“就算这样吧。她到了医生的诊所，非常坦率地告诉他，跟男人亲吻是她最害怕的事。她会变成金钱豹。这时，医生犯了一个错误，他为了消除她的恐惧心理，试图向她证实他并不害怕她，他相信她完全是个可爱的迷人的女性。也就是说，这

医生选择的治疗方法不太光彩，实际上他是想趁机吻她一下。但她并没有就范，心里不过却想医生说得也有道理，她是个正常的女人。于是，她高高兴兴地走出了诊所，直接上建筑设计师们的工作室去，心里已经下了今晚与丈夫同房的决心。她心里一高兴，便跑了起来。到了目的地后，几乎连气都喘不过来。但到了门口，她便愣住了。时间已经不早，大伙儿都已下班走了，只有她丈夫和他的女同事还呆在里面聊天。他们手拉着手，不知这是别的什么还是友好的表示。他低着头在说话，女同事专注地听他说。他们都没有发现走进来了一个人。我就记得这些。”

“不要紧等一下，你会想起来的。”

“我记起来了。下面一个场面是发生在游泳池的，接着一个场面发生在建筑师工作室的，还有最后一个场面，它跟精神分析医生有关。”

“反正你不能扯到这金钱豹最后跟我有什么关系。”

“怎么会呢？你别着急。好吧，你要是想听这最后部分，我只能讲给你听我能回忆起来的事，但是也许会不连贯。”

“行。”

“这时，他和女建筑师正在工作室里聊天。忽然他们停止了，他们听见门吱吱作响。他们朝门那边看了一眼，什么也没有见到。光线微弱的工作室内，因为只开着他们桌子上的那盏台灯，上面就什么也看不见。他们听到了动物踩在纸上的脚步声。对，我记起来了。在工作室的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有一只废纸篓，它把纸篓给踢翻了。踩在上面，纸张就发出吱吱的声音。她大叫一声，躲到了他的后面。他大声地问：‘谁？你是谁？’这时，他们开始听到了动物的喘气声，呼呼声像是从牙

缝里发出来的，你听到过吗？他情急之下不知拿什么护身，便拿起一根巨大的画尺。他忽而下意识地感到（也可能是回想起了伊雷娜给他讲过的故事）十字架也许可以吓跑魔鬼和金钱豹女人。台灯让照在墙上的人影硕大无比，有他的身影，还有紧紧地抓住他的那女同事的身影。还有一只长尾巴野兽的影子在几米远的地方。看起来，他好像拿了一副十字架在手上，其实只是他摆成了十字架状的两根画尺。突然听到了野兽一阵惊心动魄的吼叫声和在暗处惊恐地逃跑的脚步声。我已记不清下面发生的情况是不是在当晚。不过我认为就在当天夜里。那女建筑师回到家里。她住在一家巨大的女子旅社，也可以说是女子俱乐部。在旅社的地下部分，建有一个很大的游泳池。由于刚才发生的一切女建筑师神情十分紧张。她回到旅馆（男人禁止入内）后，为了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倒不如下游泳池去游一会儿。夜已相当深了，游泳池内空无一人。地下室内有个里面有放衣服柜子的更衣室。她穿上游泳衣，走出浴室。与此同时，旅馆临街的大门打开了，走进来的是伊雷娜。她向看门女人打听女建筑师的情况。看门女人毫不怀疑地对她说，女建筑师刚刚下了游泳池。伊雷娜是个女人，谁也没有阻挡她，自然可以走进旅馆。游泳池内一片黑暗，但在女建筑师走出更衣室后，电灯被扭亮了。这是游泳池里装在池水内的电灯，正当她梳理好头发，准备带上游泳帽时，听到了脚步声。她有点儿吃惊地问她是不是看门女人。没有回答。她害怕了，匆匆走出浴室，一个猛子扎到了水底。她从水下朝游泳池边看去，那儿黑洞洞的，只听到一只黑色的野兽怒不可遏地发出阵阵吼声在池边走来走去，但看不见它的具体形状，只见一团黑影在游泳池边时隐时现。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似的野兽的叫吼声，听得不

甚清楚，但它两只碧绿的眼睛却闪烁着光亮，注视着池内的女建筑师。于是，女建筑师像疯了一般呼叫起来。看门女人走到游泳池边，拧亮了电灯，问她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么大叫大嚷。周围杳无人迹，女建筑师感到似乎有点儿不好意思，为什么会这么恐惧她一时难以说清。请你想一想，她这时怎么说躲着一个金钱豹女人在游泳池上呢？她只好告诉看门女人，她以为池边有人，也许躲着一只动物。看门女人看了她一眼，像是对她说，您在说些什么呀，大概是女友来看您了，您才听到了脚步声，害怕起来。正在这时，她们都看到浴室门口的地上留下了野兽在水里踩了后形成的爪印，……你在听我讲吗？”

“是的，不过，我也不知什么原因今晚心老是往别处想。”

“想什么？”

“没有想什么我只是思想集中不起……”

“那好，跟我谈谈你心里想的事吧。”

“我在想念我的女朋友。”

“她叫什么名字？”

“这无关紧要。你知道，虽然我从来没有谈起过她，但我老是想念着她。”

“她为什么不写信给你呢？”

“你凭什么说她没有给我写信！我可以坦白告诉你，我收到的别人的信，实际上是她的信。是不是我去上厕所的时候，你趁我不在翻看了我的东西？”

“你胡说什么呀。不过，她写来的信你可从来也没有让我看过。”

“这是因为这方面的事情我从来也不想谈起。不过，我也不知为什么，现在倒很想告诉你一件事……当你说到金钱豹跟

着女建筑师时，我心里感到一阵害怕。”

“使你害怕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我是为我的女友害怕，不是为自己害怕。”

“啊……”

“我这是怎么啦，别谈这件事吧。”

“为什么？你要是愿意的话，就继续谈谈吧。”

“当你谈到金钱豹跟随着那姑娘时，我突然想起我的也正处于危险之中的女友。我身陷囹圄，连告诉她小心一点，别冒险！都无能为力。”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你该明白，她成为我的朋友的原因，正是因为现在她还在坚持进行斗争，尽管这情况我不应该告诉你，莫利纳。”

“你放心好了。”

“我不告诉你我的情况，是我希望你最好不要知道它，知道它只会增加你的负担，而你自己的事已经够你烦的了。”

“我也有我的烦恼，你知道么。我在这儿对她也是爱莫能助。我指的不是姑娘，是我妈妈。”

“你妈妈不是孤身一人在家，是不是？”

“我的一个姑妈和她住在一起。可她身体有病，高血压，心脏也不好。”

“可你该知道，一年半载这些病出不了事……”

“但要注意不要使她伤心，瓦伦第。”

“你能为她干什么……”

“是啊，反正我不会给她干出我已经干过的更坏的事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请你设想一下，有一个坐牢的儿子她该多难为情，加之

我坐牢的原因……”

“不要去想这些了，再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不是吗？眼下我们只好顺其自然，别无他法。”

“可就是想念得慌。要知道我们母子俩的关系很好。”

“别想了。要不，你就想她像我爱的那个人一样，并没有危险。”

“但是，她身体内部存在着危险，她的敌人就在她自己的身体内，她的心脏不好。”

“她会等着你的，她知道你会出狱的。很快八年时间会过去，你有良好的表现正是她所希望的。这一切都会给她力量，让她等着你。你思考问题应该这样来。”

“请原谅，我听你讲不能集中精神。”

“你感到烦了。”

“不，不是这个意思。眼下我头脑很乱，得安静点，不知能不能平静下来，刚才我笑的有点儿歇斯底里。”

“随你的便吧。”

“我得想一想我女朋友的情况，我不明白一件事，我得想想。这样的体会我不知你有没有，有时你想到了什么，你得抓住这团乱麻，如抓住它不及时，感觉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那就明天再讲吧。”

“好吧！”

“明天就可以讲完了。”

“我心里有多遗憾你不知道。”

“你也觉得有遗憾？”

“是的，我是愿意再多讲一点，不幸的是这电影的结局很悲，莫利纳。”

“ 这电影你真的也很喜欢？ ”

“ 讲讲电影，我们的时间就容易打发了。 ”

“ 但这不能算你喜欢这部电影。 ”

“ 我喜欢，它的结束让我感到遗憾。 ”

“ 你真傻。我可以再跟你讲一部嘛。 ”

“ 真的？ ”

“ 真的。好多电影我记得一清二楚。 ”

“ 那太好了。眼下你去想好一部你最喜爱的电影，我考虑我该考虑的问题，同意吗？ ”

“ 你在抓乱麻。 ”

“ 不错。 ”

“ 瓦伦第娜姑娘，如果你这团乱麻被你越弄越乱的话，我得给你打个零分。 ”

“ 你不用为我操心。 ”

“ 那好，你的私事我不再干预了。 ”

“ 我不是女人，我也不叫瓦伦第娜。 ”

“ 我不相信。 ”

“ 我感到遗憾，莫利纳，我现在没心情跟你解释。 ”

“ 别操这份心，我没有要求你提供证据。 ”

“ 明天见吧，好好休息。 ”

“ 明天见，希望你也好好休息。 ”

“ 我们继续讲下去吧。 ”

“ 那好。昨天我已对你说过，我已记不清楚那最后一部分了。丈夫当天晚上打电话给精神分析医生，请他到家里等着伊雷娜。她不在家。 ”

“不在谁的家？”

“不在建筑设计师的家。正在这时，女建筑师打电话给小伙子，让他上女子旅社去，小伙子去了，从那儿他们一起去找警察，因为刚刚在游泳池内发生了上述情况。小伙子便让精神分析医生在家里待一会儿，只待一会儿，啊！这当儿伊雷娜回家了，面对面碰上了精神分析医生。夜色已深，房间里只亮着一盏台灯。正在看书的精神分析医生摘下眼镜，看了她一眼。这时，伊雷娜既喜欢他，又讨厌他。我已对你说过，他是个花花公子，很迷人。接着，出人意料的事发生了。伊雷娜扑向了他的怀里，因为她已孤苦伶仃，感到丈夫已将她抛弃，谁也不爱她。精神分析医生以为她想发生两性关系，心里便想，假如他吻了她，甚至彻底地占有了她，那她认为自己是金钱豹女人的怪念头便会在她头脑中消失。他吻她，两人又抱又吻，紧紧搂抱着，一直到她……慢慢从他怀中挣脱出来，瞧着他眯缝着眼睛，绿眼珠发着闪光，露出了既想与他亲近又仇恨他的神色。他放开了她，走到了那间摆着19世纪末式样漂亮的家具的客厅的一边。客厅内摆着天鹅绒的沙发，用钩针编织的台布铺在桌子上。她也走到了那客厅的一角，因为台灯的亮光到不了那儿。她躺倒在地，精神分析医生想进行自卫，但一切已经太迟了。因为借着这黑暗的角落一切都看不清的机会，她已变成了一只金钱豹。他赶紧拿起壁炉边的拨火棍，那金钱豹已朝他扑了过来。他试图用拨火棍击它，他的脖子已被它的利爪撕开了。他立即倒在地上，血如泉涌。金钱豹怒吼了一声，嘴里露出雪白的完整的獠牙，利爪又一次扎到他的身上，他的脸和嘴撕烂了。这当儿，女建筑师和伊雷娜的丈夫在一起，因为他去找她了。他们在旅社的接待处给精神分析医生打了电话，想

告诉他，他的处境已十分危险。没有办法他们只好实话实说了，伊雷娜是金钱豹女人，这并非她的想象，而是事实如此。”

“不对，她也许只能算是个行凶杀人的精神病患者。”

“就算是吧。电话铃响了又响，但没有人去接听。由于流血过多，精神分析医生躺在地上死去了。于是，那丈夫、女建筑师还有他们打电话叫来的警察一起来到家中，慢慢地走上了楼梯，看到房门敞开着，死者躺在里面，而她，伊雷娜已不知去向。”

“后来呢？”

“丈夫知道在什么地方能找到她，那是她惟一光临的地方。有时就是到了半夜三更她也会去公园，确切地说，是上动物园。啊，有件事我忘了和你说。”

“什么事。”

“这天下午，和所有的别的下午一样，伊雷娜去动物园瞧那只对她施了催眠术一般的豹。就在她在那儿的时候，动物管理员来了。他手拿钥匙，想喂肉给动物吃。我已经对你讲过，这动物管理员是个健忘的老头儿。虽然伊雷娜离他有一定的距离，但看得一清二楚。管理员走近笼子拿着钥匙，打开笼锁，拉开铁门，开了笼门，投进笼内几块很大的肉块。之后又拉上笼门的铁门，却将钥匙忘在了门锁上。伊雷娜趁他没有注意，没看见她之机，走近笼子，将钥匙藏在自己身上。当天下午这一切都发生了。可现在已讲到夜间了，精神分析医生已经死去。丈夫跟女建筑师还有警察朝离他家只有几个街区的动物园去。而伊雷娜此时却已经离豹笼不远了。她像梦游症患者一样走在路上，手里拿着一串钥匙。黑豹已经睡着了，伊雷娜的气味使它醒过来了。她站在铁栅栏边瞧着它。她慢吞吞地走到门

边，将钥匙插进锁眼里，打开了门。与此同时，警察他们一行也快到了，外面传来了警车鸣叫的呜呜声，此时尽管已没有任何别的车辆在行驶。伊雷娜拉开铁门闩，打开门，放出了黑豹。伊雷娜仿佛已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面部的表情异常，既有点悲，又有点喜，眼睛潮湿。黑豹从笼子里一蹿便跳出来了。当它在空中停留的一霎那间，看到只有伊雷娜在面前，便只轻轻一撞，将她撞倒在地。汽车已经越来越近了。黑豹离开公园，朝马路上奔去时，正好撞上了高速奔驰而来的一辆警车。汽车从黑豹身上压了过去。他们从车上下来看时，黑豹已经死了。小伙子朝兽笼奔去，发现伊雷娜躺在当初他认识她时的那堆乱石上。她的脸已被豹刚才的一爪抓得变了样子，她已经死了。女建筑设计师走到他的身边，两人拥抱着离开现场，尽力忘记刚才见到的这个的场面可怕。完了。”

“……”

“你还满意吗？”

“喜欢……”

“很喜欢还是不太喜欢？”

“我感到遗憾，故事讲完了。”

“我们度过的时间非常愉快，可不是吗？”

“是的，当然很愉快。”

“我很高兴。”

“我却发疯了。”

“你到底怎么了？”

“我很遗憾，故事讲完了。”

“那好，我给你再讲一个。”

“不、不是这个意思。我对你讲的事情你一定会讥笑。”

“ 说吧。 ”

“ 我感到遗憾，是因为我喜欢的这些人物在故事完了的时候都像已经死了。 ”

“ 这么说，瓦伦第，恻隐之心你也有啰。 ”

“ 我是说每个人都在某一方面有……有他的弱点。 ”

“ 啊，这算不上弱点。 ”

“ 奇怪的是每个人必有所爱……似乎不时地在头脑中产生……某种感情。 ”

“ 你这样认为？ ”

“ ……就像胃部分泌出用来进行消化的胃液一样。 ”

“ 你是这么想的？ ”

“ 是的，就象水龙头没有关紧的一样，水滴到处乱淌，不可能不让它们流淌。 ”

“ 为什么呢？ ”

“ 我怎么会知道……也许是因为盛水的水池已积满了水。 ”

“ 你不想你的女朋友吧。 ”

“ 可这似乎是避免不了的……因为我喜欢与她有关的一切。 ”

“ 谈一点她的情况吧。 ”

“ 哪怕是为了能拥抱她一会儿，我愿……献出自己的一切。 ”

“ 会有这么一天的。 ”

“ 但有时我想它不会到来了。 ”

“ 你并没有被判无期徒刑嘛。 ”

“ 问题是可能会有什么意外发生在她身上。 ”

“ 你写信告诉她，你需要她，让她不要去冒险。 ”

“这永远办不到。你要是这么想，永远也不可能改变世界的一切。”

“那么，你以为这个世界由你能改变么？”

“能，不怕你笑话我……说来也好笑。不过，我要做的一切，其首要的目的——改变这个世界。”

“你想一下子便改变它是不可能的，你更不可能单枪匹马这样做。”

“问题是我并不是单枪匹马，这是事实！你懂得我的意思么？……最重要的是我有真理！……在这个时候，我并不是孤家寡人，我和她，和所有的和我一样思想的人在一起，这是事实！……我不能忘记这一点。就是这一点我有时也不能抓住它，幸运的是我现在已经抓住它了。我再也不会放走它……我所有的伙伴没有远离，我跟他们在一起！现在，就在这个时候！……即使我看不见他们也并不要紧。”

“如果这样就能感到满足，那太离奇了。”

“瞧你真像个呆子！”

“什么话……”

“先别激动……你别把我说成一个幻想家一样，能随随便便地得到自我安慰似的。你要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不像在酒吧内奢谈政治的人，可不是么？因为我是在这儿，并不在酒吧。”

“对不起。”

“那好……”

“你女朋友的情况你没跟我讲起过。”

“不啦，我们还是将她忘了为好。”

“你高兴就行。”

“不能谈她的理由尽管并不存在。其实谈谈她的情况对我也不会有什么危害。”

“如果你有不方便的话，那就别……”

“对我不会有什么不利的……跟你别讲的惟一的最好东西是她的名字。”

“那位扮演女建筑师的演员的名字现在我倒记起了。”

“什么名字？”

“叫简·兰托夫。”

“她的名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大概是40年代的早年演员。我们就将你的女友叫简·兰托夫吧。”

“叫简·兰托夫？”

“在……《七号囚室的秘密》中就叫简·兰托夫。”

“她哪一方面的情况是你希望听到的？”

“哪一方面随便，先谈谈她的一般情况吧。”

“她今年24岁，比我小两岁，莫利纳。”

“比我小13岁。”

“她一直从事革命。开始，她从事于……反正也用不到对你顾忌什么，她在从事性的革命。”

“快点跟我说说。”

“她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家境虽不很殷富，倒也相当宽裕，在卡瓦依托有一幢两层楼的住宅。可她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的日子过得相当不开心，因为她亲眼看见父母互相毁了对方。她父亲欺骗了母亲，我想，你该明白我的意思……”

“不明白，你想说什么？”

“他欺骗她是因为他没有告诉她，他需要与别的女人保持

关系。当着女儿的面母亲训斥他，把自己说成了牺牲品。我可不相信这样的夫妻能和睦相处，特别是一夫一妻制。”

“不过，夫妻能双双恩爱到老该有多好啊。”

“你喜欢这样？”

“这是我的愿望。”

“那你为什么喜欢男人呢？”

“这又有什么关系……我愿和男人一辈子白头到老。”

“这么说来，本质上你是个资产阶级老爷了？”

“应该是资产阶级太太。”

“可是，你应该知道这一切都是欺骗。假若你真的是女人，就不喜欢这一套了。”

“我爱上了一个非常出色的男人，一辈子生活在他身边是我惟一的愿望。”

“这是行不通的，因为他既然是个男人，就会爱上另一个女人的。算了，看来你也不会一下子就醒悟过来。”

“我不想谈我自己的事，还是继续谈你女朋友的事吧。”

“那好，我刚才已对你说了，他们对她……叫什么来着？”

“叫简，简·兰托夫。”

“他们试图把简·兰托夫培养成为资产阶级的一个太太，他们给她上钢琴课、法文课、绘画课，还在天主教大学让她念完了中学。”

“后来她学的是建筑！因此，你将她与女建筑师联系了起来。”

“不，她学的是社会学。中学毕业后，家里就不安宁了。她想去国立大学上学，可父母却在天主教大学里给她报了名。在那儿她认识了一个男孩子，相爱了，有了关系。小伙子也与

父母生活在一起。他离开了家，做了夜间话务员，还租了一套小小的房子，两人成天待在那儿。”

“他们都辍学了？”

“那年一开始他们不怎么上学了，但后来她又努力学习了。”

“这男的却没有学习了？”

“对，因为他已在工作了。这一年她也终于搬去和他同居了。她家里开始时不高兴，但后来也只好听之任之了。他们想，既然这一对年轻人这么相爱，就该结婚。小伙子也想结婚。但简却不愿意重复老一套的做法。她这时怀疑自己……”

“是她自己要流产了吗？”

“对，流产了一次。这不但没有使她情绪低落，反使她精神更振作了。她明白若是有了孩子，她自己便不能变得成熟一些，不能继续革命了，自己的自由也会受此限制。她进一家杂志社当了编辑，准确点说，是当了提供消息的人。”

“成了提供消息的人？”

“是的。”

“太难听的一个名称。”

“比干编辑这个工作要容易一些。一般说，你只要到外面去收集情况，供写文章的人使用。在那儿她认识了一个小伙子，他在政治栏工作。她很快地感到她需要他，与此同时，她与另一个小伙子的关系无法进展下去了。”

“为什么说停滞不前呢？”

“因为他们互相给了已经能给的一切。开始时他们十分亲热，但他们还很年轻，这种状况无法使他们满足。他们俩中间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想得到什么……简向他提出要开放两性关

系，小伙子同意了。她便开始和杂志社的那个年轻人有了来往。”

“那她还在原来的那个年轻人的家里睡吧？”

“基本上是这样，但有时不。后来她就与杂志社的那个编辑完全同居了。”

“这个编辑的政治倾向怎样。”

“是左派。”

“她受到他的影响。”

“不，需要变革是她一直坚持认为的。天不早了，是吧？”

“已是凌晨两点了。”

“那我明天再跟你讲吧。”

“你是在报复。”

“不，我是累了，别那么想。”

“我不，我一点儿也不困。”

“明天再说吧。”

“明天会……”

“你睡着了么？”

“没有，我不困，我已跟你说了。”

“现在我也有点睡不着了。”

“你不是说累了想睡吗？”

“是的。但后来我又在想，你被我给挂起来了。”

“把我给挂起来了？”

“是的，因为我没有跟你继续讲下去。”

“那你不用为此操心。”

“你身体行吗？”

“ 还好！ ”

“ 那为什么你不睡。 ”

“ 不知道，瓦伦第。 ”

“ 啊，我倒这会儿真有点儿困了，我马上就要睡了。我有个办法可以使你入睡。 ”

“ 什么办法。 ”

“ 你就想你要给我讲的电影的内容。 ”

“ 奇谈怪论。 ”

“ 不过，要是部像金钱豹那样的好电影，你好好地选一部。 ”

“ 那你得跟我讲简的事情作为交换条件。 ”

“ 不，我可没有这个准……我们这么办吧：当我觉得我可以跟你讲时，我会高高兴兴地跟你讲的。但你不要要求我这么做。我自己会跟你讲的。同意吗？ ”

“ 可以。 ”

“ 那你现在想你的电影吧。 ”

“ 再会。 ”

“ 晚安。 ”

第 三 章

“我们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巴黎。几个月前，它已被德国人占领了。纳粹的军队在凯旋门大模大样地走过。无论在杜耶里亚还是在别的城内的什么地方，都飘扬着‘卐’字旗，士兵们开队通过街道。他们个个都是金黄头发，十分俊美。法国姑娘们见他们过来了，都鼓起掌来。有一小队士兵在一条典型小巷内走着，来到一家肉店。肉店老板一个鹰钩鼻子的老头儿，光光的脑袋上戴着一顶小帽。”

“简直像个犹太教士。”

“但长着一张坏蛋的脸。他见到士兵们在肉店内翻箱倒柜在搜查，吓得面如土色。”

“他们搜查他什么。”

“什么都搜查。结果，在他的秘密地下室里发现囤积着许多商品，自然都是从黑市上搞来的。一大群老百姓在肉店的门外聚集着，其中多数是家庭主妇，也有工人模样的法国人。他们正在议论着这老头被捕的事情，都说欧洲不会出现饥谨了，因为人民的剥削者都会统统被德国人消灭干净。纳粹士兵们从肉铺里走出来时，一个小个子老妇人拥抱了领头的那个长着一张和善面孔的年轻中尉。还对他说，谢谢，孩子，诸多类似的话。正在这个时候，一辆轻型卡车开进巷子内，坐在驾驶室边的那个人见到了士兵，也或许见到这么多人聚集着，便对司机

说停车。司机长着一张凶神恶煞的脸，斜眼，看起来既像白痴，又像杀人犯。另一个人坐在车上（显然他是个领头的），朝后转脸看了一眼，将里面装着囤积食物的帆布袋藏了起来。司机倒了车，离开了小巷。从卡车上下来了那个领头的，走进巴黎一家典型的酒吧里去。他是个跛子，一只皮鞋的鞋底非常厚，银质的鞋钉非常奇特。他在电影里通知有关的人说，那投机倒把分子已被逮捕了。挂上电话前，他说了一声‘马基斯’万岁，因为他们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这部电话你在什么地方看到的？”

“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贝尔格拉诺区的一家电影院。”

“过去那儿放纳粹电影么？”

“放，那是在我小的时候，战争期间只放映宣传电影。不过，这些电影是我在以后看的，因为以后还放这些电影。”

“电影院在什么地方？”

“在贝尔格拉诺区日耳曼人聚居的那个地方的一家小电影院，在那个地区有许多花园式楼房，不是在贝尔格拉诺区沿河的那部分，是在另一边，靠近比约——乌尔基萨的那部分。你还能记起来吗？几年前这家电影院给拆毁了。我家就在那儿附近，是在那一边靠近贫民区的。”

“你继续讲下去吧。”

“好的。突然，在银幕上出现了巴黎一家豪华的大剧院，墙上挂着黑色的天鹅绒帘子，镀了铬的包厢的栏杆，楼梯和楼梯边上的扶手也是镀铬的。这是一座音乐厅，舞蹈是演出的第一个节目。演员都是第一流的。那场面我永记难忘。因为从一面看，她们都成黑的了，那是因为她们扭着腰婆娑起舞时，摄影师故意将她们摄成黑头发，只有草绿色的是她们的裙子；尔

后，一声钹响后，另一个场面出现了，她们都变成了一个的金发女郎，裙子也不是草绿色的了，变成细条纹的象阿拉伯人那样用假钻石拼镶起来的了。”

“假钻石是什么玩意儿？”

“你应该知道的。”

“它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现在又很流行这玩意儿。它形状象钻石，只是不值钱，原是一小块发亮的玻璃，既可以用它拼镶条纹在服装上，也可以制成各种假首饰。”

“请你抓紧时间讲下去。”

“演完这个节目后，舞台上出现一片黑暗。后来，舞台顶上的灯光慢慢地亮了起来，象有一层薄雾笼罩在舞台上。之后，渐次显露一个仙女般女人的身影，个子高高的，身材十分匀称，只是轮廓不十分清晰。不一会儿，因为镜头越来越近，轮廓渐次分明起来。透过在她身上罩的那层薄纱，她的身影越来越清楚了。一件十分合身的用金银丝线织成的衣衫穿在她身上。这是一位你难以想象的极为高雅的女士。她先用法文唱了一首歌曲，随后又用德文演唱。她在舞台的高处站立，在她的脚下霎时间象闪电般亮起了一束灯光，她从高处往下走了。她每走一步，‘啪’地亮起一束灯光，舞台上到后来亮着一片灯光。实际上，每一层台阶上都有一束灯光，这样一来，在人们不知不觉中组成了一座灯光的阶梯。一名年轻的德国军官在音乐厅的一座包厢内坐着。他和开始时讲到的那个军官一样年轻，也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

“是个金发男子。”

“对。不过她的头发是黑色的，皮肤十分洁白，但头发是

黑的。”

“她的身段长得怎样？很瘦还是很匀称？”

“不瘦，十分匀称，高高的个儿，只是胸脯挺得并不很高，因为平胸在那个时候流行。她在谢幕时，与那德国军官的目光相遇。她回到化妆室时，发现一束美丽的鲜花，却没有名片。这时，一名金发法籍女合唱队员敲了敲化妆室的门。还有一件事忘了告诉你。她唱的歌十分奇特。每当我回忆起她唱歌的神态，我就有点儿发怵，因为她唱歌时，目光票渺，没有露出幸福的眼神。你真不会相信，她并不幸福，露出惊恐的表情；同时，又显现屈从于命运的，无力自卫的样子。”

“那她到底唱的是什么歌呢？”

“我不了解这些。不过，我可以肯定这是一首情歌，对此我印象很深。我们继续讲下去吧。在化妆室里，那个金发女合唱队员兴高采烈地跟她谈起了她自己的事，因为这位合唱队员希望她首先知道她的事情，因为她是自己最为钦佩的艺术家。原来她快有孩子了。自然，这位女歌唱家（她的名字叫雷妮，我永远也忘不了）听了十分吃惊，因为这姑娘还未结婚她是清楚的。女合唱队员对她说，她不用为此操心，因为孩子的父亲是个年轻的德国军官，非常爱她，他们很快就要结婚。说到这儿，一丝愁云出现在女合唱队员的脸上。她对雷妮说，只有一件事使她害怕。雷妮问她，是不是怕将来这年轻人会抛弃她。那姑娘说不是为这件事，她怕另一件事。当雷妮问她究竟害怕什么时，她却又说怕什么，这只是她自己的胡思乱想，说完便走了。只有雷妮一人在化妆室内，她想，她自己会不会去爱一个侵略祖国的人呢，她陷入了沉思……在这当儿，她看见了那束鲜花人们已给她送进来。她便问她的女仆，这是什么花。

原来是从德国阿尔卑斯山专门运到巴黎来的鲜花，价格极为昂贵。而在此时，那名金发女合唱队员在巴黎的街道上走。在战时，到夜间这些街道一片漆黑。她往上抬眼一看，却看见一幢旧式楼房的最高一层的一间套房内还有灯光。她脸上露出了微笑。她有一只旧式金怀表，一瞧，时间刚好是半夜。这时，有灯光的那个房间的一扇窗门打开了，伸出窗外的是我们一开始就讲到过的那个德国中尉的脑袋。这个痴情地爱着她的人露出了微笑，丢下了钥匙给她，钥匙落到了街心。她准备过去捡起来。这时，在街道的一端出现了一个黑影，啊，不，是一辆汽车，停在附近，很难在黑暗中看出里面有没有人。不对，现在我想起来了！当那合唱队员朝这个地区走来时，她仿佛觉得有人跟着她。听起来是十分奇怪的脚步声，先是往前踩一步，然后，另一只脚往前拖一下。”

“这是个跛子。”

“对，正是这个跛子出现后，见到一辆汽车开来了，驾驶员就是那个脸露凶相的斜眼。跛子上车后，做了一个手势给那个脸露凶相的人。汽车便迅速地启动了。那站在街心的女合唱队员正当弯腰要去捡钥匙的时候，汽车急速地冲了过来，她被压伤了。汽车继续往前开去，消失在没有别的车辆行驶的黑暗的道路中。那年轻的德国军官已看见了刚发生的这一幕，他从楼上绝望地奔下来。姑娘已奄奄一息，他将她抱了起来。有些话她想对他说，说的话已很难听懂，大意是让他不要害怕，孩子能健康地生下来的，孩子将成为他父亲的骄傲。说完，双眼便张大了，目光已失去了神采，她死了。这部电影你喜欢吗？”

“我还不能确定，往下讲吧。”

“好。第二天早晨，雷妮接到有关方面打来的电话，要她

将她知道的有关情况向德国警察局进行报告，因为他们知道死者是她的知心朋友。可是除了知道她爱着一名德国中尉外，雷妮别的情况一无所知。但她的话当局不信，便将她逮捕。几小时后，由于她是一位卓有声誉的歌唱家，电话里传来命令，将她释放，但要有人监视她，好让她在当天夜里参加演出就像平时那样。雷妮惊魂未定，但仍参加了当天夜里的演唱会。回到化妆室时，又有一束阿尔卑斯山的鲜花放在那儿。正当她在花束中寻找名片时。一个男人的声音对她说，不要再寻找了，是他亲自拿来的。她惊慌地回转身来，见到他是一位相当年轻的高级军官，是个风度十分洒脱的男子。她问他，他是谁。其实，她显然已经明白了，他就是前天夜里坐在包厢里给她鼓掌的那个人。他对她说，他在设在巴黎的德国反间谍机构的职，他是为当天上午给她造成的麻烦而亲自来向她道歉的。她问他，他国家是不是盛产这种鲜花。他对她说，那是上巴拉蒂那多盛产，他便出生于该地一个位于白雪皑皑的群山之中的奇妙的湖畔。打断一下，我又忘了告诉你一个细节。他此时只穿着一件普通的礼服，没有穿军装。他邀请她在演出结束后，上巴黎一家不大的最古老的咖啡馆去吃饭。咖啡馆内有一个由黑人演奏家组成的乐队，他们的脸在暗处几乎都看不到，头上有一缕淡淡的光束射着，烟雾弥漫在空气中。乐队正在演奏一支古老的爵士乐曲，颇有黑人的特色。他问她为什么取了一个德国人的名字雷妮，却带着一个法国人的姓（我已回想不起来了姓什么）。她回答说，她生于德法边境的阿尔萨西亚，那儿有时飘扬着德国国旗。但同时她又告诉他，她从小受到了热爱法国的教育，她总希望自己的国家昌盛兴旺，但她不知外国占领者会不会帮助她的国家。他告诉她，她对此应该有信心，因为德

国人的义务便是将欧洲人民从真正的敌人手中解救出来，这些人民的敌人有时隐藏在爱国者的面具之后。他要了一种德国产的白酒。这时，她仿佛有意要扫一掃的他兴，她要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她没有能让他也喝威士忌，自己便稍稍喝了一点，佯称已经劳累，他便送她回家。他们坐在一辆漂亮的“利姆西”牌汽车是由司机驾驶的。汽车在她家——一家豪华的旅社前停了下来。她语含讽意地问他，是不是明天还要来审问她。他对她说，不存在这么一回事，往后也不会再有了。她下了汽车，他吻了吻她带着手套的手。她脸无表情，冷若冰霜。他问她是不是单人独居，害怕不害怕。她回答说，有一对年迈的园丁夫妇在花园后面住着。当她回转身子要走进家门的那个时刻，她见到有个黑影在楼上的一个窗口上，迅即消逝。她便告诉他这个情况。他此时已为她的美色弄得眼花缭乱，回答道什么也没有看到。于是，她便对他说，今天晚上她一个人是有点害怕了，希望他能把她带到另一个地方去。他们于是来到他的公寓，豪华之极，却也令人十分奇异。没有任何装饰在洁白耀眼的墙上，天花板很高，家具稀少，都是像包装箱一样黑乎乎的颜色，但看得出来，它们都是一些精品。几乎没有做过任何装饰的白纱的帘子。房间内只有几只白色大理石的雕像，相当具有现代气息。那不是希腊的雕像，这些雕像的模样仿佛在梦中浮现。他命总管准备一间房间给她。那总管好奇地瞧了她一眼。在这以前，他还问她，要不要喝杯香槟酒，那是她法国最好的香槟，宛若从这个国家的土地中冒出来的鲜血。美妙的音乐在房间内流淌着。她回答他说，他对他的祖国惟一喜欢的东西就是这音乐。从高高的窗口吹进一丝微风，窗子上挂着的白纱窗帘象幽灵一般迎风飘动。房间内惟一的照明物——蜡烛熄

灭了，照在她的身上的，只有一缕月光，她看起来也像一尊雕像，高高的身材，穿着一件十分得体的白色外衣，她的模样简直像一只希腊式的圣油瓶。当然，她的臀部两侧并不过于宽阔。她头部裹着的是一条长得几乎拖到脚跟的白纱巾，但没有压着头发，只是轻轻地将它裹住。他对她说，她是个奇妙的女人，美貌绝伦，她一定有十分美满的前程。他的话使她微微一惊，心里充满着预感，已清楚地知道即将发生她一生中的大事了，其结局几乎可以肯定是悲惨的。她的手一抖，酒杯便落到了地上，打得粉碎。她是一位女神，同时又是一位感情脆弱的女人，这时吓得浑身发抖。他握住她的手，问她是否是因为冷，她回答说并不冷。这时，乐曲中提琴奏出高音，出现了强音。她问他这曲调是何含义。他说这是他最喜爱的乐曲，这波澜起伏的提琴声象征着德国一条河流的流水，曾有一位半人半仙的人在这条河上航行过。他原本其实也只是一个人，但他对祖国的热爱使他消除了一切恐惧，他的奥秘就在这里。为祖国而战的决心使他成为不可战胜的人，成为仙人一般的人，因为他不再惧怕什么了。乐曲听起来是如此感人，以致他的眼眶内噙满了泪水。这是一个极为美好的场面，因为他让她如此激动，心里便明白他也具有一般人所共有的感情，尽管从表面看，他神仙一样不可战胜。他力图掩饰自己的激情，便朝窗口走去。这时，一轮明月悬在巴黎城的上空，在如洗的月光下，家庭花园成了一片银色世界。黑色的树木与灰色的（不是蓝色的，因为电影是黑白片）天空遥相对应。茉莉花树在白色喷泉边上，开着银白色的花朵。这时，银幕上出现了她脸部的特写镜头，灰暗的色彩表明了她即将落下的几滴泪珠。泪水才流出眼眶时，并不怎么发亮，但当它流到高高的颧骨上时，发出耀

眼的光芒像项链上的钻石一般。这时，摄影镜头又转向了银色的花园。如果是在电影院里坐着，你就会发现，你像一只鸟儿一样凌空升起，从高空往下看，花园变得越来越小，那白色的喷泉犹如……一只蛋白酥，窗子也是这样，整个白色的楼房全由蛋白酥制成，就像神话故事中讲的一样。如果这样的话，房子也可以吃了。遗憾的是在这时这两个剧中人已看不到了，因为他们已变得非常非常小了。你对这电影喜欢吗？”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如此喜爱它？你都入迷了。”

“如果让我选一部电影再看一次，我一定会选这一部。”

“为什么？你没有发现，这只是一堆纳粹垃圾吗？”

“你听我说……算了，还是不说好。”

“你讲吧，讲出你要讲的话，莫利纳。”

“算了，我要睡觉了。”

“你怎么啦？”

“幸好这时没有灯光，我用不着看你现在的脸色。”

“你要对我说的话就这些？”

“不，我是说你才是垃圾，电影不是垃圾，你不要再对我说什么了。”

“对不起。”

“……”

“真的，请你原谅。你会这么生气是我没有预料的到的。”

“我生气是因为你…我也发现了其实这只是纳粹党的……宣传么。其实我喜欢的只是因为它拍得很好，除了那一套宣传外，这是一部杰作。因为你没有看过，你不知道。”

“你疯了吗？这点事还值得你为它流眼泪？”

“我愿意哭……我就……我就哭。”

“那你自便好了。我十分遗憾。”

“你别以为是你使我哭的。我是因为……回忆起了……他，回忆起了和他在一起的时光，跟他谈的那些……事情。这些事我非常喜欢，和你在一起便不是这样了。今天一整天我都在想着他。三年前的今天我认识了他，因……因此，我就哭……”

“我跟你再说一遍，使你不高兴并非我的本意。你为什么不跟我谈谈你朋友的情况呢？谈谈你也可以心里轻松点。”

“干么要谈？为了让你再说他也是垃圾？”

“说吧，跟我说说吧，他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他是侍者，在一个饭店里……”

“是个好人吗？”

“是的，可也有他自己的个性，你也许不会相信。”

“你喜爱他原因是什么？”

“有很多原因。”

“譬如……”

“我跟你坦率地谈谈。首先是因为他长得漂亮；其次，我认为他很聪慧。但他这一生英雄无用武之地，没奈何只好干这样的活儿，其实他可以干更重要的事。我很想帮他一把。”

“他愿意接受你的帮助吗？”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让别人帮助他他肯不肯。”

“你真蠢，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

“我也不知道。”

“不幸被你一语道破了。”

“他不喜欢你帮助他。”

“过去他不愿意，现在我不知道，我真想了解他目前的情

况……”

“上次那个来看你的朋友你跟我说起过的不是他么？”

“上次来的是个女朋友，是和我一样的人。我那个男朋友因为是个侍者，在探监时间内他得上班干活。”

“他从来没有来看过你吗？”

“没有。”

“这可怜虫得干活么。”

“你听我说，瓦伦第，你转一下脑子想一下，他不可以跟他的同事换换班吗？”

“也许这么干是不被允许的。”

“你们倒好，互相包庇。”

“你说的‘你们’指谁？”

“男人呗，个个都是……”

“接下去说，都是什么？”

“婊子养的。不过，得请你妈妈原谅，她没有责任。”

“你听我说，别开玩笑，我们都是男人……别人为他和疏远了。”

“你愿意我向你靠拢？”

“我既不愿你我疏远也不愿靠拢。”

“你听我说，瓦伦第，我很清楚的记得，有一次他为了和他妻子一起去看戏，和他的同事换了班。”

“他已结婚了？”

“是的，他是个完全正常的男人。这一切都是我开的头，他没有任何过错。他的生活是被我打扰的，但我的愿望是想帮助他。”

“开始是怎样的呢？”

“ 有一天我去饭店吃饭，见到了他，我立即被他迷住了。不过，说来话长，下次再跟你讲吧，最好什么也不要和你说，谁知道你对此有什么反应呢。 ”

“ 别激动，莫利纳，你错了。我之所以问你，是因为我有……我跟你怎么解释好呢？ ”

“ 你有点儿好奇，这就是你要跟我说的。 ”

“ 事实并非如此。我以为，为了能理解你，我需要知道你的过去。我们既然同居一个囚室，最好能相互理解，而我了解得并不多对你这样爱好的人。 ”

“ 那我就跟你讲讲当时的情况，希望不会使你感到厌倦，我简单地讲一讲。 ”

“ 他的名字？ ”

“ 不，名字我不告诉你，这只能我一个人知道。 ”

“ 那就请便吧。 ”

“ 我要保存在心里的惟一的東西就是他的名字，它就在我的喉咙口里，但我不讲出来，我要保守秘密…… ”

“ 你认识他很久了吗？ ”

“ 就在三年前的今天，9月12日。这天我上饭馆吃饭，可该怎么说才好呢。 ”

“ 不要紧。你什么时候想跟我说就说。不想说就别说。 ”

“ 我感到有点儿不好意思说。 ”

“ 是啊……每当人们谈到隐私时，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

“ 还有两个朋友和我一起去的，她俩都是年轻的‘疯女人’，十分的活泼可爱。 ”

“ 是两个女孩么？ ”

“ 不，我说‘疯女人’，意思是指搞同性恋的男人。她们中

间的一个与侍者（就是他）纠缠起来。开始时，我认为他是个仪表堂堂的小伙子，仅此而已。尽管，那个‘小疯女人’老是无理取闹，而他仍然镇定若素地回答他该回答的话，这使我十分钦佩。因为一般说来，侍者都较为可怜，自以为是侍候他人的奴仆，要他们好声好气地去回答对方的胡言乱语，确实不很容易。我的意思你明白了吗？而他却不是这样。他总是向对方解释饭食为什么会这样，心平气和地使对方服服贴贴。但你也不要以为他会过于殷勤，低三下四。完全不是这样，他真正做到了恰到好处。从他身上我立即闻到了什么，感到他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一个星期后，奴家就一个人去了。”

“奴家？”

“对，请原谅。可每当讲到他时，我不能以男人的身份说话，因为我会忘记自己是男人。”

“讲下去。”

“第二次见到他时，我觉得他仍然十分英俊潇洒，身穿一件十分合身的外衣，像毛式服装的衣领。他完全像个电影里的翩翩美少男。他的一切，无论是他举步的姿势，还是略带沙哑的嗓音（只是略微有点儿过于温柔——我怎么对你说好呢）还是上菜的模样，都堪称富有诗意、完美无缺。一次，我见他上一道凉拌菜，被惊得瞠目结舌的呆在那儿。你瞧，他先让顾客坐好（因为是个女顾客，自然更难对付！）。然后，又放了一张小桌子在餐桌边，在小桌上放上凉拌菜的盘子，问她要不要放油，要不要放醋，要不要放这个，要不要放那个。最后，他拿起拌菜的刀叉，我真不知怎样才能把他的动作向你描叙清楚。他仿佛在抚摸着盘子里的莴苣叶子和西红柿，轻柔地抚摸着，其动作是……我怎么跟你说呢？他的动作是那么的稳重、高

雅、轻柔，同时却又那么的富有男子气概。”

“男子气概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有许多方面的含义，但对我来说……最主要的是这一条——长得英俊、魁梧，又不卖弄自己的力气；同时又要脚踏实地，像我的侍者那样，行动充满信心，言谈毫不支吾，心里明白该干什么，该走向何地，对一切无所畏惧。”

“这太理想化了。不存在这样的男子。”

“是不存在，但他确是这样的人。”

“这不过是他给人的印象而已。但在这样的社会里，在这个社会里只有权力让人行动充满信心。”

“你别妒忌他。你自己不行，可不要说别人也不行。在这方面，男人和女人一样。”

“别乱讲。”

“你瞧，你不高兴了，甚至还侮辱起我来了。你们像女人一样爱竞争。”

“我请求你，我们需要在一定的水平上交谈。否则，就什么也别谈。”

“什么水平？”

“跟你在一起，只能让你讲讲电影，没有什么别的事可以谈的。”

“说说你不能与我交谈的理由。”

“因为你讨论问题时态度不严肃，说话不得要领，常常说些废话。”

“事实并非如此，瓦伦第。”

“你不想承认就算了。”

“你太爱卖弄自己了。”

“你愿意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吧。”

“你跟我说说，有哪方面我跟你讲话的水平缺乏了。”

“我没有说跟我谈话，我是说你老是喜欢在讨论问题时东拉西扯，抓不住要领。”

“那你将会看到，我会抓住要领的。”

“我们这样讲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莫利纳？”

“我们还要讲，这样，你就会看到，我会向你表明我的态度和你说的正好相反。”

“那我们谈什么呢？”

“你就……跟我谈谈，男人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你刚才不是嘲笑我说的话了么？”

“那么……请告诉我，在你看来，什么是男子气概？”

“在我看来，应该是……在我面前不做孬种……在任何人面前，甚至在当局的面前……这还不够。在我面前不做孬种，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做个男子汉还有更多的含义，在任何人面前不卑躬屈节，无论在当局面前，还是在小费面前都不这样做。还有……任何人在他身边觉得低人一等都是不被允许的，觉得不自在。”

“这样他就是圣徒了。”

“不，事实上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做不到。”

“你的意思我还不明白，请你再给我解释一下。”

“因为我没有思想准备，这事我自己也说不清，你给我搞了个突然袭击，我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词语来表达我的意思了，等过几天我想明白了，再跟你来谈这个问题。现在你再跟我谈谈饭店侍者的情况。”

“我们进行到哪儿了？”

“谈到凉拌菜的事。”

“谁知道他这时在干什么呢。我真可怜他，老是在原地待着……”

“可是比起那儿来我们这个地方要糟得多呢，莫利纳。”

“但我们总不会待在这儿一辈子吧，是不是？而他却今生今世永无出头之日了，他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我对你已经说过，他什么也不惧怕，个性很强。但你无法想象得到，在他的脸上有时也能见到一丝伤感之情。”

“从什么地方你能看到？”

“从他的双眼中。他长着一双明净的眼睛，深绿色的眼珠，也就是说，绿色中略带一点棕褐色。两只眼睛大极了。他内心的真情在他的眼神中显露无疑。在他的眼神中有时能看出他的伤感和悲哀，这也是他吸引住我的原因，使我越来越想跟他谈谈。尤其是活儿不多的时候，他内心的凄楚更能见到：这时，他总到餐厅的后面，有一张桌子在那儿，侍者们均坐在这张桌子的边上。他沉默寡言，点燃一支香烟，两眼失神地朝前看着，十分异常的目光。我去看他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而他呢，开始时，只跟我应酬几句。我每次总要一个冷盘，一盘炒菜和甜点，一个汤，还有咖啡，目的是让他多来我的桌边几趟。就这样我们慢慢地开始交谈得多了。自然，我是什么样的人他很快就知道了，因为我有个特征。”

“你有什么特征？”

“我的真名叫卡门，就是比才歌剧中的那个女主角的名字。”

“因此他就开始跟你谈得多了。”

“嘿！你懂得可真是太少了。他发现我是‘疯女人’后，

不愿跟我接触了，因为他是个十分正常的人。但通过后来海阔天空的交谈后，我对他的敬意慢慢被他了解到了，于是我才了解到他的身世。”

“都是他对你端菜端饭的过程中进行这一切的？”

“这样过了好几个星期。一天，我终于让他跟我在一起喝咖啡。那天他正好上他最讨厌的白班。”

“他的作息时间是怎样的？”

“是这样。有时他早上7时上班，下午4时左右下班；有时下午6时上班，凌晨3时前后下班。那天他对我说，他喜欢上夜班，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因为我曾听他说过，他已经结过婚，尽管他没有戴结婚戒指。还有一个细节：他和妻子在一个办公室里上白班。这么说，是什么情况发生在他妻子与他之间呢？难道是不想见到她他喜欢上夜班的原因？你不能想象我花了多大的力气才让他过来和我一起喝杯咖啡。每次邀请他，他总会找到借口，一会儿说活儿忙、一会儿说事儿多，到最后他才松了口，来了。”

“结果，应该发生的事发生了。”

“你疯了！你对这方面的事情一无所知。我对你已经说过，他是个十分正常的人。那种事情根本从来也没发生过！”

“那你们在饭店里谈些什么呢？”

“现在我已经不太记得起来了，因为在这以后，我们又见了无数次面。我当时想问他的第一件事是一个像他这样聪明能干的年轻人，怎么会从事这样的职业。下面你会知道他那可怕的身世，他的身世也是无数年轻人的家境贫寒无力上学的身世。有时人们觉得上学也没有意思。”

“想上学的人我以为还是可以设法上学的，因为……在阿

根廷，教育的问题不大，大学费用全免。”

“对，可是……”

“上学的意义不大的问题，那是另一回事了，在这方面我同意你的看法。由于出身于社会底层的这些人们情况复杂，还有你由社会而来的偏见……”

“你先别插嘴，我继续给你往下讲，你会看到他是怎样的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他自己也承认有一个时期他比较懒散，而现在付出的代价正为了那时的懒散。他说，他17岁光景，哦，我忘了告诉你，他从小就开始干活了。就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区的贫困家庭的孩子们一样，一上小学便要干活了。上完小学，他进了一个机械厂，学到了这门手艺。我已对你说过，他在17岁那年（在当地，这已是青春年华）开始和小妞们相好，大获她们的欢心。后来，他又爱上了足球。踢球他从小就会。18岁那一年，他进入了职业足球队。这时问题的关键出现了。为什么他不想当职业足球队队员呢？据他自己说，他进了足球队后，才发现那里面简直是乱七八糟，任人唯亲，赏罚不明。这时，问题的关键，关键的关键来了。后来的遭遇之所以会发生在他身上，是因为他不能做到缄口不言。他只要一看到什么不对的地方，便爱咋乎。他头脑太单纯，心地太正直，总爱揭别人的短处。我在一开始时就听到他说了这一切。你明白了吗？”

“他从来没有和政治打过交道吧？”

“没有，在这方面他的想法非常杂乱，非常奇特，他连工会都不感兴趣。”

“继续下去。”

“几年（二三年）后，他离开了足球队。”

“那么，姑娘们怎么办呢？”

“你有时真是个笨伯。”

“为什么说我是笨伯？”

“他离开足球队的原因，也是为那些姑娘。爱他的姑娘很多，可他又忙于训练。最后，足球的训练比不上姑娘们的吸引力。”

“这么说，他至少存在着不守纪律这方面的问题。”

“可能是吧。还有一件事我没有对你说：他有一个正式的未婚妻。（后来他与她结婚了）他继续待在足球队里她不愿意。他当了一家工厂的机修工，工作相当不错，这是他未婚妻给他搞到的。他结了婚，在工厂干了几年，而且很快成了监工，也许是工段长。他有了两个孩子，他最喜爱头一个女孩子。六岁时她死了。在工厂里他常常与厂方争吵，因为他们开除工人，并重用被推荐来的人。”

“就像他一样的情况。”

“对。从这时开始，糟糕的事便来了，我向你承认。但我觉得他了不起的事情也在这时候出现了。他替几个干计件活儿没有参加工会的老工人说话。老板生气地告诉他，他要么滚出工厂，要么听从老板的命令。他辞职不干了。你知道，他是自愿离职的，一分钱的离职金也没有得到。在这个厂里干了整整十年后，他失业了。”

“他这时候大概已经30多岁了吧。”

“是啊，他已30挂零了。在这样的年龄又开始找起工作来，这多不容易。开始时，他还挑三拣四，到后来找到饭店侍者这个活儿，他也只好干了。”

“都是他告诉你这一切的吧。”

“ 是的，但都是一点一点地告诉我的。我以为，有个人如果可以谈谈这一切，怨气得以发泄，他可以轻松一些。正因为这样，他与我亲近起来。 ”

“ 那你呢？ ”

“ 我越来越钦佩他了，但他还不允许我为他干点什么。 ”

“ 你想帮他干点什么呢？ ”

“ 我想让他相信，学点什么其他东西他还有可能，获得某一方面的知识。还有我忘了告诉你一件事：他的妻子赚的钱比他多。她是某一企业的秘书，而这点对他是不利的。 ”

“ 你认识他的妻子吗？ ”

“ 不，他想将她介绍给我，但我在心底里对她恨之入骨。只要一想到她每天夜里都呆在他的身边，我就忌恨得要死。 ”

“ 现在你不忌恨了吧？ ”

“ 说来也奇怪，我现在并不忌恨了。 ”

“ 真的这样？ ”

“ 真的，我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现在她与他在一起，我反而觉得高兴，原因是这样一来，他不会觉得孤独了，因为我已不能去跟他聊天了。饭店里在这样的夜晚通常已无事可干，他便觉得无聊，只好一个劲儿地抽烟。 ”

“ 他知道你为他感到惋惜么？ ”

“ 当然知道，我告诉了他一切。那时节我还抱着说服他，让我俩之间干那个的希望……但从来没有干过那玩意儿，从来没有过，无论我怎么说他都不同意。我请求他，哪怕一生中只干一次……他从来也没有同意过。之后，我就不好意思再坚持了，只好停留在一般朋友关系上了。 ”

“ 根据你刚才跟我说的情况，他妻子跟他的关系并不很

好。”

“他们有一个时期不很和睦，但他心里还是爱她的。更糟糕的是他还对她十分钦佩，因为她钱比他挣得多。一天，他跟我说了一件事，我差一点忌恨得将他给宰了。那天是父亲节，我想送给他一点礼物，因为他很爱他的儿子，我便利用这个机会想给他送点儿东西，我想送件睡衣给他。于是，发生了倒霉的事……”

“快说下去，别让我等着。”

“他说他睡觉不用睡衣，总是赤身露体地睡。还说他与妻子睡在一张大床上。我差点被这一点要了命。但后来又有一个时期他们好像快要离婚了。这时，我又产生了幻想。我产生了多么大的幻想，连你都想象不起来……”

“你产生了什么幻想？”

“我幻想他能和我，和我妈妈在一起生活。同时，幻想能帮助他，让他学习。我幻想我能为他全力以赴地操劳，成天只为他，不为别人。让他应有尽有，给他准备好服装，给他买书籍，帮他注册入学，让他慢慢地相信，他该做的只有一件事：他不用干活儿了。同时，提供他应该提供给他妻子的最低限度的子女抚养费，让他只想一件事情：只想他自己的事。最后，能让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以此来消除他的悲哀。你不认为这是十分美好的设想吗？”

“是很美好，却不实际。我告诉你一个情况：他可以继续当他的侍者，却用不着产生诸如自以为低人一等等此类的想法，尽管他的工作比较下贱。对他来说，还有一条出路：参加工会的斗争。”

“你认为这样行吗？”

“自然行啰，你有什么疑问……”

“可他却在这方面一无所知。”

“他对政治有所了解吗？”

“不，他在这方面一窍不通。但他跟我谈了不少工会的丑事，他或许是有道理的。”

“有什么道理！倘若工会有错误，那就应该通过斗争来改组它，使它变好。”

“我有点困了，你呢？”

“不困，我一点儿也不困，你不愿讲一点电影给我听吗？”

“不知道……可你不明白，对我来说，只要想一想能为他干点什么，该有多美好。你是个玻璃工人，一天活干完了，尽管心里觉得高兴，可通常会有这样的感觉，你干这一切为的什么，不免心里感到空虚。而我只要能为他干点什么，心里就很快慰……这样不是可以给他一点快乐吗？你考虑过这一切没有？”

“不知道，我还得分析分析这个问题，眼下什么也不能对你说。你不想再对我讲点电影了？对那侍者的看法明天我再告诉你。”

“那好……”

“这么早他们就把灯给熄了。这些蜡烛味儿很大，一个人的视力都会毁了。”

“氧气也会被夺去，瓦伦第。”

“而我不看点书是睡不着觉的。”

“我再给你讲一点，你要是愿意的话。不过，这样一来，我很难再睡着了。”

“那只讲一会儿吧，莫利纳。”

“ 好。我们讲……到哪儿了？ ”

“ 你这个瞌睡虫，别这么打呵欠嘛。 ”

“ 我困了，该怎么做呢，如果不这样的话？ ”

“ 现 在 我也打起 呵欠来了。 ”

“ 你也困了么。 ”

“ 我这样你以为能睡着觉？ ”

“ 能。你如果睡不着，就想想加夫列尔的事。 ”

“ 加夫列尔是谁？ ”

“ 就是我那个侍者。 ”

“ 明天我们再说吧。 ”

“ 明天见。 ”

“ 你看多有意思的生活。我今晚一定会失眠，只想你未婚夫的事情啦。 ”

“ 明天和我谈谈你对他的看法。 ”

“ 明天见。 ”

“ 明天见。 ”

第 四 章

“这就是德国军官与雷妮罗曼史的开端。他俩开始如痴如醉般地爱了起来。每天夜晚，她为他在舞台上唱歌、跳舞，其中有一出舞剧使人印象至深。曲子是哈瓦(239)拉舞曲。幕开后，舞台上出现了用锡纸（这种用来包香烟的锡纸，你看到了吗？）做的棕榈树，一轮明月出现在棕榈树的后面，它的四边镶了锡箔片。在用丝绸做成的大海里显现了月亮的倒影，它也是用锡箔片制成的。那是在一座岛屿上的热带港口。只听到周围海浪击岸的声音，那是乐队拍击沙球模仿的声音。海边有一艘十分精致的帆船，是用硬纸片制成的，但看起来像是真的。船上有一个两鬓花白的男人，是个操舵好手，他吸着烟斗，头戴船长帽。这时，一束强烈的灯光照亮了他通向船舱的身边的一扇小门。她出现了，神情十分严肃，目光注视着天空。他抚摸她，但她闪开了。她发髻蓬松，从中间分开，往两边梳。她穿着一件袖子很短的镶黑色不透明花边的长外衣，下穿薄纱裙。这时，序曲开始演奏起来。她见到岛上的一个年轻人在沙滩上采了一朵野生兰花，微笑着，朝那个向他而来的海岛姑娘挤了挤眼睛。他将鲜花插在她的头发上，吻了她一下，然后两人拥抱，走向黑压压的原始丛林中，鲜花从她的头发中掉了下来，没有人发现。这朵美丽的野兰花掉在沙滩上，它的形象慢慢地变模糊了，雷妮的脸在它的位置上显现了，宛若由兰花变成了

女人。这时，一阵大风刮起，海员们大声地说，这对航行有利，可以张帆出海了。她从码头走到沙滩，拾起美丽的由天鹅绒制成的鲜花，然后唱了起来。”

“歌词大意如何？”

“谁知道呢……因为没有翻译歌词。不过，听起来相当悲戚，仿佛是失去了那伟大的爱情，心里无法安于现状，最后只好屈从于命运的人发出的心声。对，一定是这么一回事，因为有人对她说，这是顺风，而她只是苦笑了一下，她并不在乎风将她送到哪儿。她便这样一面朝帆船走去，一面歌唱。帆船从舞台的一侧慢条斯理地驶了出来。她站立在船尾，两眼茫然地注视着棕榈树的后面黑压压的原始森林。”

“看来她总是最后茫然地注视着……”

“这女人的那双眼睛你无法了解到。眼珠漆黑，皮肤雪白。我忘了跟你讲最精彩的一点：当她最后在帆船的船尾上出现时，在头发上那朵天鹅绒的花朵又插上了。她的皮肤与天鹅绒相比，谁也说不清哪一样更为细腻。她的皮肤看起来就像一片花瓣，我认为就和玉兰花一样。接下去便是一阵长时间的掌声。嗣后，银幕上出现了关于他俩幸福相处的短促场面。下午他俩纵马疾驰，她穿着全身素色衣衫，头戴一顶透明的软帽，他头戴船形帽。尔后，他们又在塞纳河上行驶的一艘游艇上举杯祝酒。另一个场面里，他身穿无尾长礼服，在俄式舞厅的一个单间里，他吹熄了枝形蜡烛，在黑暗中他打开了一只首饰盒，取出来一条珍珠项链。虽看不清它的形状，但通过电影的特技，在黑暗中发出耀眼的闪光。接着，出现了她在床上用早餐的镜头。这时，女仆来禀报，说有刚从阿尔萨西亚来的一位亲属在楼下等待着她，有一位先生与那亲戚同行。她身穿一件

黑白条子的棉缎晨衣，场景是在她的家里。来访者是个小青年，是她表弟，但与他一起来的是个……跛子。”

“什么跛子？”

“就是用汽车将女演员轧死的那个人。他俩开始与她说话。表弟对她说，有关方面要他和她谈谈，请她帮个大忙，让她作为一个法国人帮他们完成一项使命。她问是什么使命。他们回答说，就是完成金发女郎开始执行尔后又拒绝执行的使命，因为他们都是‘马基斯’的成员。她虽然心里害怕得要命，但表面上仍故作镇定。他们要她去探求一个重要的秘密，让她去探听德国人在法国的一处巨大的军火库的所在地，好让他们的人去将它炸毁。那位金发女演员当时正在执行这项任务，因为她也是‘马基斯’的成员。但当她与那名德国中尉拉上关系后，却与他恋爱上了，这项使命未能完成。为此，他们将她轧死了，免得她去向占领者当局告发他们。那跛子还对她说，她应该帮助他们。她回答说，她还需考虑一下，因为她从来也没有干过这样的事情。跛子对她说，她这是在‘说谎’，因为她与德国反间谍机构的首脑正在热恋中，她从他身上取得这方面的情报易如反掌。于是，她鼓起勇气，对跛子说，她干不了，肯定干不了，因为她不是干这一行的料。跛子一听此言，便对她说，如果她不肯帮忙……他们就只好将她扣押起来。在这当儿，她看见她表弟低头不语，额头上挂满了汗珠，颌部颤抖不止。原来他们是作为人质将他带到这儿来的啊！跛子见状，告诉了她实情。原来这可怜的小伙子并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她的亲戚是小伙子惟一的‘罪行’。因为那些无耻之徒一直到了这可怜的年轻人的所在地阿尔萨西亚镇，谁知道他们用什么借口将他带到这儿来了。现在的问题是，假如她不帮助他们，这个

完全无辜的青年便会被‘马基斯’的成员杀害。于是，她便只好答应，她将尽力而为。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下一次她在他的家里与德国军官相聚时，她便开始翻他的抽屉，但干这一切时，她内心恐惧万分，因为德国军官家有一个总管，从一开始他便对她没有好印象，而且总是紧紧跟随着她。后来终于出现了一个场面：她和别的几个军官在那军官的花园里用午餐。总管奉了军官之命，去仓库里寻找一瓶十分稀罕的酒。啊，我忘了告诉你，是她叫他这么做的，只有管家知道这种葡萄酒放在哪儿。总管走后，她便坐在钢琴边。这是一架白色的三角钢琴，安置在我跟你讲到过的那几间大客厅中的一间。她这时坐在一块镶着白花边的窗帘的后面。因为德国军官要她替他们唱支歌，她便开始自弹自唱。就在这时，她耍了一个花招。她将她自己灌制的一张用钢琴伴唱的唱片放在留声机上，而她自己一头进他的小会客室，寻找起文件来。这时，总管因忘了带钥匙，走到地下室门口，便又折回身来寻找钥匙。他走到花园边的栏杆旁，对着客厅的窗口朝里看了一眼。因窗口拉上了镶白花边的窗帘，他没有看见她是否坐在钢琴边。与此同时，德国军官与其他几个军官在花园里聊着天。这是一座法国式花园，没有鲜花在花坛上，只有剪得像石碑一样十分整齐的欧洲女贞。”

“这是一座德式花园，更确切地说属萨克森式。”

“你怎么知道？”

“因为法式花园均有花，显得有些俗气，线条呈几何形。而那是一座德国花园，显而易见，是在德国摄制的这电影。”

“这些事情你怎么知道的？这都是女人们的事……”

“因为她们学过建筑。”

“ 你对建筑有了解啊？ ”

“ 学过。 ”

“ 得到学位了？ ”

“ 是的。 ”

“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

“ 没有机会嘛。 ”

“ 你不是说你学的是政治么？ ”

“ 我学的是政治学。不过，你还是继续讲电影吧，我下次对你说这方面的情况。艺术并非女人的事情。 ”

“ 总有一天人们会发现，你是个彻底的疯子。 ”

“ 有这个可能，不过，现在还是继续讲你的电影。 ”

“ 好吧。这时，总管只听到她在唱歌，却不在钢琴边，便进去看看她究竟在哪儿。此时她已在会客室里，翻腾着所有的文件。这是因为写字台抽屉的钥匙她事先已拿到了，是她从军官那儿偷偷取来的。她在抽屉中找到了一张当地的平面图，各种武器，其中分布在这个地区包括德国人的武器库。这时，她听到了脚步声，便赶紧在会客室的阳台上躲起来，但却暴露在聚集在花园中的军官们的眼皮底下了。她已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因为花园内的那些军官们只要一抬头，便会看到她。总管走进了会客室，朝四周看了遍。她屏住呼吸，心里十分紧张，因为她知道唱片很快就会结束。你知道当时的唱片没有现在这么多歌曲，每片只有一只歌。幸好这时总管走出会客室，她也立即走出去的时候唱片正好唱完了。军官们都兴致勃勃地在听她唱歌。唱片结束时，他们便站起身来鼓掌，而这时她已坐在钢琴边。人们都认为唱歌的是她本人而不是唱片。接着，她与跛子和那年轻人再次相见，准备交给他们那几幅德国人的平面

图。会面的地点在一座博物院里。它规模宏大，里面陈列着远古时代的动物化石。由巨大玻璃镶成的博物院的外墙，外面便是塞纳河。他们会面后，她便对跛子说，情报她已取得了。跛子心想已打响了头一炮，便对她说，这仅仅是她为‘马基斯’干的第一件事，因为她一旦当了间谍，从此洗手不干便不可能了。她一听此言，便打算不把情报告诉他，但她见到她表弟在发抖，便只好把情报告诉他。那是法国一个地方，即一个武器库所在的村庄的名字。那跛子是个性虐待狂。这时对她说，知道她背叛了他的德国军官，一定会将她恨之入骨。另外，还说了不少诸如此类的话，我记不太清了。她表弟看了雷妮一眼，气得脸色发紫，露出绝望的神色。他对窗口看了一眼。这时他们正好站立在窗边，在那座巨大的博物院的五楼或六楼上。小伙子双手抓住了那跛子，后者尚未弄清这是怎么一回事，使劲用力往前推，试图让他砸破窗玻璃，跌到楼下。但跛子奋力反抗，于是，年轻人作出自我牺牲，与跛子一起跌落到楼下。她混杂在赶去看发生了什么事的人群中间。由于她戴着带面纱的帽子，所以谁也没有认出她。多好的一个小伙子啊，是不是？”

“对她来说是很好，可是却把祖国背叛了。”

“可这小伙子已看清‘马基斯’的成员都是一些秘密犯罪集团分子。你作出结论应该在了解电影中后来发生的事才行。”

“你知道‘马基斯’成员是些什么人吗？”

“知道，我知道他们都是爱国者，但在电影里他们可不是这样的人。请让我讲下去。那么……我得讲些什么呢？”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我说电影是神圣的，对我来说它极其重要，因为我被囚禁在此地，除了想一些愉快的事情，我能干些什么呢。否则，

我不是要发疯了么，你说是不是？请回答我。”

“你想我该回答些什么？”

“你应该让我忘记这儿，我为什么还要使自己更加感到绝望呢？你想我发疯么？或许我已经是‘疯女人’了。”

“我没有这个意思。说真的，你这样做也是对的，因为你呆在这儿，这样确实会发疯的。但是一个人不但会因绝望而发疯……而且像你这样痴迷也会引起神经失常。如你刚才说的那样，光想一些美好的事情，也是十分危险的。”

“为什么？你说的不是真的。”

“用这种方法来逃避现实就吸毒一样，会上瘾的，因为——你听我说，你的现实，你的现实里不光只有这间囚室。你假如能学习点东西读点书，你就会走出这个囚室。你懂我的意思了吗？为此，我整天在看书学习。”

“政治……这个世界就是随着搞政治的人转动的……”

“你说话别跟过去的太太一样，因为你既不是太太……也不是过去的人。还有其他的电影故事给我讲讲吗？”

“为什么要问这个？你感到烦了？”

“我不喜欢这部电影，不过，我有点儿好奇。”

“我就不讲了，要是你不喜欢。”

“随你便，莫利纳。”

“自然在今天晚上是结束不了的啦，还差不少呢，几乎还有一半没讲。”

“在我看来，这电影只是一种宣传材料，仅此而已。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资料。”

“你倒是说的干脆一点，我要不要继续对你讲下去？”

“再讲一点吧。”

“现在好像是我来求你似的。你别忘了，刚才是你求我的。你说睡不着，求我讲点什么给你听的。”

“我很感谢你，莫利纳。”

“现在轮到我失眠了，你玩笑开得太好了。”

“那就给我再讲一点儿吧，上帝保佑的话，会让我俩睡着的。”

“总喜欢成天提上帝名字的无神论者。”

“这只是说说而已，快讲吧。”

“那好。刚才发生的事情她丝毫也没有对德国军官讲，只是请求他让她留在他家过夜，因为她对‘马基斯’的成员怀有极大的恐惧感。下面是个非常感人的场面。我忘了对你说，他也会弹钢琴。这会儿他身穿一件花缎衬衣，一条白绸围巾在脖子上围着，多么的潇洒清逸！在枝形烛光的照耀下，他正在深情而缓慢地演奏着一曲凄凉的乐章。我忘了告诉你，那天她赴约晚到了，而他以为她不会再去他家了。噢，我还没有对你讲，她趁人们没有注意她之机走出博物院，开始在巴黎的街上像发了疯一样走来走去，因为她由于那可怜的小伙子——她如此喜爱的表弟之死已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夜幕降临了，她仍在巴黎四处游荡着，她登上了埃菲尔铁塔。她来到了巴黎的贫民区。在街边作画的画家注视着她，偎依在塞纳河岸的路灯下的一对对情侣好奇地瞧着她，因为她的模样活像个贫苦的疯女人，或者更像一个梦游症患者。帽子下的面罩已经撩起，此刻她并不怕被别人认出来。与此同时，那年轻的德国军官已命仆人准备两人的晚餐，还点燃了蜡烛。这时，蜡烛已燃去了一半，他仍在弹着钢琴，弹着一只节奏缓慢极其伤感的华尔兹曲。她走进来，他并没有站起身来与她打招呼，仍然坐在那儿

弹钢琴，但这只华尔兹曲奇妙地由伤感变成了越来越大的欢乐，显得非常非常愉快，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这个场面就这样结束了。他什么也没有说。她只是见他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奏起了欢快的音乐。这样的场面你难道想象不起来吗？”

“后来呢？”

“她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睡在一张非常漂亮的床上，床上用品都由缎子制成，颜色淡雅，我想床垫一定是玫瑰色或是淡绿色的，床单用的是棉缎。象这样的电影不是彩色的，实在太遗憾了，是不是？还挂着薄纱帘子在门窗的两边。你听懂了吗？她怀着一丝甜意从床上起来，朝窗外看了一眼，天下着毛毛雨。她走到电话机边，拿起话筒，无意中听到他跟人在电话里谈话。他们是在讨论那些囤积居奇的人和秘密犯罪团伙该怎样惩处的问题。当她听到他说应该对他们判处死刑时，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等他们讲完话，挂上了电话后，才挂上电话，免得让他们发现，她偷听他们的电话。这时，他在卧室中出现了，对她说，我们一起去吃早餐。她这时神采奕奕，从窗玻璃上可以看到她已被毛毛雨淋湿的窈窕身影。她问他，他是不是一个英雄，像他跟她讲过的那个一样，那个新德意志的战士真的那样对谁也无所畏惧。他回答她说，若是为了祖国，他敢于接受任何挑战。于是她便问他，杀死一个手无寸铁的敌人是不是由于恐惧，是不是害怕有朝一日会乾坤倒转，他不得不与这些敌人进行徒手格斗。他回答说，她话中的含义他并不明白。于是，她换了一个话题。但就在这同一天，当只有她一个人在房子里时，她拨了跛子的那个电话号码，试图与‘马基斯’中的什么人进行联系，准备将军火库的所在地的位置告诉他们。因为她听到他可以将他人判处死刑，他这个男子

汉的形象在她心目中便彻底地垮了。她去与‘马基斯’的一个成员进行会晤。为了便于伪装，会面的地点是她演出的那个剧院，那儿正在排练节目。她见到朝她走来一个男人，对她做了事先约定好的手势。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从空无一人的剧院的走廊上过来，叫了一声‘雷妮夫人’。原来柏林方面拍来一份电报，她已被邀请去德国最好的电影制片厂拍摄一部巨片，邀请书是由占领军政府的一名军官拿来的。这样一来，她已不能跟‘马基斯’的那个人说些什么了，她得立即作好去柏林的准备。你喜欢吗？”

“不，我困了。明天再讲，行吗？”

“不行，瓦伦第。我就不讲了，你要是不喜欢。”

“但这电影的结局我想知道。”

“不行。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干嘛……就这样吧，明天见。”

“我们明天再讲吧。”

“明天就讲别的了。”

“那随便你好了，莫利纳。”

“明天见。”

“明天见。”

“为什么这么晚了他们还不送晚饭过来？我认为旁边的囚室已送来了。”

“是的，我也听到了。你不学习了？”

“不啦，什么时候了？”

“8点多了，好在我今天并不太饿。”

“今天你有些异常，莫利纳，病了吗？”

“不，只是有些紧张。”

“ 送饭的来了。 ”

“ 不，瓦伦第，这是那一端囚室上厕所回来的人。 ”

“ 监狱当局对你说了些什么你还没有对我谈谈。 ”

“ 没有说什么，只是让我在新换的律师写的文件上签了字。 ”

“ 你的证词？ ”

“ 是的，因为我换了律师，我得签字。 ”

“ 他们对你的态度还好吗？ ”

“ 和平常一样，不把我当人看待。 ”

“ 你听，我想是他们来了。 ”

“ 对，他们来了。别让他们看见这些杂志。否则，他们会抢走的。 ”

“ 都快饿死了我。 ”

“ 瓦伦第，在看守面前请你不要发牢骚。 ”

“ 并不是…… ”

“ …… ”

“ …… ”

“ 给。 ”

“ 喝玉米粥…… ”

“ 对。 ”

“ 谢谢。 ”

“ 哼，这么一点…… ”

“ 请你们别发牢骚。 ”

“ 好吧，可这盆子……怎么这么小？ ”

“ 有本事上那儿说去，发牢骚是不管用的，伙计，…… ”

“ …… ”

“ ”

“ 没有理他是我看在你的面上，莫利纳。要不，我就会把这盆子朝他脸上摔去，这猪狗吃的东西。 ”

“ 发牢骚不能解决什么。 ”

“ 这只盆子只有那只的一半大，这看守是个疯子，婊子养的。 ”

“ 瓦伦第，给我吃那小盆子吧。 ”

“ 不，你爱吃玉米粥，你拿大盆吧。 ”

“ 不，我不是对你说了，你拿大的，我不饿。 ”

“ 给，别客气了。 ”

“ 不，我说不嘛。为什么要把大盆给我呢？ ”

“ 你爱吃玉米粥这我是知道的。 ”

“ 我不饿，瓦伦第。 ”

“ 吃了会舒服些，吃吧。 ”

“ 不。 ”

“ 哎，今天的玉米粥真好喝。 ”

“ 我不饿，我不想吃。 ”

“ 难道你还会怕发胖？ ”

“ 不.....。 ”

“ 那就吃吧，今天的玉米粥挺香，莫利纳。我吃小盆就够了。 ”

“ 哎哟.....哎哟..... ”

“ ”

“ 哎呀..... ”

“ 你发生什么事了？ ”

“没有什么，今天这女人可受罪了。”

“什么女人？”

“就是我呗，傻瓜。”

“你为什么叫唤？”

“我肚子疼。”

“是不是想吐？”

“不……”

“我把袋子拿出来吧。”

“不、别拿……在下面，不是胃疼，是肠子痛。”

“也许是腹泻吧。”

“不，……但在肚脐略微上面一点儿，痛得很厉害。”

“那我把看守叫过来……”

“不，瓦伦第。看样子一会儿就会没事了……”

“痛得很厉害吗？”

“像刀绞一般……痛得非常厉害。”

“在哪一边？”

“整个肚脐眼都痛……”

“不会是阑尾炎吧？”

“不，我的阑尾已经切除了。”

“我吃下这玉米粥倒没有什么反应。”

“也许是神经性的。今天我神经一直很紧张……不过，好象轻松了一点……”

“你得尽量放松，尽量放松，放松双臂和双腿。”

“对，好象这样好了一点儿。”

“你开始肚痛已经很久了吗？”

“是的，有一会儿了，请原谅，我吵醒了你。”

“ 没关系 你早把我给弄醒了，莫利纳。 ”

“ 我并不想作弄你.....啊唷..... ”

“ 很疼吗？ ”

“ 刚才那一下痛得又像刀绞一样.....不过，我觉得好一点了。 ”

“ 你想睡一会儿吗？能睡着吗？ ”

“ 不知道.....啊，好疼..... ”

“ 你要是愿意，我们聊聊天，这样也许对你会好一点，可以不去想肚疼了。 ”

“ 不啦，你睡吧，不要让我弄醒你。 ”

“ 不，我早就醒了。 ”

“ 请原谅。 ”

“ 不，每次我醒来，就睡不着了。 ”

“ 感觉像是好一点了。啊，不，真疼 ”

“ 我去叫看守？ ”

“ 不，很快就会没事的..... ”

“ 有件事你知道吗？ ”

“ 什么事？ ”

“ 我对那部纳粹电影的结局很感兴趣。 ”

“ 这部片子你不是不喜欢吗？ ”

“ 是不喜欢。不过，我想知道这部电影是怎么结尾的，了解一下拍这部电影的人的思想方法，了解他们究竟想进行哪一方面的宣传。 ”

“ 这部电影该有多美，你不能想象。 ”

“ 假如可以帮你分分心，为什么你不再给我讲一点，快点讲，只讲电影的结束。 ”

“ 啊唷…… ”

“ 又很疼了吗？ ”

“ 不，快过去了。不过，时而像刀一样扎我一下，还是够厉害的。过去了就好了。 ”

“ 这部电影是怎么结束的？ ”

“ 上次我们讲到哪儿了？ ”

“ 讲到她正要替‘马基斯’的成员效劳时，突然接到了去德国拍电影的合同。 ”

“ 给你的印象很深，是吧？ ”

“ 不，这只是一部普普通通的电影。你只要很快地讲一下给我听，主要是讲结尾。 ”

“ 好的。后来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啊……哎呀，真疼，疼极了…… ”

“ 你给我讲电影，就不会那么注意肚疼了。分分心，你就不那么疼了。 ”

“ 你怕我给你讲完电影的最后部分之前就死去？ ”

“ 不，我已说过，我只想使你舒服一点。 ”

“ 那我就讲。她去德国拍电影了。她非常喜欢德国，她也非常喜欢从事体育的青年一代。她原谅了他，因为她已知道，他下令处决的那个人是个凶恶的犯罪分子，他干了多少坏事谁也不知。人们还让她看了另一个尚未逮住的犯罪分子的照片，他是那个青年军官下令处决的那个人的同伙……啊唷，还是痛…… ”

“ 那就别讲了，让自己尽量睡着。 ”

“ 不行，情况没那么好，要是能睡着……还是痛。 ”

“ 是持续性地疼痛吗？ ”

“真见鬼！我还从来没有像这般刀扎一样痛过……你瞧，现在又过去了……”

“那我可以睡个回笼觉。”

“别睡了，等一等。”

“我要是能睡着，你也可以睡着了。”

“不啦，我睡不着了，我给你继续讲电影吧。”

“好。”

“讲到哪儿了？噢，她没有从照片中认出那个犯罪分子来，然而，她不知在什么地方好像见到过他。于是，她回到了巴黎。她认为这个犯罪分子是在巴黎见到过的。她一到巴黎，便与‘马基斯’的成员们进行了联系，目的是想亲自见见组织的头目。在这个组织里面都是从事黑市交易和投机倒把的人。这一切都以她将向他们报告德国人的军火库所在地作为诱饵。这是跛子对她提出的要求，你还记得吗？”

“记得。不过，‘马基斯’的成员都是一些真正的英雄，你一定知道，是吧？”

“去你的。你真以为奴家有这么无知？”

“你自称奴家，是因为你已不再觉得疼痛了，是吗？”

“也可以这么说吧。不过，你该明白，这部电影里有十分精彩的爱情方面的描写，爱情是人们梦寐以求的。至于政治方面的东西那是政府里的人强加给导演的。这方面的事你知道吗？”

“既然导演愿意拍这部片子，那他也有责任，他是政府的帮凶。”

“好吧，我把电影三言两语讲完算了。啊唷，你跟我争论了，害得我又痛起来了……啊唷……”

“ 讲 吧 ， 这 样 你 的 注 意 力 可 以 得 到 分 散 。 ”

“ 问 题 是 她 为 了 告 诉 他 们 军 火 库 的 所 在 地 ， 要 求 与 ‘ 马 基 斯 ’ 的 上 层 人 物 会 晤 。 一 天 ， 人 们 用 车 子 将 她 带 到 巴 黎 城 外 的 一 座 城 堡 。 她 事 先 已 让 那 德 国 军 官 带 领 着 士 兵 尾 随 其 后 。 这 样 ， 他 们 可 以 出 其 不 意 地 捕 获 那 些 从 事 黑 市 交 易 的 ‘ 马 基 斯 ’ 分 子 。 可 是 ， 给 她 开 车 的 那 个 司 机 就 是 那 个 一 直 跟 跛 子 在 一 起 的 凶 神 。 他 已 发 现 有 人 在 跟 踪 自 己 ， 便 耍 了 一 个 花 招 ， 摆 脱 了 以 那 个 德 国 军 官 为 首 的 德 国 人 对 他 的 追 踪 。 他 们 到 了 城 堡 。 人 们 放 雷 妮 进 去 ， 她 转 眼 间 就 见 到 了 ‘ 马 基 斯 ’ 的 头 子 。 原 来 就 是 一 直 在 监 视 她 的 那 个 总 管 。 ”

“ 谁 ？ ”

“ 就 是 德 国 军 官 家 的 那 个 总 管 。 她 仔 细 地 端 详 了 他 一 番 ， 发 现 他 就 是 那 个 长 着 大 胡 子 的 凶 相 毕 露 的 人 ， 那 部 纪 录 片 中 见 到 的 那 些 犯 罪 分 子 中 间 的 一 个 就 是 他 。 她 跟 他 讲 了 军 火 库 的 地 址 ， 因 为 她 肯 定 那 青 年 军 官 会 带 领 德 国 士 兵 很 快 赶 到 ， 将 她 拯 救 出 来 。 然 而 ， 他 们 的 跟 踪 目 标 失 去 了 ， 过 了 好 一 会 儿 ， 还 没 有 到 。 这 时 ， 她 发 现 那 个 令 人 厌 恶 的 司 机 与 头 儿 在 秘 密 交 谈 ， 说 他 怀 疑 有 人 在 来 的 时 候 跟 踪 他 们 。 与 此 同 时 ， 她 又 回 想 起 总 管 在 德 国 军 官 的 家 里 时 总 是 盯 着 她 ， 想 看 她 裸 体 时 的 情 景 。 于 是 ， 她 决 定 将 最 后 一 张 王 牌 打 出 ： 引 诱 他 。 与 此 同 时 ， 那 德 国 军 官 和 他 率 领 的 巡 逻 队 试 图 跟 着 汽 车 在 雨 后 留 下 的 车 轮 印 前 进 。 我 现 在 也 记 不 清 不 知 通 过 什 么 办 法 ， 反 正 是 费 了 很 大 的 力 气 ， 才 找 到 了 通 向 城 堡 的 路 。 她 这 时 已 与 这 个 杀 人 凶 手 （ 也 就 是 那 个 总 管 ， 他 实 际 上 是 个 总 头 目 ， 是 国 际 闻 名 的 罪 犯 。 ） 单 独 呆 在 一 间 小 房 间 里 。 他 令 人 准 备 了 一 桌 给 他 们 俩 单 独 用 的 晚 餐 。 正 当 他 向 她 扑 上 去 要 拥 抱 她 时 ， 她 突 然 抓 起 一 把 餐 叉 ， 将

他刺死。这时，德国军官和他率领的士兵已赶到。她准备打开窗门逃走，但就在窗外站着那个司机。德国军官眼明手快，立即给了他一枪。但这个跛子，不，对不起，我是说这个司机，因为在博物院跛子已经死了。他已经奄奄一息，但还是击中了雷妮。她使劲抓住了窗帘，没有跌倒在地。德国军官赶来时，她还站立着。他用双臂将她托了起来。她只剩下最后的一点力气，对他说，她爱他，他们很快又可以一起去柏林的。这时，他才发现，她已受了伤，因为她的鲜血把他的双手浸染了。这一枪射中了她的背部，也可能是她的胸部，这我已经不确定了。他吻她，当他的嘴唇离开她的嘴时，她已经死了。最后一个场面是在柏林的英雄碑前。这是一座十分漂亮的宛如希望神庙一般的纪念碑。每位英雄都有一座巨大的塑像。其中也有她的塑像，相当大，说得更确切点，大小与她原来的样子完全一样，美极了。她仍穿着那件希腊式长袍。我认为塑像一定以她本人为模特儿制成的，脸上涂着白粉。他将鲜花放在她的伸展着的像要拥抱他一般的双臂里。他慢慢地离开了她。一束犹如来自天空的亮光在银幕上出现了。他双眼满含热泪地走了，只留下了她张开着双臂的塑像，孤单单地在那儿。在英雄碑上好像还有一组题字，大意是：祖国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他独自一人走在阳光灿烂的道路上。完了。”

第 五 章

“你应该吃点午饭了。”

“我实在是不想吃什么。”

“你为什么不要要求他们让你去诊所看看？也许给你吃点药，病会好一些。”

“我的病好不了啦。”

“别用这种眼神瞧着我，莫利纳，好像我有什么错似的。”

“你怎么说我在瞧着你？”

“你是在目不转睛地瞧着我。”

“你一定是疯了。我瞧着你，但我并没有说你有什么过错。你有什么过错？你疯啦？”

“那好。你还可以吵架，表明你已好一点儿了。”

“不，我没有好，我觉得使不上劲。”

“你可能血压太低了吧。不谈这个了，我得学习一会儿。”

“跟我聊一会儿天吧，瓦伦第。”

“不行，这是学习时间，我的读书计划应该完成，这是你知道的。”

“只差这么一天，又有什么很大关系……”

“不行，一天不学习，就会养成坏习惯。”

“我妈妈常常对我说，如果你与懒散的人交朋友，自己也会成懒人。”

“ 休息吧，莫利纳。 ”

“ 我十分想见一下我妈妈。尤其是今天，只要能见她一会儿，我什么都愿给。 ”

“ 好了，别说了，我还要读许多书呢。 ”

“ 你算是完了。 ”

“ 有杂志在你这儿吗？ ”

“ 没有，我不能看书，一看那些字眼儿我就头晕。我身体不舒服，这方面的事别跟我谈。 ”

“ 请原谅。不过，你生病了，该去诊所看看。 ”

“ 好吧，瓦伦第，算你说得对，你看你的书吧。 ”

“ 请不要无理取闹，请你不要用这种口气对我说话。 ”

“ 请原谅，你就静心地看书吧。 ”

“ 我们聊聊吧，就今天晚上，莫利纳。 ”

“ 你给我讲个电影吧。 ”

“ 我什么电影也记不得了，你跟我讲吧。 ”

“ 我真希望你现在给我讲一个电影，就讲一个我没有看过的。 ”

“ 我实在半个也记不起了，再说，我还得学习呢。 ”

“ 该轮到你讲了，你不讲就该……不，我是跟你开玩笑的。我准备做什么你知道吗？ ”

“ 做什么？ ”

“ 我准备考虑一部浪漫主义色彩极浓的电影，你一向不喜欢的。这样，我会感觉心里好过些。 ”

“ 这倒是个好主意。 ”

“ 你看的书和我谈谈怎样？ ”

“ 可以。 ”

“因为我还有点儿犹豫不决，我不知道能不能回忆起一部电影的细节来讲给你听。”

“我想部好一点的电影。”

“你看书吧，别东拉西扯了……你别忘了，与懒散交朋友，自己也会成懒人。”

“同意。”

“一座森林，用石块砌成的漂亮的房舍；屋顶用茅草盖的吗？是的。冬天的雾，若是没有雪，那应该是秋天，只有雾。客人们坐着舒适的轿车来了，车灯照亮了满是碎石的道路，高雅的木栅栏。窗子若是全部敞开着，那就是夏天了。那是当地一座漂亮的别墅，松树的香味弥漫在空气里。客厅内灯烛辉煌。因为是夏天，壁炉内没有生火，英式家具摆在壁炉四周，单人沙发没有对着火炉，却对着木制大钢琴。钢琴是松木的，桃花心木的，还是檀香木的？钢琴家是个盲人，来宾们坐在他的四周。几乎见不到眼珠的眼睛看不到面前的东西，也就是说，看不到表象，却能看到别的东西，看到事物内在的东西。盲人在今晚给他的朋友们举行的音乐会上的第一个成果是，穿上了漂亮长礼服的女宾们，虽不十分豪华，却也与乡间聚餐的气氛十分融洽。也许陈设有点简陋，都是普罗奔萨式的家具。煤气灯在房间内点亮了。年轻的幸福的伴侣们，其中也有老人，注视着已经准备进行演奏的盲人。请静一静，盲人将谈谈他创作乐曲的灵感的来源。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是发生在这座森林里的一段罗曼史。为了让来宾能深入领会乐曲，所以在演奏前先讲讲这个故事。‘故事是这样开始的。一个秋天的早晨，我在森林内走着。’拄一根拐杖，狗在前面引路。森林里落下许多树叶，在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人在树叶上走着，树叶发

出喀嚓喀嚓的声音，像是在欢笑。是树林在欢笑？在一座陈旧的别墅附近，盲人用拐杖探路，走过木栅栏，发现有一个异常现象在自己的面前。是一座房屋，房子被某种奇怪的东西包裹着。被什么东西包裹着？由于他是盲人，什么也看不见。这座房子确实是被某种奇怪的东西包裹着，房子的四壁是石砌的隔音墙，木梁粗糙地抹着灰浆。常春藤沿着石墙往上爬。石墙在搏动，它们活着。盲人站立了一会儿一动不动地，搏动停止，从森林那边朝房子的方向传来缓慢的胆怯的脚步声。是一个姑娘。‘我不知道先生您和您的狗是别墅的主人，还是您俩迷了路。’她的声音是如此的甜蜜，她又是如此的懂礼仪，我想她的容貌一定像晨曦那样好看。尽管她的双眼我看不见，我还是脱下帽子，向她行礼。可怜的瞎子，他不知我只是个可怜的女仆，居然朝我脱去了帽子。他的帽子是见到我长得这么丑而不掩饰惊讶的唯一的物。‘先生您住在这座小房子里吗？’‘不，我是路过这儿，想休息一会儿。’‘您可能是迷路了吧，需要我给你指路吗，我在这个山寨里生长。’山寨也叫村庄，古代都是这么称呼的，阿根廷现在都叫集镇。我不知在美国森林边上的那些优雅的居民集中点称作什么。我母亲和我一样也是个女仆，从小我就被带到了波士顿。她已经去世，在这个世界上我孑然一身，回到了森林里。我正在寻找一个单身女人的家，因为人们告诉我，她需要雇一个女仆。门咯吱咯吱地响了，然后是老处女不悦的声音：‘您们有什么事吗？’给人他们打扰了她的印象。丑姑娘与盲人告辞，走进房子里。她拿出引荐书给老处女看，尽量想留在那儿当佣人。老处女对她说：‘不久就会有房客来了。看起来使人难以相信，但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人非常幸福。他们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是一对多好的新娘新

郎。我干么要住这么大的房子？只要一层占一间就够我住的了，你住在后面那间佣人住的房子里。’客厅的风格粗犷，却很漂亮。木板都上了油漆，石砌的墙，炉子内木柴在火花四溅，窗口爬满了常春藤，窗门没有大块的玻璃，只是在一个个小方格上装上了一块块小块玻璃，显得很土气。一条发亮的黑色的木梯通向双人房间和小伙子的工作室，他是建筑师吗？花了多大的力气才把房间打扫干净啊，老处女负责进行卫生检查。她脸露凶相，一旦年轻女仆在打扫卫生时弄得不干净，她大发怒火。嗣后又后悔了。‘请原谅，我好冲动，很难控制自己。’可用骂骂咧咧的腔调去向别人请求原谅还不如不去请求好。现在我只差老处女的那个花瓶还没有洗，还得给她放上鲜花。汽车快到了！一对男女从汽车上下来。姑娘是金发女郎，衣着入时，毛皮大衣，是水貂皮的。女仆从窗口着他们，小伙子背着脸，遮挡住了汽车。女仆急急地插上鲜花。花瓶跌落了，花瓶里的水都洒到了楼板上。她赶紧用粗糙的双手接住了花瓶，使它得以幸免破碎。女仆好奇地瞧着走进来的这对男女，然后弯下身子擦干楼板上的水。老处女说着话，让房客们看房子。小伙子内心的喜悦难以抑止，说了什么，新娘却对房子不甚满意，因为这个地方太偏僻。抬起头来看他们一眼我敢吗？女仆该不该去向他们问好？新娘的语音相当不友好，显得十分挑剔。女仆迅速地朝小伙子那边看了一眼，是个最好不过的年轻人，而他连招呼也没有跟她打。新娘抱怨在森林里的房子，太孤独了；夜晚来临，她会感到伤心，但这没有能使他放弃原来的念头，最后同意租用这间房子。他们答应在婚后几天之内寄来租房的合同和支票，小伙子命女仆离开房间，想与新娘单独待在一起。女仆在花瓶上插着鲜花。‘请允许我再待一

分钟，插好了这些花。’ ‘这样可以了，你走吧，我已对您说过。’ 他想与新娘坐在窗口，握起她那双从未干过家务事的长指甲上涂着指甲油的柔软的手，眼睛注视着窗外。在一块厚厚的窗玻璃上刻着一对夫妇的名字，下面是年代：1914年。小伙子请她摘下结婚戒指，放在他手上。这是一枚镶有宝石的戒指，宝石顶端呈锐角，他想用戒指上的宝石也在玻璃上刻上他俩的名字。但在他刻写新娘的名字时，宝石从镶嵌处脱开，跌落在地。俩人默然无语，害怕这是不祥之兆。老处女的身影出现在光秃秃的花园里。不久，这对青年男女在‘回头见’的告别声中分手了，心里怀着难以忘却的对不祥之兆的越来越大的恐惧感。有时秋天是多么的凄凉！下午阳光的灿烂，但历时很短，接着是漫长的黄昏，老处女跟年轻的女仆述说着往事：“我几乎也结了婚，但是1914年爆发了战争，未婚夫在前线战死。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森林中的石砌房屋，漂亮的家具和服装，还有她亲手绣成的窗帘和台布、床单。‘那块精致的窗帘布上的一针一线都倾注着我的情意。’几乎30年过去了，她的情意仍未改变，未婚夫告别时在窗玻璃上刻下的名字也原封不动地保留着。‘我钟情于他仍然如当年一般，甚至我还一样地想念着他，像他留下我一个人走了的那个下午。’一个秋日的下午，多么的凄凉苍惶。电台悲哀地宣告，国家进入了另一次战争，这是第二次无用的世界战争。昨日犹在今日，老处女在卧室内悲戚地哭泣着。女仆打着冷战，壁炉内只燃着即将熄灭的几块炭火，只剩下她孤零零的一个人在客厅内，也无心往壁炉内添柴火。她手拿一根木棍，小心地拨弄着炉内的余烬。几天之后，来了一封信，是那位有心租用这间房屋（说得确切一点是他实际上已成了这家的房客）的小伙子写来的。信内说他

已应征当了空军，因此，婚礼延期，同时还对中断住房合同表示歉意。历史将重演吗？没有房客便没有家务事可干，家中也不需要女仆了。她整天地从窗口看着雨丝，无事可做，只能自言自语……”

“你看书不累吗？”

“不累。你好点了吗？”

“我觉得一点劲儿也没有。”

“别这样，伙计，别这么懒。”

“用这样糟糕的光线看书你不累吗？”

“不累，我看习惯了。你肚子怎么样，还痛吗？”

“好一点儿了。你在看些什么，告诉我好吗？”

“我跟你怎么说呢？这是哲学，是一本关于政权的书。”

“可书里总讲点什么吧。”

“它说，执掌政权的不会是诚实的人，因为他的社会责任感不允许他这样做。”

“说得对，因为所有的政治家都是小偷和骗子。”

“我认为正好相反。不搞政治的人是因为他对社会责任存在着错误的看法，我的社会责任首先是不让人饿死，我要为此进行斗争。”

“炮灰，你是炮灰。”

“如果你是一无所知的，请别信口雌黄。”

“别人跟你说真话你不喜欢……”

“太无知了！你不知道就别说。”

“一定有什么原因使你这么生气……”

“别说了！请让我看书。”

“那好。我也会这样对待你，哪一天你要是感到不适。”

“莫利纳，请你不要再说了！”

“好吧，下一次再对你说有些事吧。”

“我同意。下次见。”

“下次见。”

“老处女同意女仆若是无处安身，就继续留在家里。老处女感到悲哀，女仆也感到悲哀，两人在一起会悲上加悲，还不如不呆在一起为好。但有时她俩待在一起同喝一罐汤比分开好些。寒冬来临，积雪遍地。周围在白雪中陷入一片宁静。在白雪皑皑的地面上行驶的一辆汽车几乎没有发出声音地停在家门前。窗子里面被挡得严严实实，窗外被积雪覆盖。女仆的拳头在窗玻璃前划了一个圆圈，背着脸的小伙子挡着汽车。女仆高兴了。为什么？她飞快地走到门口。飞快地给这位乘兴而来的小伙子开了门。他是个好青年，是来找他那心术不正的新娘的……‘啊！对不起！’女仆脸红了，因为她见到了小伙子那凶狠的目光，禁不住露出了厌恶的神情。他那漂亮的飞行员的脸上有一道可怕的长长的伤疤。小伙子与老处女进行了交谈，讲述了他受伤的经过。目前他已经精神崩溃，不能重返前线，要求单独租一间房间。老处女见到他的模样心里很难过。小伙子心里很痛苦，对女仆说话很不客气。‘快把我跟你要的东西拿来，然后你给我走开，别弄出声音来，我心里烦躁。’女仆回忆起了小伙子当年那张愉快而漂亮的脸庞。我对自己说：‘他的脸蛋是什么使他如此好看呢！为什么他漂亮的脸蛋这样使人想抚摸一下？抚摸着它，吻它。一张俊俏的脸应配上一个小巧鼻子，不过，大鼻子有时也挺有意思，还有大眼睛。小眼睛也不错，只要是微笑着的，是一双善良人的眼睛……一块从前额起的伤疤，穿过一边的眉毛和眼睑，划过鼻梁，一直到另一边

的脸颊。他的脸被长长地划了一道杠子，露出了凶狠的眼神。他正在读一本哲学书。我向他提了一个问题，他便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有人用目光瞪你一下，这实在是件不舒服的事。有人从来不看你一眼，有人用目光瞪着你，这两者谁最狠？妈妈从来不瞪着眼看我。他们判了我八年徒刑，理由就是我和一个小男孩胡搞，但妈妈从来不瞪着眼睛看我。因为我的错误，妈妈可能会死去，一个已经疲乏了的受了那么多苦的女人的心，一颗疲乏了的心。是由于容忍了太多吗？是因为她一生中待在一个不理解她的丈夫的身边，不愉快的事太多了。后来，我这个沾染了恶习的儿子又给她带来了不幸。法官连一天也没有少判我。他当着母亲的面，把我说得一钱不值。更糟糕的是，说我是个令人厌恶的搞同性恋的人。这样一来，就没有一个小伙子愿意接近我了。法官对我依法进行了判决，一天也没有少判。法官说话时，妈妈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眼里噙着泪水，仿佛死了什么亲人一般。但她回过身来看我时，笑容展现在脸上。‘八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要是上帝能保佑，我还会活着的。’一切都会如常，她的心脏还在跳动，她的心脏会越来越微弱吗？她的心脏疲乏了，不能再跳了，这是多么可怕的啊！关于我妈妈的事，我一句也没对这婊子养的说过，因为他要是胡说八道，我会杀了这婊子养的。他懂什么对人的感情呢？难过得要死的含义他知道吗？母亲的病越来越严重，我感到十分内疚，这个意思他懂得吗？我母亲病得严重吗？我妈妈会死么？她能等我七年，等到我出狱的时候吗？监狱长会实现他的诺言吗？他向我提出的保证是真的吗？会赦免我减我的刑吗？一天，受伤的飞行员的父母来访。飞行员将自己关在楼上的那间房子里。‘请告诉我父母，我不愿见他们’。老俩口是一对冷

若冰霜生性骄傲的富豪，儿子不愿相见，只好走了。他的未婚妻来了。‘请告诉我的未婚妻，我也不愿见到她。’未婚妻在楼梯口请求他：‘亲爱的，让我见见你吧。我向你起誓，你的伤疤我不会讨厌！’未婚妻那说话的腔调连同她说的话都是虚假的。她突然地走了。时间在一天天地过去。小伙子将自己关在画室内作画。从窗口往外望，遥望山上的积雪。春天来了。枝叶绽露出绿色的嫩芽。他在野外画树木和云彩，女仆带着热气腾腾的咖啡和面包来到了森林。她看了看放在画架上的画。受伤的小伙子吃了一惊。那女仆跟他说了些什么关于这幅画的话？为什么小伙子此时发现这女仆的心如此细腻、敏感？有时，有人说了些什么，会使另一个人永也不忘，这究竟是怎么了？女仆究竟就这幅画对他说了些什么？他怎么会发现，她除了作为一个丑女仆外，还别具深意呢？我要是能回想起他们说的话该有多高兴，他说了些什么？我一点儿也记不起这个场面了。之后，又出现了另一个重要的场面——他与盲人相见。盲人向他述说他是如何慢慢地适应失去视力这个现实的。一天夜晚，他对女仆说：‘我俩都是孤苦伶仃，我们今生今世已不指望得到什么，既不指望获得爱情，也不想得到欢乐。因此，我们互相帮助的可能，我有一点积蓄，这对你来说，可以终生有靠。你可以照料我，我的健康状况已一日不如一日。不指望在我身边的人怜悯我，你不会怜悯我的，因为你也和我一样寂寞凄苦。因此，我们可以结合在一起。但这种结合实际上只是一种朋友关系而已。’或许是那盲人告诉他这么办的吧？我已无从记起盲人对他说出了些什么。有时，一句话能创奇迹。在木结构的教堂里，盲人和老处女作为证婚人。在没有鲜花的神龛里燃着几支蜡烛。教堂的长凳上空无一人。给管风琴手坐的那个

座位和合唱队员站立的那个小舞台上也是空的。人们神情严肃。神父按规矩说了话，为新郎新娘祝了福。他们走出教堂时，中殿内响起了脚步声。夜色渐深，他们默然回到家里，敞开窗门，让夏天的凉风吹进室内。他的床移到了他的工作室，他的卧室成了女仆的卧室。婚礼的晚餐老处女已为他们准备了，在客厅靠窗处放了一张桌子，上面放了两副餐具，蜡烛点燃在两只盘子的中间。老处女对他们道了晚安走出房间，面对假装的夫妻关系，相对无言。桌上放着一瓶陈年葡萄酒。他们无声地举杯，不敢正视对方的目光。花园内响起吱吱的蝉鸣声。在微风的吹拂下，茂密的森林里响起呜呜的声音（以往他们从来也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声音），蜡烛发出奇异的光——这奇异的光是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越来越奇异，周围的一切越来越模糊，她如此难看的脸，他如此畸形的脸。不知从何处传来十分甜蜜的音乐。她的脸，包括她的整个身影都笼罩在浓雾和白光中，只有她的眼睛闪闪发亮。浓雾渐渐散去，露出了一张讨人喜欢的女人的脸，正是女仆的那张脸，却变得俊俏了。变成了弯弯细柳的那粗密的眉毛，下面是一双明亮的眼睛，弓形的睫毛变长了，洁白如玉的皮肤，张嘴微笑时，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呈波浪形细丝般的头发。她仍然穿着那套粗布衣衫？她已穿着华贵的镶花边的晚礼服。那他呢？一时难以看清他的模样，视线被烛台挡住了，也或许因为眼眶内充满着泪水的缘故。她擦干了泪水，他的脸已看得一清二楚，那是一张愉快的漂亮的小伙子的脸，俊极了，只是他的两只手有点儿发抖，不是她的两只手。他的一只手向她的一只手伸过去。是茂密的森林里响起的是风声还是提琴声和竖琴声？他们互相对视了一下，确信他俩都听到了提琴声和竖琴声，是微风

从杉林那边吹过来的。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他们的嘴唇紧紧地贴在一起，这是第一次甜蜜的吻，……节律一致地跳动着，心剧烈地跳动着。夜空繁星点点，他们已不在桌边……饭店里的桌子都已空了，侍者们坐着等待着顾客的光临。时间显得极其慢长，黎明时分外安宁。含在他嘴边（在左边也或许在右边）的那支卷烟已快熄灭。他的唾液里满是烟味，是黑色烟草的气味。他的目光悲凉的茫然地注视着远处。窗外，一辆接一辆地驶过被雨水淋湿了的汽车。他还记得我么？为什么从不来看我？与同事换一天班不行吗？他大概去找医生看过了耳朵痛吧？他总是一天天地往后推。夜间，耳朵痛得十分厉害，他便发誓要在次日去看医生。翌日，耳痛消失，他又忘了去看医生。我知道，在他值夜班时，在饭店内等待黎明时的顾客的时候，他一定会在回忆着，思考着，心里在说明天来看我，并注视着驶过的汽车透过窗玻璃。最令人伤心的是饭店对面的窗玻璃被雨水淋湿了，仿佛整个饭店都在流泪。他可不是孬种，从不流泪，因为他是个男子汉。每当我极度地思念着什么人，从我的记忆中浮现出他的脸面，会反映在透明的被雨水淋湿了的窗玻璃上。他模糊的脸庞出现在我的记忆中，他的脸还有我妈妈的脸。我可以肯定，他是记得我的。但愿他能来，但愿他能这样做。先在一个星期天来，尔后一辈子都来，这只是个习惯问题。他先是每天都来看我。等我被赦免出狱时，他就等候在监狱外。我们一起坐一辆出租车，手拉着手。第一次接吻有点儿羞羞答答的，干巴巴的。所谓干巴巴的也就是说是闭着嘴的，如果半开半闭着嘴就不那么干巴巴的了。他的唾液会有烟味吗？在出狱前我若是一命呜呼，我就闻不到他的口水的气味了。发生了什么事在那天晚上呢？他俩醒来时，生怕这一切都

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已，他们都在阳光下战战兢兢你看着我，我瞧着你。在那座房子里，住着一个美丽的少女和十分俊俏的小伙子。他俩都躲着老处女，永远也不想见她，因为他们害怕她会对他们说些什么，这么一来，会无功而返。他们大清早便来到森林里，那儿寂静无人，他们在那儿看日出，旭日照亮了他们漂亮的脸蛋儿，他们总是紧贴着身子待在一起，想接吻便可以接吻，但他们不希望有人看见，因为这样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但要清晨在森林中走动，隐蔽起来却很难，因为枝叶并没有那么茂密。一个男人脚踩草地上的露水，慢悠悠地走过来，后面跟着一只狗……原来就是那位盲人，他们松了一口气，因为他是看不见他们的，但是他仍然与他们打了招呼，因为他听到了他们的喘气声。他的问候是真诚的，盲人直觉地意识到情况发生了变化。三人一起回到了着了魔的家里时，都已饥肠辘辘，吃了美式早餐。女孩子去干家务了，留下盲人和小伙子俩单独在一起。盲人问他们发生了什么情况，小伙子把事情的经过讲给了他听。盲人高兴了。但一听到下面一句话，盲人那白色的眼眶内顿时出现了一丝恐惧的乌云：‘您知道吗？我准备将我的父母叫来，让他们来看看我和我可爱的妻子。’盲人竭力掩饰内心的惊恐。小伙子的父母应邀而来了。小伙子和女孩子都不敢走下楼来，在楼上呆着。老处女等候在楼下。汽车来了。父母在跟老处女说话，他们感到十分高兴，因为他在信中告诉他们，他的伤疤已治好了。小伙子和女孩子在楼梯的顶端出现。父母立即大失所望。一道可怕的伤疤仍然穿过了他的脸部，他的妻子则是一个举止粗俗、面目奇丑的女佣。他们难以掩饰内心的不悦，而小伙子也很快地发现了这一点：难道这一切都是假的？难道并没有任何变化发生在我们身上？老

处女以为能见到像以前那么漂亮的小伙子，朝他看了一眼，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惊讶。女孩子跑到镜子边，见到了残酷无情的现实：在镜中出现的那个站立在她身边的小伙子，脸上仍然有那道伤疤。他们在暗处躲了起来，害怕见到彼此。外面传来了父母的汽车的发动机声，它朝着城市的方向驶去，渐去渐远。女孩子躲在她当女仆时住的那间房子里。他感到绝望了，撕裂了他拥抱着她的自画像。他神经失常般地撕着自画像，一直撕成了碎片。老处女去叫盲人。在秋天的一个傍晚，盲人来了，与病倒了的小伙子和丑姑娘进行了交谈。房内没有燃灯，免得他们见到对方的脸。在一天最悲戚的时刻内，三个‘瞎子’聚集在一起。老处女躲在门后听他们的谈话。‘发生了什么事你们不明白吗？等我讲完话后，请你们再次互相看一看对方的脸。我知道，这几天你们都没有这样做，都在互相躲避着对方。其实，跟你们解释一下在这美丽的夏日给你们施魔法也不难。几天前，日子是幸福的，对你们而言，其原因只是因为……在对方的眼中你们俩是美的，因为你们互相爱慕着，你们见到的只是对方的心灵。理解这一点不困难吧？我请你们注视着对方，但要在我的走之后……对，不用害怕，因为在这房子的石墙中跳动着的爱情创造了一个奇迹：它使你们象盲人一样，看不到身躯，却只能见到对方的心灵。’盲人走了在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之前。小伙子上楼去吃女孩子为他准备的晚餐。她害怕对着镜子进行梳妆打扮。老处女迈着坚实的步伐来到女仆的房间内，眼睛看着远方。她对女仆说了些鼓励的话，女仆的手抖得十分厉害，连头也不能梳。老处女一边帮她梳头，一边对她说：‘盲人对你们说的话我已经听到了。我认为他说得非常的对。这个家自从我的未婚夫未能从法国的残酷的战壕中活

着回来，便希望能有一对有情人住在这里。你俩已经被选中了。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假如我的未婚夫今天能从阴曹地府中回来，我可以肯定，他会认为我依然象当年那样年轻美貌。是的，这点我确信不疑，因为他死的时候仍然爱着我。”

桌子放在窗口，女孩子站在窗前朝外看，注视着夜幕笼罩下的森林。听到他的脚步声，她害怕回过头去瞧他一眼。他的手握住了她的手，摘下她手指上的戒指，把他俩的名字刻在了窗玻璃上。他抚摸着她细丝般的头发，白玉似的皮肤。他的微笑——这是世上最美的小伙子的微笑。她也笑着，露出一付整齐洁白的牙齿。俩人幸福地热烈地吻着。这个故事盲人终于讲完了。奏起了音乐会的第一个悦耳的乐章。这时，两个客人进来了，踮着脚尖走路。他们就是那个小伙子和那个女孩子，人们只看到他们的背面，打扮得相当典雅，但看不清他们的脸庞长相如何。谁也没有发现刚才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他俩便是。这个故事妈妈喜欢得不得了，我也很喜欢。我幸好没有跟这个婊子养的讲，我喜欢的事我一句话也不跟他说。随他去怎么讥笑吧，我倒要看看他有一天也心软。我喜欢的电影一部也不讲给他听了，这些电影只留给我自己，只留给我自己用来回忆的。可不能让这婊子养的和狗娘养的什么革命来玷污我的电影。”

“快开饭了吧，莫利纳。”

“啊，原来你还有舌头……？”

“我当然有舌头。”

“我以为你的舌头已给老鼠吃了呢。”

“没有，没有让老鼠给吃掉。”

“那好，你给我弯下腰去，看你能不能用你的舌头去舔你

的屁股。”

“ 请 原 谅 ， 我 可 不 喜 欢 你 这 么 随 便 说 话 。 ”

“ 好 极 了 。 我 们 从 此 以 后 一 句 话 也 别 说 ， 明 白 了 吗 ？ 别 说 一 句 话 。 ”

“ ”

“ 不 用 ， 谢 谢 。 ”

“ 你 拿 大 盘 的 吃 吧 。 ”

“ 不 ， 我 拿 小 盘 的 。 ”

“ 谢 谢 。 ”

“ 这 算 不 了 什 么 。 ”

第 六 章

“我曾发过誓，再也不给你讲电影了。现在我得进地狱了，因为我违背了自己的誓言。”

“你不知道我现在肚子有多痛，像刀绞一样。”

“我前天也是这么痛的。”

“我感觉越来越痛了，莫利纳。”

“那你得上诊所去看看大夫。”

“你总是这一句，我已对你说过，我不想去！”

“你是怕他们给你吃‘塞科纳尔’吧，不过，对你来说也不见得有害。”

“有害处，会上瘾的，你对情况不了解，才这么说。”

“那好吧，我来给你讲电影吧……可这‘塞科纳尔’到底是什么玩意外，我还不知道呢。”

“没有什么……”

“说吧，别这样吞吞吐吐的，快告诉我吧。再说，我也不会跟别人去乱说的。”

“这是我不能跟别人说的那些事情中的一件，因为我已跟我们活动的人保证过的。”

“可只给我谈谈‘塞科纳尔’。这样，我也可以防备他们拿这玩意儿来麻痹我的意志。”

“但你得保证对外跟谁也不讲。”

“ 我保证。 ”

“ 有一次，他们让我的一个伙伴拿‘塞科纳尔’上了瘾，变得软绵绵的，丧失了意志。因此，任何一个政治犯决不能去诊所看病，永远也不可以去，你懂吗？他们拿这玩意儿从你身上得不到什么，可情况从我们身上就不一样了。吃了这玩意儿后再审问我们，我们的自制力就会丧失，会跟他们说他们要我们说的事……啊唷……啊唷……肚子像刀绞一样……也像是在肚子里插了一把匕首……像是给扎了一个洞。 ”

“ 那我就给你讲电影吧，好把你的注意力分散一下，免得老是想肚子痛。 ”

“ 你打算讲个什么电影？ ”

“ 讲一个保证会使你喜欢的。 ”

“ 啊唷……真倒霉！…… ”

“ …… ”

“ 快跟我讲吧。不要管我，你讲你的。 ”

“ 那么，我就讲，电影是这样开头的……它发生在什么地方，我记不清了……可首先一点我想跟你讲明：我可并不喜欢这个电影。 ”

“ 那你为什么要讲呢？ ”

“ 这是男人喜欢的电影中的一部，因此我讲给你听，主要是考虑到你有病。 ”

“ 谢谢你了。 ”

“ 它是怎么开的头呢？请等一下，对，是在一个环行赛车场上，它的名称我记不起了，是在法国南部。 ”

“ 叫莱芒。 ”

“ 为什么对赛车你们男人总很熟悉呢？好吧，不谈这些了。 ”

一名南美青年奔驰在那个赛车场上，家庭豪富，是个花花公子。还有好几个伙伴与他一起，他们都是拥有大片香蕉种植园庄园主的儿子。有一次他和另一个参加赛车的人说，他不想驾驶任何一种牌子的赛车参加比赛，因为这些车辆的生产者都是人民的剥削者，他要驾着自己制造的汽车参赛。因为此人的性格就是这样，不肯依附于他人。比赛就要开始。在轮到他比赛前，他去喝了一点清凉饮料。他的心情在此时好极了，因为根据各方面的估计和所有目睹他驾车在赛车场上奔驰情景的人预测，他一定会取得一个好名次。自然，他要是以自制汽车取胜的话，对那些生产名牌车的厂家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就在他与别的运动员在一起喝饮料的时候，有人走到了他汽车边上。其中一个负责保养赛车的人看到了他的举动，却装作什么也没看见样子，因为他们都已勾结在一起了。这个走到赛车边上的人长着一张狗娘养的脸孔。他在汽车发动机上摸索了一阵，松了松螺丝，就走开了。小伙子走到他的赛车边，带上头盔，发动汽车，开始比赛。出发时速度很快，但到了第三圈汽车发动机起火了，他差一点保不住性命。他自己总算得救了，但是……”

“啊唷……妈的，好疼啊。”

“……但是汽车却烧毁了。他与跟他一起参赛的伙伴们说，一切都完蛋了，他已没有再造一辆赛车的金钱了。他来到蒙得卡洛，因为他父亲正在附近那儿，此时正与一名非常年轻的小姐儿待在一艘游艇上。说得确切一点是，父亲在游艇上接到了儿子打来的电话，相约在父亲下榻的那家旅馆的露天阳台上会面。会面时，那小姐们不在场，因为儿子此行的目的父亲不了解。但明显他十分爱他的儿子，因为接到电话时他神情十分愉

快。儿子是想跟父亲多要点钱，却又下不了决心，因为他对自己无所事事感到有点儿害臊。但当他与父亲相见时，事情有点意外。老人与他亲热的拥抱，对他说不必为汽车烧毁之事耿耿于怀，他准备设法给儿子再造一辆，虽说在心里他有点儿担心，生怕他儿子会出危险。于是，儿子对他说，他们父子俩早已讨论过了这个问题，父亲是刻意让儿子参赛的，一方面他知道儿子对此很感兴趣，另一方面他是想让儿子避开左派学生的政治中心，因为小伙子在巴黎学政治哲学。”

“属政治学范畴？”

“是这样。这时，父亲问他，为什么参赛不驾一辆名牌车呢，他的目的是试图再次让儿子干点比较保险的事。儿子一听，感到心里不高兴了。他对父亲说，他使他脱离巴黎的学生运动，这已该满足了，因为当初他埋头造汽车时，这一切早已被弃诸于脑后。但这会儿又要他去为国际工业界的那些大章鱼效劳，他坚决不干！于是，父亲对他说，同自己说话他不应该用这样的腔调。说着说着，便气哼哼地跟儿子提起他的前妻，也就是这小伙子的母亲。在他眼里，她是个喜欢幻想易动感情的女人。这么一来，反而让儿子感到反感，他一回头就走。父亲后悔了，对他说别走，他准备给他一笔款项用来建造一辆新车，以及别的什么。但儿子（显然，在他面前不能提他母亲）呼的一声关上门走了。父亲陷入了沉思，忧心忡忡地在露天阳台上注视着蒙得卡洛港上艘艘灯火通明的游艇，游艇的船帆上和桅杆四周都镶满了彩灯。这时，电话铃响了，是那年轻女人打来的。老头儿向她表示了歉意，说今天晚上不能去游乐场了，因为他需处理一些事。那小伙子出门后，情绪也十分低落。在节日期间无所事事，只好买了一瓶白兰地，回到房间里

喝。我刚才没有跟你说，这个场面是在蒙得卡洛郊区的一个度假村内摄制的，是拉里维拉区的房子，极其豪华。楼梯和栏杆都是精雕细刻的。房子里都有美丽的花园，里面长满了奇花异草，仙人掌硕大无比，还有龙舌兰，你见过吗？”

“见过。”

“那好，这种花草就是。小伙子待在一间房间里，这间房间离书房比较远，自斟自饮，已喝得酩酊大醉。这时，他见到有人朝那间房间走来。那是一个成年的妇女，风度相当典雅，端庄。她手里也拿着一瓶酒，由于他在暗处（因为房子里只有从开着的一个窗口射进来的一缕灯光）。她没有看见他，便坐在他的一边，倒了一杯酒给自己。这时，在蒙得卡洛的海湾上空燃起了烟火，这一天是国庆节。他便利用这个机会冲她发出吱吱的声音。她吃了一惊。他打了个手势给他，意思是说他俩是同病相怜，这会儿都是在借酒浇愁，一醉万事休。她无可奈何地对他笑了笑，说，如果他不对她这样说的话，她也会这样对他说的。”

“我又想上厕所了。”

“我叫他们来开牢门？”

“不啦，我可以忍着……”

“这样会熬坏的。”

“否则，他们就会知道我生病了。”

“不要紧的，光拉肚子他们不会让你住院的。”

“不行，这已经是第四次了，等一下，看我能不能熬住。”

“你脸色苍白，恐怕这不光是肚子的问题了。我要是你的话，就上诊所去啦。”

“你不用再说了。”

“ 我继续讲电影。不过，你听我说……肚子上的病总不会传染吧，我那天和你今天的症状一样……你总不会说是我传染给你的吧。 ”

“ 一定是食物中毒了……那阵子你脸色也是这么苍白，不过会好的。继续讲吧。 ”

“ 我上次痛了多久？……有两天吧。 ”

“ 没有，第二天早上就好了，只有一个夜晚。 ”

“ 那就叫看守开门吧，反正你熬一个晚上就会好的。 ”

“ 讲下去吧。 ”

“ 好。我们已经讲到那典雅的女人与小伙子在一起。我要对你讲，她是个中年妇女，是个见过世面的女人。 ”

“ 讲讲她的模样。 ”

“ 她像个法国女演员。身材不太高，胸脯高耸，但却十分苗条，腰肢纤细，身穿十分合体的夜礼服，领口很大，袒露着胸口。不知你有没有见过那种硬领口。 ”

“ 没有。 ”

“ 伙计，见过的。穿着这种衣服的女人的两只乳房像是放在托盘里给你送来一样。 ”

“ 不要再开这种玩笑了。 ”

“ 这种硬领口是插上细细的金属丝在布料内做成的。穿着这种硬领口衣衫的妇女平静地对你说，先生，请吸我的乳汁。 ”

“ 别开玩笑啦，我求求你啦。 ”

“ 可这样一来，你便可以忘却肚子痛了，你真是个呆子。 ”

“ 我是怕我会扑到你的身上来的。 ”

“ 请别这样，这样我俩都会死在牢房里的。好吧，我继续

讲给你听吧。他先开口说话，说自己为什么借酒浇愁，通过饮酒，忘却一切，彻底地把一切忘记。她问他，是不是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他回忆。他说，他希望他的生活从此时开始，也就是说从她走进那书房边的这间房子时开始。下面就由她说话了。我想象她一定也会说同样的话，说她也想忘掉一切。实际上她不是这样说。她说她一生中干过不少事，但她是满意生活的了，因为她是一家很有声望的时装杂志社的社长，对自己的工作十分满意。她有几个讨人喜爱的孩子，还可以继承遗产，因为她是一栋十分漂亮的别墅的女主人，那简直是一座宫殿。当然，她也有一桩不顺心的事，就是与男人关系不好。小伙子对她说，她拥有一切，深感羡慕，而他自己却一无所有。当然，他不想谈他与他母亲的问题。因为他父母离婚的事总使他不安心，心里总觉得父亲抛弃了母亲，这是他的错，尽管她现在生活十分富裕，住在一处绝妙的种咖啡的庄园里。因为她与父亲离婚后，她便与另一个男人结了婚（也可能是即将结婚了）。小伙子以为，她这样做只是为了避免孤单单地过日子。噢，我记起来了，是他母亲常常给他去信，告诉他，她即将与一个男人结婚，尽管自己并不爱那男人，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不愿过那种孤寂的生活。同时，小伙子还为自己离开了劳动者正在受苦受难的祖国而感到内疚，因为他有革命思想，但父亲却是个亿万富翁，老百姓谁也不喜欢他。同时，他也为离开了母亲而感到负疚万分。他把这些事情都跟那女人和盘托出。还有一件事情……你可从来也没有跟我谈起过你的妈妈。”

“谈起过的，怎么会没有呢。”

“我向你起誓，以上帝的名义，你从来没有谈起过，从来没有。”

“ 那是因为跟你没有什么可以讲的。 ”

“ 谢谢，感谢你对我的信任。 ”

“ 为什么跟我说话要用这样的腔调呢？ ”

“ 不为什么。等你病好后，我们再谈吧。 ”

“ 啊唷……啊唷……请原谅……阿唷，我怎么啦…… ”

“ 不行，你怎么拿床单擦屁股啊，等一等…… ”

“ 不行，别这样，用衬衣可不行…… ”

“ 行，拿着吧，将身体擦干净。你需要床单，免得受凉。 ”

“ 可这是你替换的衣服。这样一来，你就没有衬衣可换了。 ”

“ 拿着吧。等一下，快站起来。就这样，慢一点，当心，别把床单给弄脏了。 ”

“ 床单没有被弄脏吧？ ”

“ 没有。都在裤衩里。快，快脱下裤衩吧。 ”

“ 真难为情…… ”

“ 对，慢一点儿，就这样，当心……这样很好，现在就请你用衬衣把身子擦干净。 ”

“ 真麻烦你了…… ”

“ 你不是说要做个男子汉么……羞羞答答的像个什么男子汉？ ”

“ 你把裤衩……包好。免得臭味四溢。 ”

“ 不用操心，我会办好这些事情的。你瞧，就这样，全都包在衬衫里了。这样比床单好洗。给你卫生纸。 ”

“ 不，你的卫生纸我不要。你的卫生纸也快用完了。 ”

“ 你的早已用完了。拿着吧，别这么忸忸捏捏了…… ”

“ 谢谢…… ”

“不用谢。快擦干净身子吧，别那么紧张，你的身子在发抖呢。”

“是我在进行自我责备，我真想哭一场，我恨我自己。”

“别这样了，冷静点儿，有什么会让你自责的呢，难道你疯了……”

“有，我在骂自己为什么让他们给逮住了。”

“别这么紧张，尽量放松……”

“对……衬衣外面再包一张报纸就不会有气味了。”

“不错的一个主意吧？”

“不错。”

“你要尽量放松你自己，把身子盖好。”

“行。再给我讲点电影吧。”

“刚才说到哪儿了。”

“你问起我母亲的情况。”

“对。但我已记不清电影讲到哪儿了。”

“连我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从来不跟你讲起我母亲。她的情况我也不太了解，有些事情也只是我的想象。”

“对你的母亲我可什么也想象不起来。”

“我母亲是个非常……难对付的女人，因此，我没有对你谈起她的事儿。我的革命思想她从来都不喜欢。她认为，她所拥有的一切是天经地义的。她娘家很有钱，也有相当的社会地位。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是小有名气？”

“对，名气是不大，但有一点儿。她早与我父亲分居了，父亲在两年前去世。”

“这有点儿象我跟你讲的这部电影。”

“不……你不要乱讲。”

“大体上有点儿相象。”

“不可能象。啊唷……真痛……”

“你喜欢这部电影吗？”

“我没有注意听。不过，你往下讲吧，快点讲完。”

“这么说来，你不喜欢它了。”

“接下去是怎么回事？你跟我三言两语说说，结局是怎样的？”

“可以，这女人便和这小伙子勾搭上了，她比他年龄大一点儿。她以为他爱她，为的是钱，目的是想给自己造一辆新的赛车。这当儿，他急需回国，因为已先于他回国的他的父亲被几名游击队员给绑架了。小伙子与他们进行了联系，并让他们相信，他和他们是一边的。当那女人（这是一名欧洲妇女）获悉他已处于危险的境地，便去那儿寻找他。他们花了不少钱，父亲终于获救了。父亲获释了，在儿子即将获释之时（原来他趁游击队员没有发现之机，与父亲换了个位置），他的花招被游击队员们发现了，他们准备开枪打死他。他父亲挡住了枪弹，饮弹而死。于是，小伙子决定留下来与游击队员们待在一起，于是那女人独自一人回巴黎去了。分手时，相当悲戚，两情依依，因为他们俩真的产生了感情。但他们各自属于不同的世界。完了。”

“那相似在哪一方面呢？”

“与什么相似？”

“与我的情况，你不是刚才说与我母亲的情况相似么？”

“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当小伙子回国时，他母亲衣着入时地从咖啡庄园里出来，请求小伙子和她一同回欧洲去。噢，

我忘了对你说了，他们释放父亲时，与警方发生了一场枪击，将父亲击毙。母亲又出现，他俩在一起了，我是说他们母子俩，因为那个爱他的女人已经回巴黎去。”

“你明白吗，我困了。”

“那你就睡吧。”

“好，但是不一定睡得着。”

“要是你感到不舒服，随时都可以叫醒我。”

“谢谢，你对我真够耐心的了。”

“没关系的，睡吧，别胡思乱想了。”

“我整夜都在做恶梦。”

“梦见了什么？”

“我什么都记不得了，有点儿头昏脑胀的。不过，一会儿会过去的。”

“嘿，你吃得那么快干嘛！你不是不舒服？”

“刚才我实在太饿了，这也是神经质的。”

“是这样，瓦伦第。其实你应该不吃。至少今天你得少吃点儿了。”

“可我的胃空得太厉害了。”

“至少在眼下吃完这顿玉米粥后，你该起来活动活动，不要马上就看书。”

“可我已浪费了整整一个上午，都是睡觉睡了。”

“那就随你的便吧，我可是为你好……你要是愿意，我再给你讲点儿什么，使你开心点。”

“不用啦，谢谢。我想看看自己能不能看点儿书。”

“跟你说件事。你没有跟你妈妈说，让她给你送来一周的食物么……这样下去不行。”

“我可不想强迫她这样做，我待在这儿是我自己找的，与她无关。”

“我妈妈没有来，是因为她身体不好，你知道吗？”

“不知道，我没有听你说起过。”

“医生禁止她在一段时间内起床，因为心脏不好。”

“啊，我一点儿也不知道，真遗憾。”

“正因为如此，我都快没有吃的了。再说，她又不让别人给我带东西来，因为她相信她会很快被医生允许起来的。可这期间我可得受罪了，因为除了她自己外，不让任何人给我送吃的来。”

“你以为她好不了啦？”

“会好的，我有信心，可得好几个月的时间。”

“倘若你能从这儿出去，她就会好起来的，是么？”

“我在想什么你真知道，瓦伦第。”

“这只是一种推理而已。”

“瞧你是怎么吃玉米粥的，你是吞下去的，你像个疯子。”

“你说得对，我的肚子现在都快被胀得爆炸了。”

“稍微活动活动。”

“现在我不想睡了，昨晚做了一夜恶梦，今天早上又做了一早上。”

“我把这部电影的结尾告诉你了，再讲，你也不会感兴趣了。”

“真够糟的，又疼起来了。”

“痛在哪儿？”

“就在胃部，肠子也痛。啊...真痛。”

“听我的话，放松，可能是神经太紧张了。”

“ 阿唷，好家伙，我以为五脏六腑都给撕裂了。 ”

“ 我叫他们来开门，你去上厕所，好吗？ ”

“ 不，我不想上厕所，是上面痛。胃像火烧一样难受。 ”

“ 你干嘛不想办法让自己呕吐？ ”

“ 不啦。我要是请他们来开门，我一定会被他们叫去上诊所的。 ”

“ 那就吐在我的床单上吧。等一下，让我将床单折叠一下，你吐在床单内，然后将它包起来，便不会有气味了。 ”

“ 谢谢。 ”

“ 这有什么好谢的。喂，你将手指头放在喉咙口。 ”

“ 可没有床单，你会感到冷的。 ”

“ 不会的，有毛毯就够了，快吐吧。 ”

“ 不，请等一下，这会儿轻松一点儿，好一点儿了……和你说的样子一样，也许痛一阵就会过去的。 ”

“ 一个欧洲女人，一个聪明貌美的女人，一个受过教育的女人，一个具有国际政治常识的女人，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知识的女人，一个无须从头到尾进行解释的女人，一个善用闪烁着智慧的问题鼓励男人思想的女人，一个具有不可腐蚀道德的女人，一个爱好高尚的女人，一个服饰温文尔雅的女人，一个年轻同时又已成熟的女人，一个谙熟各种饮料的女人，一个选择菜单能恰到好处的女人，一个能合理地配制葡萄酒的女人，一个能在她家接客的女人，一个善于指挥佣人的女人，一个能组织有100人参加的欢迎活动的女人，一个沉着而富有同情心的女人，一个理想的女人，一个了解拉丁美洲人的问题的欧洲女人，一个不仅关心巴黎的城市交通问题而且也关心拉丁美洲

某一殖民地国家问题的女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女人，一个听到有人死亡一脸冷漠的女人，一个将载有她情人父亲死讯的电报隐藏了几个小时的女人，一个不愿放弃她在巴黎的工作的女人，一个不愿与她年轻的情夫回咖啡园的女人，一个重新担任巴黎执行委员会工作的女人，一个对真爱始终无法忘怀的女人，一个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的女人，一个对她的决定不后悔的女人，一个危险的女人，一个健忘的女人，一个有办法忘却已成为负担的事物的女人，一个甚至能忘记已回到他祖国的小伙子之死的女人。一个小伙子正回到他的祖国，一个小伙子从空中观察着蓝色的山脉，一个小伙子激动得泪水盈眶，一个小伙子知道自己喜欢些什么，一个小伙子仇恨奴役他祖国的殖民主义分子，一个小伙子准备以自己的生命来捍卫他的原则，一个小伙子不理解那些对劳动者的剥夺，一个小伙子看到由于无用而被赶到街头的短工，一个小伙子回想起了一个由于买不起而偷了一块面包锒铛入狱的短工，还回忆起为了忘记自己的屈辱而酗酒的短工，一个小伙子毫不犹豫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一个小伙子坚决要求与游击队组织进行联系，一个小伙子在空中看着山岭，心里想着很快就能见到本国解放者，一个小伙子害怕自己也被看成是政治寡头，一个小伙子很可能被游击队绑架，换取赎金，一个小伙子下了飞机，跟服装鲜艳的孀居母亲拥抱，一个眼泪已哭干了的母亲，一个受到举国尊敬的母亲，一个兴趣高尚的母亲，一个服饰温文尔雅、那色彩鲜艳的服装在热带地区显得很美的母亲，一个善于对佣人发号令的母亲，一个难以面对面地看她儿子的母亲，一个感到内心愁苦的母亲，一个昂首走路的母亲，一个挺得笔直的腰背从不碰到椅背的母亲，一个离婚后住在城里的母亲，一个在儿子的请求下陪

伴他到咖啡园的母亲，一个跟儿子讲述着他儿时轶事的母亲，一个重新微笑的母亲，一个伸直了抽搐着手抚摸着她儿子头部的母亲，一个请她的儿子陪伴她在她自己设计的热带花园里散步的母亲，一个情趣高雅的母亲，一个在棕榈树下叙述着她的前夫如何被游击队员杀害的母亲，一个站在盛开鲜花的灌木丛旁，叙述着她的前夫如何一枪打死了那个寡廉鲜耻的佣人后又遭到了游击队员的枪击的情景的母亲，一个纤细身影面对着咖啡种植园那一边的蓝色远山的母亲，一个求她的儿子不要为他父亲之死报仇的母亲，一个请她的儿子回到欧洲，虽然这样会远离她自己的母亲，一个害怕她儿子生命安全的母亲，一个不合时宜地回到首都参加慈善活动的母亲，一个已经端坐在她的“罗尔”牌小轿车内却又一次次地请求她儿子离国的母亲，一个不能掩盖她内心紧张的母亲，一个会平白无故紧张的母亲，一个对儿子隐瞒着什么的母亲，一个对他的佣人十分宽容慈祥的父亲，一个想通过慈善机构的事业来帮助佣人们改变生活条件的父亲，一个为当地的劳动者建立了一座医院的父亲，一个为劳动者建造了住宅的父亲，一个与妻子进行着痛苦的争吵的父亲，一个与其儿子言谈甚少的父亲，一个不下来与其家人吃饭的父亲，一个从不原谅其佣人们罢工的父亲，一个对一群持有不同政见的劳动者焚烧了医院和住宅永不原谅的父亲，一个同意与妻子离婚，但要她离开城市的父亲，一个拒绝与游击队员谈判，因为他不能原谅他们纵火的父亲，一个将田产租给外国公司自己躲在拉里维拉的父亲，一个由于未为人们所知的原因重又回到了他的庄园的父亲，一个用滚热的火漆将自己的生命封闭起来的父亲，一个被作为罪犯而正法的父亲，一个也许可能犯过罪的父亲，一个可以肯定当过罪犯的父亲，一个

给儿子玷污了名声的父亲，一个犯罪分子的鲜血在儿子的血管内流动的父亲，一个农村姑娘，一个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姑娘，一个豆蔻年华的姑娘，一个由于缺乏营养而影响了牙齿生长的姑娘，一个举止腼腆的姑娘，一个瞧着主角入迷的姑娘，一个交给他一份秘密情报，姑娘一个见到他对自己有利反应，姑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一个姑娘今晚带一位老朋友与他重见，一个马骑得相当出色的姑娘，一个对山路了若指掌的姑娘，一个几乎从不讲话的姑娘，一个他几乎不知如何与她说话的姑娘，不到两个小时内便将他带到了游击队宿营地的姑娘，一个吹了一声口哨，叫来了游击队长，索尔瓦纳的一个伙伴的姑娘，学生政治组织中的一个同伴，一个打从那时起再也没有见到过的同伴，一个对主人公的诚实确信无疑的同伴，一个回到祖国组织农民起义的同伴，一个在几年之内建立了游击阵线的同伴，一个相信主人公的诚实的同伴，一个准备把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透露给他的同伴，一个相信凭直觉通过引起父亲和监工之死的这个事件，发现了政府的阴谋的同伴，一个请求他回到庄园的同伴，揭露肇事者，一个或许搞错了的同伴，一个兴许正在准备一次埋伏的同伴，一个为了继续进行解放斗争也许只好牺牲他的一个朋友的同伴，一个在他回来时带他去自己家的姑娘，一个不讲话的姑娘，一个沉默寡言的姑娘，一个在工作了一天又骑了长时间的马后也许已完全疲劳了的姑娘，一个时常回头，用不信任的目光瞧着他的姑娘，一个很有可能仇恨他的姑娘，一个命令他停止脚步的姑娘，一个请他不要讲话的姑娘，一个听到远处巡逻队声音的姑娘，一个请他下马，在灌木丛后躲几分钟的姑娘，一个姑娘请他默默地等一会儿，拉住两匹马的缰绳，而她自己则爬到一块岩石上看看情

况，一个姑娘走了回来，命令他一直退到一个山弯，不久后一个姑娘给他指了指一个可以过夜的天然岩洞，因为要到天亮士兵们才拔营起寨，一个姑娘在潮湿的山洞内冷得颤抖不止，一个高深莫测的姑娘，一个在梦中可能会用匕首刺死他的姑娘，一个姑娘没有对着他的眼睛看一看使用低沉的声音对他说，让他睡在她身边，好暖和一点儿，一个从不正面看他和他讲话的姑娘，一个胆怯但也许很精明的姑娘，一个水灵灵的姑娘，一个躺在他身边的姑娘，一个沉重地呼吸着的姑娘，一个让对方默默地占有的姑娘，一个被人不当人看待的姑娘，一个从没有对她说过一句亲热话的人的姑娘，一个嘴里有辛辣味的姑娘，一个汗味浓烈的姑娘，一个先遭人戏弄后又被抛弃的姑娘，一个被精液泄在身上的姑娘，一个不知避孕药为何物的姑娘，一个被她主人剥削的姑娘，一个难以使那个矫揉造作的巴黎女人忘怀的姑娘，一个人们不愿在发生性行为后再去抚摸她的姑娘，一个讲了一个无耻之徒的故事的姑娘，一个姑娘讲她在年幼时如何遭庄园前总管糟蹋的，一个姑娘叙述着那个庄园前总管现在已身居高位在政府中，一个姑娘肯定此人和小伙子父亲之死有关，一个姑娘胆敢说，兴许了解整个情况的就是小伙子的母亲，一个姑娘向他透露了最残酷的事实真相，一个姑娘见到小伙子的母亲倒在前总管的怀里，一个姑娘在发生性行为后不愿再去抚摸她，一个姑娘被人打了一记耳光，还遭到了侮辱，因为她说出了可怕的事情，一个姑娘先被人玩弄了，后又遭到了抛弃，一个被血管内流着杀人犯的鲜血的主人残忍地剥削的姑娘。”

“你在梦中大叫大嚷。”

“是吗？……”

“ 是的，我都被吵醒了。 ”

“ 对不起。 ”

“ 你感觉怎么样了？ ”

“ 我全身都在出汗，你能不能递给我毛巾，别点蜡烛。 ”

“ 等一等，我来找一找…… ”

“ 我不记得丢在哪儿了。 ” 找不到也不要紧，莫利纳。 ”

“ 别这么说，找到了，你以为我会这么笨？ ”

“ 我被冻僵了。 ”

“ 我马上给你煮茶喝，别的什么也没有了，我只有茶叶。 ”

“ 不啦。这是你的茶，别煮了，一会儿会过去的。 ”

“ 你疯了？ ”

“ 可你也快没有东西了，是你发疯了。 ”

“ 不会的，很快他们会给我送来的。 ”

“ 但是，你妈妈有病，不能来。 ”

“ 我记得，这无关紧要。 ”

“ 谢谢，真的谢谢你啦。 ”

“ 请别这样。 ”

“ 我真的感谢你，你不知道我多么感谢你。我十分抱歉，因为有时我这个人非常粗暴，会无缘无故地伤害他人。 ”

“ 别这样说了。 ”

“ 你在这几天是病得很重，我却没有照料你，一点儿也没有。 ”

“ 请不要往下说了。 ”

“ 我说的是正经话。不光是你，还有别人被我伤害了。这些事我没有对你讲起过。我不想跟你讲电影，我想对你讲一件真实的事情。我跟你说的关于我女朋友的情况是我胡编的。我

跟你说的这个女朋友是另一个，过去我非常爱她。但对现在这个女朋友我没把实情告诉你。你会喜欢她的，因为这个姑娘十分平易近人，性格也很好，很有胆识。”

“不，你不要对我讲这些倒霉的事情，我对你的什么政治问题，秘密问题，还有别的什么问题，一概都不想知道。请别说了。”

“你别发傻，关于我的情况，谁会来问你呢？”

“这谁知道呢，我也会遭到他们的审问的。”

“我相信你。你也信任我，是吗？”

“信任？”

“如此说来，我们应该平等相待，你不要在我面前显得低人一等。”

“我不是这个意思……”

“有时我真想解解闷，因为我确实够倒霉的了，一个人感到最难过的事莫过于他做了坏事而感到后悔，这个姑娘被我害了……”

“以后讲吧，现在让你回想起压在心底里的事对你有害。你最好还是喝了我给你煮的茶，听我的话，这对你有好处。”

第 七 章

“亲爱的，我想跟你再谈谈……夜间寂寞万分，这使我产生跟你聊天的想法……我想，你一定也在回想着这奇妙的爱情产生的悲梦……”

“你哼的是什么曲子，莫利纳。”

“是一首‘博莱罗’，题目是‘我的一封信’。”

“这个雅兴只有你才有。”

“为什么？这有什么害处？”

“这是浪漫主义早已过了时的货色，你得了精神病吧。”

“这种小曲我喜欢，而这首写得特别好。我该请你原谅的是这个时候我不该唱。”

“为什么？”

“因为你在收到了这封信后，情绪会十分低落。”

“这有什么相干？”

“而我却在唱这种令人伤感的小调。不过，我并不是借此来侮辱你。”

“我不会这样认为的。”

“那为什么你会有此反应？”

“是一些不好的消息引起的，你没有发现吗？”

“我怎么会知道呢？是的，你的神情在刚才的时候十分严肃。”

“这确实是一些不好的消息。可以看看我的信你要是愿意的话。”

“不啦，最好不要……”

“可不要又来昨天夜里那一套。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不会审问你的。再说，这信反正已经开了封了，他们已经先行看过了，你真是个胆小鬼。”

“这倒是事实。”

“你要是愿意，就拿去看，就在这儿。”

“这字迹实在太潦草了。要是你愿意的话，你给我念念吧。”

“这姑娘书念得不太

“你瞧，我真够傻的，我没有想到这儿的人如果想要这么干的话，会打开你的信，怪不得你看我的信也无关紧要了。”

“‘我亲爱的：许久未给你写信，原因是我缺乏告诉你已发生的这一切的勇气，而你也一定会理解这一点，因为你比我聪明，事实如此。我没有写信告诉你关于可怜的彼德罗大叔的消息，因为他妻子对我说，她已给你写了信。我知道你不愿意人们谈这些事情，要继续进行为生活的斗争，因为生活在继续，这需要有很大的勇气。自从我成了老太婆后，这是生活对我的最大的嘲弄。’这封信字字句句含有深意，你明白了吗？”

“我只觉得信里讲的十分含蓄。”

“信中说‘自从我成了老太婆后’，意思是说自从她参加了运动后。信里说‘为生活的斗争’是指为事业而斗争。彼德罗大叔其实只是一个25岁的小伙子，是我们运动的一个同志。他的死我一无所知，他们根本没有交给我那另一封信。一定是他们打开后，信便被撕碎了。”

“ 哦…… ”

“ 因此，我因这封信而十分难过，因为我在收到信之前，对情况一无所知。 ”

“ 对此我深感遗憾。 ”

“ 这有什么办法？ ”

“ …… ”

“ …… ”

“ 往下继续念吧。 ”

“ 好吧…… ‘ 自从我成了老太婆后——像你这样坚强的人，现在恐怕也只好听其自然了。我特别怀彼德罗大叔，他的家现在由我来照应，这个责任真够大的。你这个小光头，——我听人说，你的头发都被他们剃光了——我不能来看望你，送点吃的给你，实在遗憾。你原来有一绺金色的头发……我永远记得我们讲过的话，特别是关于我们不要让个人的事压垮的话。我接受你的忠告自己的事情一定安排好 ’ 信里说， ‘ 他的家由我来照应了 ’ ，意思是说她现在是我们这个组的领导人。 ”

“ 啊…… ”

“ 我往下继续念吧， ‘ 我越来越想念你，特别是在彼德罗大叔死去后。我已允许侄女玛丽与一个你不认识的，然而我也还不了解小伙子有了关系，让他住到家里。他很好，很能挣钱。不过，我对我侄女说，别为了挣钱才这么做，因为命中注定了这一切，有了他才可以让她在为生活而进行的斗争中拥有力量。 ’ 侄女玛丽其实就是她自己，而那个能挣钱的新来的小伙子是指斗争的一个好的成员。我的意思明白了吗？ ”

“ 明白了。然而这信中说的 ‘ 有了关系 ’ 的意思。 ”

“ 这话的意思是，她十分想念我，而我们原来有约在先，

谁也不能对谁过分的亲热，因为这样会在你需要行动时，丧失斗志。”

“怎么行动？”

“冒着生命危险。”

“啊……”

“我们可不能想着有人在爱着我们。因为一想到有人在爱着我们，总希望自己活下去，这样一来便会怕死——当然，不一定是怕，但当你想到会有人因你的死而伤心时，你一定心里十分难过。因而，她说她与另一个小伙子有了关系……我继续念吧，‘这件事我思索了许久，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对你说。我了解你，因而，我知道你一定愿意我把这件事告诉你。幸好买卖进行的十分顺利，我们深信，不久我们的家便会繁荣起来。天不早了，我想，你也可能在想念着我，紧紧地拥抱你，伊纳斯。’”

“你的意思昨天晚上我没有听明白。你说你的这个女朋友并不是你跟我讲过的那样。”

“真窝囊，给你念了念信我头就发晕。”

“你一定是身体太虚了的原因……”

“我感到有点儿噁心。”

“躺下，闭上眼睛。”

“真糟糕，我可以肯定，我在念信前已经好了。”

“别紧张，一定是你目不转睛地看着信引起的，快闭上眼睛。”

“感觉好些了。”

“我跟你说过，你不该吃东西，叫你别吃。”

“我实在是饿极了。”

“你昨天也是好端端的，后来你吃了饭，就不舒服了；今天你又把一盆玉米粥全都打发进肚子里了。你得向我保证，明天一口也不能吃。”

“别说吃的东西，一谈就会噁心。”

“对不起。”

“你知道吗……我刚才笑你唱‘博莱罗’，而实际上我收到的这封信说的和你的小调说的一样。”

“你是这样认为？”

“是的，我认为我没有权利讥笑你的‘博莱罗’。”

“你刚才发笑，也许是因为我在你身边唱这只小调，你故意强颜欢笑的只是为了不哭起来，就像‘博莱罗’（或叫‘探戈’）中说的那样。”

“你这‘博莱罗’是怎么说的？”

“你是指哪一部分？”

“你把整只‘博莱罗’都说一说。”

“‘亲爱的，我想跟你再谈谈……夜间寂寞万分，这使我产生跟你聊天的想法……我想，你一定也在回想着这奇妙的爱情产生的悲梦……宝贝，尽管生活从来没有让我们聚合在一起，我们总是分开，因为必需得这样……我向你起誓，我的心是属于你的，我的思想和我的生命都是属于你的，就象我的痛苦也属于你一样……’或者是说‘悲痛’，我已记不太清楚最后一部分了，大意就是如此吧。”

“不错，确实不错。”

“妙极了。”

“这首歌曲叫什么名称？”

“阿根廷人马利约·克拉威尔的作品‘我的信’。”

“我还以为是墨西哥人或是古巴人的呢。”

“我熟悉奥古斯丁·劳拉的全部‘博莱罗’，或者说，几乎全部‘博莱罗’。”

“我头晕好一点了，但下面又痛起来了，像刀绞一般……”

“不要紧张。”

“是我不好，不该吃东西。”

“别老想到疼，也不要这么紧张，因为这是神经性的，和我谈点什么，会忘记的。”

“我已经对你说了，我跟你讲到的那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行为自由散漫的姑娘并不是跟我写信的这个女友。”

“那这个女友人怎么样呢？”

“跟你讲过的那个姑娘和我一起参加运动。后来有一段时间她自己又脱离了组织，并竭力让我也这样做。”

“为什么？”

“她总留恋着家庭生活，觉得与我在一起很幸福，对我们这样的关系相当满意。从那时起，问题接踵而来。因为每当我出去几天，她总是十分担心，我回来时她便泪流满面。这还不算什么，最后我同志们打来电话她也不告诉我，甚至还截取我的信件。这样一来，我们的关系就结束了。”

“你没有见到她有好久了吧”

“几乎有两年了，但我总是怀念着她。假如我没有落到这个地步……不说了，谁知道呢，我们分开是命中注定的。”

“因为你们当初太相爱了。”

“这段往事也有你唱的‘博莱罗’那种味儿吧，莫利纳。”

“是啊，你真笨，‘博莱罗’这种小曲道出了不少真情实理呢，因此，我才会这么喜欢。”

“她总是不听我的。我们已经有了关系，但一般她不轻易就范，我跟你怎么说呢，她从来不像一般普通女人那样受男人的支配。”

“你这是什么意思？”

“啊唷，伙计……我觉得我又不行了。”

“你痛在哪儿？”

“下面，肠子……”

“别紧张，瓦伦第，紧张会使情况更糟，安静点儿。”

“嗯。”

“躺下好好休息。”

“我心里有多难过你不知道。”

“你怎么啦？”

“那可怜的小伙子，要是你能认识他……他是多好的一个小伙子你不知道……”

“哪一个？”

“就是已经死了的那个。”

“他已上天堂了，对此你可以深信不疑。”

“但愿这是可信的，有时我真想相信，好人会有好报，但我又不能相信……啊唷……莫利纳，我又该麻烦你了——快叫他们来开门。”

“你坚持一下……我马上……”

“啊唷……啊唷……别……别叫了。”

“别难过，我来帮你擦洗身子。”

“啊唷……啊唷，肚子有多疼你不知道，好像有人拿针往肠子里扎一样。”

“别紧张，你拉吧，床单我等会儿会洗的。”

“ 请你把床单打一个结，我这会儿拉的都是稀的。 ”

“ 对，就这样好了，你放心好了。你只管拉，等一会儿我拿床章到洗淋浴那儿去冲洗。今天是星期二。 ”

“ 可这是你的床单…… ”

“ 没有关系，你的床单我也拿去洗了，幸好我还有肥皂。 ”

“ 谢谢，你知道吗，现在好一点儿…… ”
不用耽心，你觉得拉够了，就告诉我，我帮你洗。 ”

“ …… ”

“ 好一些了吗？ ”

“ 我觉得我好一些了，但是有点冷。 ”

“ 现在给你盖上我的毛毯。 ”

“ 谢谢。 ”

“ 可你得先翻个身，如果你认为已经拉好了的话，让我好给你擦洗， ”

“ 请等一下。我想请求你的原谅，今天我讥笑了你说的话，也讥笑了你唱的‘博莱罗’。 ”

“ 在这个时候别谈‘博莱罗’了。 ”

“ 你听我说，我感觉好些了，让我自己洗吧——如果我起床时头不发晕的话。 ”

“ 你试试看吧，小心点儿。 ”

“ 不行，还发晕，真糟糕…… ”

“ 那好，我替你来洗。请不要难过，你放心好了。 ”

“ 谢谢。 ”

“ 翻一下身——就这样，朝这边挪一挪……慢慢地翻过身来……就这样。还好，没有弄脏床垫。幸好我们积了不少水，我可以拿床单这一边干净的部分，打湿了来给你擦洗身子。 ”

“我真不知怎么来感谢你才好。”

“别说傻话了。喂，朝这边挪一下身子。这样……很好。”

“说真的，我真感谢你，我实在没有力气去冲淋浴。”

“不行，你会被冷水给激坏的。”

“啊，这儿的水也很冷。”

“往两边伸一伸你的大腿……是这样。”

“你觉得恶心的吧？”

“别说这样的话。我拿床单另一端蘸一下水，就这样……”

“都擦干净了……现在拿干的一端来给你擦干，遗憾的是滑石粉被我用完了。”

“不要紧，只要擦干了就可以了。”

“行。我这儿还有一小块床单可以给你擦干身子，就这样……都擦干净了。”

“哦，我现在舒服得多了……真感谢你，朋友。”

“等一下……我来给你……像包肋条肉一样把你用毛毯裹起来。哎，将身体在这边往上翘一下。”

“这样吗？”

“对，慢一点……现在这边翘一下，这样你就不会觉得冷了。感觉这样会舒服点吗？”

“舒服了，好极了，十二万分感谢。”

“你现在别动，让头晕过去。”

“对，一会儿就会过去的。”

“你想要什么，你自己别动我给你拿来。”

“我告诉你，今后再也不讥笑你唱‘博莱罗’了。你告诉我的这段歌词——写得非常好。”

“我非常喜欢其中的这一段：‘我想，你也一定在回想着这

奇妙的爱情产生的悲梦……亲爱的……’的确很妙吧！”

“你知道吗？……我曾给一个小伙——就是被杀害的那个可怜的小伙子的孩子洗过一次澡。那时我们躲避着，住在同一套房子里，有他的妻子和孩子……谁知道会轮到他们啊。那可爱的小娃娃恐怕还不到三岁。你还不知道更糟糕的事呢，我对他们中间的任何人都不能写信，因为我说话都会连累他们……甚至会使他们暴露。”

“对你的女友也不能写？”

“更不能写了，因为她现在是一个小组的负责人，我不能跟她或任何人通信。就像你唱的‘博莱罗’说的那样‘因为生活从来没有让我们聚合在一起。’对这可怜的小伙子我再也不可能写信给他，也不可能对他说一句话了。”

“歌词是这样说的：‘尽管生活从来没有让我们聚合在一起。’”

“从来没有。实在是太可怕的两个词，直到现在我才知道这两个词的可怕……啊，对不起。”

“不。你哭吧，哭了心里会痛快些，把心里所有不痛快的东西都哭出来，哭个够，瓦伦第。”

“我心里实在难受……他们把我关在这儿，什么事也干不成，既不能照顾……他妻……妻子，也不能照料他……孩……孩子，啊，朋友，心里真不好受啊。”

“能有什么法子呢……”

“请你帮我……把这只胳膊从……毛毯里伸出来……”

“做什么。”

“握住我的手，使点劲，莫利纳，……”

“当然，你使劲地握吧。”

“ 这样一直握着我，愿意吗？ ”

“ 那你就这样一直握着吧，这样会轻松一点儿…… ”

“ 还有一件事，使我十分难过。 ”

“ 告诉我吧，让你好轻松些。 ”

“ 是这样。我现在希望收到她的信，希望我身边有她，拥抱她。这个她不是我的……女友，而是我跟你讲过的另一个女人。 ”

“ 你感到遗憾的事大概便于在此吧…… ”

“ 是的。因为我尽管说了不少冠冕堂皇的话……但从内心深处，我仍然喜欢另一种……女人。在骨子里，我与那些杀害我的同志的婊子养的反动家伙是一路货……他们和我毫无两样。 ”

“ 事实不是这样的。 ”

“ 是这样，我们不要自欺欺人。 ”

“ 假如你与他们是一路货，待在这儿的就不会是你了。 ”

“ ‘ 这奇妙的爱情产生的悲梦…… ’ 你知道我为什么听到你唱起 ‘ 博莱罗 ’ 小曲时，就会不高兴吗？因为你使我回想起了玛尔塔，而不是我的女友。原因就在这儿。我甚至还想，我喜欢玛尔塔，并不是因为她本人有什么优点，而是因为她有……地位，就像这个世界上的那些婊子养的狗杂种说的那样。 ”

“ 你别折磨自己了……闭上你的眼睛，尽量休息一会儿。 ”

“ 我这边脑袋上还有点儿发晕。 ”

“ 我把水热一下，给你沏点母菊花茶，还剩下一点儿，因为我们没有喝。 ”

“ 我不信…… ”

“ 我向你起誓。因为它放在我杂声的后面，所以，没有被

发现。”

“这可是你的，再说，你又喜欢喝。”

“可对你有好处，你就别说了。喝了你就会休息得好了……”

“一个在制订计划的小伙子，一个接受邀请去城里看母亲的小伙子，一个欺骗他母亲，说他反对游击队的小伙子，一个答应他母亲回巴黎的小伙子，一个在烛光下单独与母亲用晚餐的小伙子，向他母亲保证说要陪她去欧洲的冬季体育中心进行旅游，就像战争几乎还未结束时，他还年幼时做的那样，一个跟他谈到那些美貌的已达婚龄的欧洲贵族姑娘的情况的母亲，一个跟他谈到他即将继承全部遗产的母亲，一个已将数额巨大的财富置于其儿子名下的母亲，一个隐瞒了不能陪他去欧洲的原因的母亲，正在寻找前总管去处的小伙子，一个小伙子知道公安部的首脑就是本人，一个小伙子知道前总管是个反革命活动秘密机构的头子，一个小伙子试图说服他母亲和他一起去欧洲，一个小伙子想利用他的财富，再次进行儿时进行过的旅行，以便与他好看的母亲一起滑雪，一个把一切都抛弃了想跟他母亲逃之夭夭的小伙子，一个向母亲提议去旅游的小伙子，一个打算遭到了母亲的拒绝的小伙子，一个母亲坦率地说，她已另有打算，一个想重温她伤感生活的母亲，一个母亲去机场为他送行，在机场上对她说她即将与前总管结婚，一个小伙子装作对计划很热情的样子，一个小伙子在飞行的第一站便下了飞机，然后又坐上飞机飞回去，一个与山上的游击队员在一起的小伙子，一个决定昭雪其父名声的小伙子，一个小伙子与首次带他去山上的农妇再次相会，一个小伙子发现她已怀孕，一

个小伙子不想有一个印第安族的儿子，一个小伙子不想让自己的血统与印第安族的血统相混，一个小伙子为自己的情感而羞耻，一个不能抚摸他儿子未来的母亲的小伙子，一个不知如何替自己赎罪的小伙子，一个小伙子带领游击队袭击了他母亲和庄园前总管所在的庄园，一个向他自己的家开火的小伙子，一个向他的亲人开火的小伙子，一个要求占领者投降的小伙子，一个小伙子见到前总管拿他母亲作为人质和挡箭牌冲出了庄园，一个小伙子下令开火，一个小伙子听到他母亲撕人心肺般的叫声，求他不要开火，一个阻止执法的小伙子，一个小伙子要求坦白他父亲的真正死因，一个母亲从抱住她的手臂中挣脱出来，将全部事实真相坦白，一个母亲说，她的情人如何设下一计，让父亲成了杀害忠实的监工的凶手，一个母亲坦白说，她丈夫是无辜的，一个小伙子处决了前总管后，又下令处决他母亲，一个小伙子，见到奄奄一息的母亲，失去了理智便拿起一挺机枪，向杀害他母亲的士兵扫去，一个小伙子将被处决，一个感到游击队的子弹在肚子内在燃烧的小伙子，一个小伙子在行刑队的枪口下，发现那农妇的眼睛在进行控诉，一个小伙子要求死前向人道歉，但又说不出话来，一个小伙子从农妇的眼中见到了永不宽恕的眼神。

第 八 章

阿根廷共和国内政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监狱由私人秘书起草的交由三处处长的报告：

3018号罪犯路易斯·阿尔贝托·莫利纳

1974年7月20日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法院刑事审判长胡斯托·何塞·达尔皮雷博士判决，该犯因犯有腐蚀青少年罪，判处8年徒刑。1971年7月28日囚禁在乙楼34号囚室，与罪犯贝尼托·哈拉米约、马利奥·卡洛斯·比亚奇和戴维·马尔古利埃斯共处一室。1975年4月4日转到丁楼7号囚室，与政治犯瓦伦第·阿雷基·帕斯同囚一室。表现良好。

16115号拘留犯瓦伦第·阿雷基·帕斯

1972年10月16日联邦政府警察袭击了正在位于5号公路边的两家生产汽车发动机的工厂（工人正在那儿进行罢工）里进行捣乱的一批活动分子后不久，于5号公路边一坡地捕获该犯，转交给内政部候审。1974年11月4日被囚禁在甲楼10号囚室，与政治犯贝尔纳多·基亚辛第同囚一定。为抗议政治犯胡安·毕森特·阿巴里西奥在刑警审问时死去，参加了绝食。自1975年3月25日起以示惩罚被关地牢10天。1975年4月4日转到丁楼7号囚室，与腐蚀青少年犯路易斯·阿尔贝托·莫利纳共处一室。表现恶劣，不服管教，带头煽动上述绝食，还进行抗议活动，针对所谓楼内缺乏卫生条件和侵犯私人通讯自由。

副官：在处长先生面前必须脱帽。

罪犯：是。

处长：别这么发抖嘛，对您不会怎么样的。

副官：已抄了囚犯的身，没有发现任何可用来袭击处长先生的凶器。

处长：谢谢，副官，请你让我与罪犯单独待在一起。

副官：处长先生，我在外面随时候命。我走了，处长先生。

处长：好的，副官，请出去……你瘦了，莫利纳，怎么啦？”

罪犯：没有什么，先生，肚子前些天有点不好，现在已经好了。

处长：别发抖嘛……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我们已装成了您今天像是有人来探监的样子，阿雷基不会产生任何怀疑的。

罪犯：不会的，他不会有任何怀疑的。

处长：昨天您的保护人在我家吃晚饭，他给您带来了好消息，为此，您今天来我办公室，虽说为时尚早。你明白这一切的。

罪犯：不知道，先生，我还什么也不知道。这样的事可得十分小心才是……那巴黎西先生给您说了些什么呢？

处长：十分好的一个消息，莫利纳。自从对她讲了您有可能获得赦免后，您母亲的身体已好得多了。现在仿佛判若两人。

罪犯：真的……

处长：是啊，老弟，这事你正求之不得呢，是吧？哎，别哭嘛，这是怎么一回事？您应该高兴才是。

罪犯：应该高兴的，先生。

处长：好了，好了……你带手帕没有？

罪犯：没有，先生，我不用手帕用袖子擦。

处长：用我的吧……

罪犯：不，真的，好了，请原谅。

处长：您知道，我和巴黎西情同手足。自从他跟我谈起您的事后，我们一起在设法解决，可是，莫利纳……我们希望您能把事情办好。现在此事有眉目了吧？

罪犯：我想可能会……

处长：我们削弱了他的体力，这对您有没有帮助？

罪犯：那第一次送来的玉米粥我只好自己吃了。

处长：为什么？这样做您就不对了……

罪犯：我不是有意这样干的，因为他不喜欢吃玉米粥。由于两盆玉米粥，一盆少一盆多……他一定要我吃大盆的，我不这么干，就会引起他的怀疑。那时您对我说，准备给他吃的东西装在一只新盆里，但他们搞错了，我只好把它吃了。

处长：噢，是这样，那很好，莫利纳。向您祝贺，请原谅我们的错误。

罪犯：您认为我瘦了。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有两天我都快支撑不住了。

处长：那阿雷基的态度怎么样？是不是使他变软了一点？您的看法如何？

罪犯：是变软了一点。不过，最好等他健康恢复了后再说。

处长：那好。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要等他恢复过来，莫利纳。这事由我们来考虑办吧，办理此事我们有必需的技术人

员。

罪犯：可要是他病情加重，就不能待在囚室里了。若让他住在诊所里，我便无能为力啦。

处长：莫利纳，你太看低了我们技术人员的能力啦，他们知道什么时候止，什么时候进。这我心里有数，老弟。

罪犯：请原谅，先生，我惟一的愿望是与您们合作。

处长：很好。现在有一件事须注意，您丝毫也不能流露出有可能赦免的想法。回到囚室后，你可不能像这样高兴。您打算怎么跟他说这次探监的情况？

罪犯：不知道，先生，请您告诉我，该怎么说。

处长：您就告诉他您母亲来了，您觉得怎么样？

罪犯：不，这不行，不能这么说。

处长：为什么不行？

罪犯：因为我妈妈来时总带一盒食物来。

处长：那总得编个理由来解释您为什么这样高兴嘛，这是最根本的一条。啊，有了，我们让你去选购食品，然后将它们包扎起来。您认为这个办法如何？

罪犯：很好，先生。

处长：这么一来，我们也可为您吃了那盆玉米粥作出的牺牲作一点补偿，亲爱的莫利纳！

罪犯：因为她不想带着那么多东西上公共汽车，我妈妈总是在离监狱几个街区的那家超级市场上购买物品的。

处长：那我们所有的东西在供应处买不是更方便么。就在这儿包装好吧。

罪犯：不行，这样会引起怀疑的。请别这样做，还是请您们在街道这边的超级市场上买吧。

处长：请等一会儿……喂、喂，古铁雷斯，请跟我来一下，请
来我办公室一趟。

罪犯：妈妈每次把食物都装在硬纸盒里，一层包装纸在盒内，
请超级市场也用这个办法包起来，便于携带。

处长：同意……好，请进来。您听我说，古铁雷斯，请您根据
我们给您的这张食品单去采购食品，然后将食品包好。
食品单由犯人交给你，这些事必须在……准确说，必须
在半小时内办好。请您取一张支票，然后跟副官一起去
采购物品。莫利纳，把您认为您母亲会带来的食品告诉
我，由我记下来。

罪犯：要告诉您？

处长：对，快一点儿，告诉我，我还有事呢。

罪犯：奶油蛋糕，要大盒的——最好来两盒，新鲜桃子、两只
烧鸡——最好是热的，一包白糖，两盒茶叶——一盒红
茶、一盒母菊花茶，还有奶粉、炼乳，洗衣皂来半箱，
不，来一整箱，要拉迪卡尔牌的；再来四块帕尔莫利维
牌的洗脸皂……还要什么了……对了，来一大瓶鱼汁。
再让我想一下，因为我脑子里乱得很……

第二部分

第 九 章

“我拿来了什么？你瞧。”

“不！……你妈妈来了……”

“是啊！”

“这太好了……看来她身体好些了。”

“是的，好一点儿……你瞧她给我拿来了这么多东西。对不起，应该说给我们拿来了这么多东西。”

“谢谢。不过，这些东西是给你的，伙计，别开玩笑。”

“别这么说，你这个讨厌鬼。今天在这儿要开始新生活了。床单都快干了，你摸摸……都是些吃的东西。瞧，这是两只烧鸡，两只你怎么说？都是给你的，不会把你给吃坏的，这样你很快就会康复过来了。”

“这可不行。”

“你就看在我的面上，吃了吧。为了不闻到你像猪窝一样的臭味，我宁可不吃烧鸡……跟你说正经的，只要你不吃这儿的猪狗食，很快就会康复的，不信你可以试两天。”

“你以为这样行？……”

“当然行啰，伙计。你好了后……快闭上眼睛，瓦伦第，你猜猜，这是什么，快说。”

“我怎么猜得着……我不知道……”

“我让你摸摸，别睁开眼睛。摸吧……”

“是两个盒子……重得很。我认输了。”

“睁开眼睛看看。”

“是奶油蛋糕！”

“可还得等一些时候你才能吃。你好了后，我们俩人一起吃……我冒着风险把床单晾在外面晒，也没有守着，倒没有让人给偷走。你看怎么样，都快干了。今晚我们有床单睡觉了。”

“太好了。”

“等一会儿，我先铺好床单再说……然后我来煮母菊花茶。我得定定神，神经太紧张了。你就吃只鸡腿吧。现在才只有5点，不吃也行……还是跟我先喝杯茶吧，然后再吃几片我拿来的饼干。这快车牌饼干最好消化，我小时候患病妈妈便给我吃这种饼干。那时节克里奥依塔斯牌饼干还没有”

“请再给我一片好吗？”

“好，再给你一片，再吃点桔子糖，幸好我拿来的食品都是容易消化的，因此，除了奶油蛋糕还不能吃外，别的都能吃。我马上点上煤油炉，嘿，你等着吮手指吧。”

“那么鸡腿呢？你难道不给我了吗？”

“不行，你得当心点，需要注意控制点饮食，还是过一会儿再给你吃吧。这样，等他们送晚餐来时，你就不必吃他们的东西了。这几天不管送来的饮食多叫人噁心，你都给吃了。”

“你不知道，肚子疼过后，我的胃空得很，老是觉得饿得慌。”

“你听我说，能不能在我们之间达成协议。我是想你吃鸡，让你吃两只，条件是你不能吃监狱里的饭食，它对你有害处。同意了吗？”

“同意。那你呢，你不吃吗？”

“不，我不能吃冷食，真的。”

“是的，喝下去挺舒服。在早晨喝母菊花茶倒是个好办法。”

“它可以镇定你的神经，是不是？这个作用对我也有。”

“烧鸡好吃极了，莫利纳。大概还能吃两天。”

“嗯。现在你好好睡一觉，很快就会康复的。”

“我不睡。你睡吧，不用为我操心。”

“你不要去想那些乌七八糟的事，你的消化会被妨碍。”

“你睡不睡？”

“有一点儿。”

“吃饱了肚子，好像还差点儿什么。”

“要知道，这堕落分子是我，不是你。”

“别开玩笑，还差一个电影。”

“啊。”

“你记得像金钱豹女人这样的电影吗，这样的电影我最喜欢。”

“我还记得许多像这样荒诞的电影呢。”

“那你跟我说说你记得的几部”

“好吧，《狼人脱拉古拉》”

“还有呢？”

“《索比女人的回归》……”

“就讲这个电影！我从来也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 噢……怎么开始的呢？ ”

“ 是美国片吗？ ”

“ 是的，可我是在1000年前看的。 ”

“ 你就讲这个吧。 ”

“ 让我集中注意力想一想。 ”

“ 我什么时候能品尝品尝奶油蛋糕？ ”

“ 最晚等到明天，晚了可不行。 ”

“ 现在让我吃一小块，行不行？ ”

“ 不行，我还是给你讲电影吧……开头是怎样的呢？……

我想起来了，是这样开始的：有一个纽约姑娘乘船去加勒比的一个岛屿，她的未婚夫在那儿。这姑娘人品端正，对未来充满幻想。一路上她把自己的一切都和船长讲述了。船长是个善良的年轻人。他目视着黑色的海面（因为这是在夜间），然后又注视着她，好像在说‘这姑娘还不知等待着她的是什么命运呢’，但他却什么也没有说。就这样，他们驶近了海岛。岛上鼓声震耳，是当地人在敲鼓。她听得入了神。这时，船长对她说，千万不能让这种鼓声给欺骗了。有时，鼓声传播就意味着死亡的判决书。可是，心脏不好，一个有病的老太太，掉进满是黑色的海水，淹死了。 ”

“ 警察巡逻队，快躲起来，催泪瓦斯，门开了，机枪口，令人窒息的黑血涌到口腔，请继续讲，你为什么不讲？ ”

“ 好，我讲，姑娘与她的未婚夫相遇了。我们知道，他们在纽约相识只有几天。他是个鳏夫，也是个美国佬。船抛锚靠岸。她来到海岛，一切进行的十分顺利。未婚夫早准备了插满鲜花的马车，带着随从在岸边等候她了。那些马车都由公驴拉的，有几辆车上坐着乐师，他们演奏的曲词非常悦耳，乐器看

起来像是一块块用木条拼起来的桌面，乐师们拿小木棒在上面敲打。唉，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乐曲，但十分扣人心弦。乐器奏出的每一个音符清脆悦耳犹如肥皂泡一个接一个地破裂时发出的声音。幸好再也听不到刚才的鼓声，那是不祥之兆。他们来到了家里。他的家离小镇颇远，四周都是棕榈树的旷野。这座岛景色秀丽，座座高度不大的小山上种满了香蕉树。小伙子是个讨人喜欢的人，但好像有什么难解之谜在心里，脸上露出不太自然的微笑，看样子性格比较软弱。这儿还需交代一下一个细节。它使你感到，这小伙子总有点儿什么问题，原来他第一件事便是将他的未婚妻介绍给他的管家。后者是个50开外的法国人。总管正在请小伙子在几张单据上签字，他准备利用送姑娘来的这艘船将香蕉运出海岛。小伙子请他再稍等一会，但管家一定要他立即签字。小伙子悻悻地瞪了他一眼，他在单据上签字时，可以看出，手抖得十分厉害，手腕一点劲儿也没有。天还没有黑，与插满鲜花的马车一起回来的那些随从们这会儿都静候在花园中，等待着新郎新娘出来时向他们贺喜。人们送来了各种果汁，在甘蔗园里干活的黑人农工代表还抬来一小桶甘蔗酒，作为对主人的馈赠。管家见到他们后，勃然大怒，立即拿起身边的一把斧头，把木桶几下劈开了，甘蔗酒流了满地。”

“求求你，千万不要对我讲食物和饮料。”

“请你不要这么敏感，好不好？于是，姑娘朝小伙子瞥了一眼，似乎在询问他，这讨厌的管家为什么要这样歇斯底里大发作。但这时小伙子做了一个手势给管家，意思是说他做得对。紧接着他便举起装满果汁的杯子，为在座的全体岛上的居民碰杯，说他们将在明日正式结为夫妇，因为他们就要在岛上

的户籍登记册上正式签字登记了。但当天夜里，姑娘得在家里单独过夜，因为小伙子需去离家相当远的香蕉园里去。这香蕉园离家相当相当远，他要去看看在那儿干活的农工们，免得他们心里不痛快。这天夜里，有着十分迷人的月色，这个美丽的家庭花园里，长着几棵旖旎的热带树木，在如洗的月光下，更显得幽静而神奇。姑娘身穿白色的棉缎衬衫，外面罩着一件同样白色透明的便装。她想在家里的各个房间走一遭，看大客厅，然后看看餐厅。她两次看都看到放着小伙子照片的镜框，照片的位置空着，因为有人将照片取走了，一定是他已故的第一个妻子的照片。她在家里继续走着。走进一间看样子是女人住的卧室，因为在床头柜和五斗橱上都铺着镶花边的桌布和台布。姑娘拉开了五斗橱的抽屉，想看看有没有照片。一无所获，但她仍发现在衣柜内挂着

子正好是他已故妻子那间卧室的。房间内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见，只看到一条黑影在房间内时隐时现。这人影相当高的身材，走起路来向前伸着一只手，抚摸着房内的几件物品。那铺着镶花边的台布的五斗橱就放在靠窗的地方，一把漂亮的梳子放在上面，梳子的柄是银质的。另外，还有一面银质镜框的镜子。由于黑影离窗很近，她看清那只手相当纤细，像死人一样的苍白的皮肤。姑娘惊得木然不动，女尸在行走，背叛的梦游症患者，她在说梦话，什么都被说出来了，患传染病的病人听到这一切，他没有碰她，太叫人恶心了，女尸的肉体是白色的，但她见到那黑影又走出卧室，不知朝房子的哪一个方向走了。过了又一会儿，她又听到了院子里传来脚步声。姑娘弯下身軀，躲在爬在墙上的一些攀缘植物里。这时，天上的乌云被风驱散，月亮又露出了它的圆脸蛋，庭院又被照亮了。她见到庭院内站立着一个身材很高的女人身影，吓得她半死。这个女人的脸苍白得和死人一样，零乱的金黄色的头发，一直拖到腰部，一件黑色长袍穿在身上。姑娘想高声喊叫救命，却又喊不出声来，只好朝后慢慢退去，因为两条腿已软得都快不听她使唤了。站立在她面前的这个女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但同时又仿佛根本不在瞧她，因为她的目光宛若疯子的眼神，茫然若失，但她张大了两只手臂，似乎试图搂住那姑娘。她慢慢地朝前挪动着步子，看样子显得十分虚弱。姑娘仍然往后退让着，却没有注意到有一排长得密密集集树木。等她回头一看，才发现自己已无路可退，便大叫一声，但那女人仍缓慢地朝前走着，两臂仍然伸张着。姑娘因惊慌过度，昏厥在地。在这节骨跟上，这个奇怪的女人的去路被一个人挡住了。原来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女黑人来了。我刚才忘了跟你讲这女黑人的情况了

吧？一个老年善良的黑护士，只值白班，到了夜里便将那重病人交给新来的白护士照看，使她有着被感染的危险。”

“是的，你没有讲起过她。”

“这女黑人是心地十分善良的女管家，身躯肥胖，头发都已经白了。打从那姑娘来到的时候起，女黑人便对她很好。姑娘醒来时，女黑人已将她抱到了她的床上，还告诉她，刚才发生的这一切只不过是个噩梦而已。姑娘也不知该不该相信她的话，但见到这女黑人这么善良，也就放松了些。女黑人给她端来一杯茶，让她压压惊，休息一会儿。可能是母菊花茶，我也记不太清楚了。次日要完婚了，夫妇俩要去拜见镇长，还得在结婚证书上签字。为此，姑娘穿衣起了身。她的服装相当简朴，但女黑人却给她梳了相当好看的发型，头上盘着一条辫子——我怎么跟你说呢，反正那个时候女人喜欢把女髻梳得高高的，显得十分潇洒。”

“我头又晕起来啦。”

“真的？”

“真的，和平时一样。这是一种预兆，”

“但不可能是因刚才的东西吃坏的。”

“别乱讲话，我怎么会归罪于你给我吃的东西呢。”

“你实在太紧张了……”

“问题不在于你的食品，而在于我自己的身体不好，我可能得了什么病了。”

“别这么想，这样对你更不好。”

“我听你讲已集中不起注意力了。”

“真的吗？那就请你想想别的事情。吃下的食品是不会有问题的，你大概有点多心了。”

“ 请你再给我讲一点儿吧，看不舒服能不能一阵就过去了。我觉得身子也十分虚弱，肚子一吃就饱，也不知里面是什么…… ”

“ 是这样的，你身子很虚，但肚子饿，几乎不嚼就吞下去了。 ”

“ 我一醒来，就想到这个问题，这可能对我的身体没有好处。等我能看书，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了。老是在我的头脑中出现这个问题。 ”

“ 什么事？ ”

“ 我不能给我的女友写回信……但可以写封给玛尔塔，也许我给她写封回信对我有好处，但我又不知写些什么给她，因为给她写信会给她带来危害。我为什么要这样干呢？ ”

“ 我继续往下讲吧？ ”

“ 对，请讲下去。 ”

“ 那好。刚才谈到哪儿了 ”

“ 讲到人们在给她梳妆打扮了。 ”

“ 噢，对，女黑人已经在给她梳头…… ”

“ 停一下，我已经知道了！跟我讲这个干什么？不要和我罗列枝枝节节的小事。大面具胡乱地涂着颜色，狠狠地撞了一下，大面具是玻璃做的，撞碎了，拳头没有受伤，是男人的拳头。 ”

“ 背叛的梦游病患者和白皮肤护士，传染病患者在暗处目不转睛地瞧着她们。为什么不用讲！你不用插嘴，我知道什么东西该讲。我从给她梳了一个高高的发髻讲起。你听好，这点很重要，因为只有女人才会梳这样的头，或者说，只有那时候的女人梳这样的头，意图是为了给人这样的印象，这对她们来

说是个重要的时刻，比如有一个重要的约会。因为这高高梳起的发髻露出了脖颈后面那一部分，往上将头发梳起，使女人的脸部显得更为高雅。女黑人用她往上梳的头发打了一个辫子，然后在头发上插上当地盛开的鲜花。当她望着敞蓬马车（尽管这故事发生在当代，但人们还喜欢坐由两匹驴子拉的这种漂亮的小马车）来到街上时，全镇的人都在向她投以微笑，而她也觉得自己正在通向幸福的大道……你觉得好一点儿了吗？”

“感觉好些了，请你讲下去。”

“她与女黑人同车而行。在市政厅的殖民式的门廊前，未婚夫在迎候她。接着的场面是在暮色苍茫的夜晚，她躺在床上，电影里出现了两个漂亮的脑袋的近镜头。他弯下身子去吻她，圆圆的月亮透过门前的棕榈树照亮了他们的身影。唉，重要的细节，我又忘了，一个他俩在情意绵绵地畅叙衷肠。但我忘了告诉你，在女黑人给她梳头的时候，姑娘……”

“又是高高的发髻吧？”

“你真是太敏感了！不给你点药吃，你是镇静不下去了……”

“对不起，继续往下讲吧！”

“姑娘向她提了不少问题。譬如，她问女黑人，那她未婚夫在什么地方过的夜。女黑人竭力压抑着内心的惊恐，对她说，他去看望在香蕉园里干活的那些人去了。他得上离家很远的香蕉种植园里，在那儿的农工大多信仰……布都神。姑娘明白是黑人的宗教。她对女黑人说，她很想看看这种十分壮观的宗教仪式。色彩艳丽，还有悦耳的音乐。但女黑人这时脸露惊色，对她说，这不行，这一切她该远离，因为这种宗教有时会出现鲜血淋淋的场面，她绝不能靠近。还因为……话说到这

儿，女黑人便戛然而止，姑娘问她为什么闭口不言，女黑人说，这儿有个神话，不一定真实可信，却连她也感到害怕。这是关于索比的神话。‘索比？这是什么东西？’姑娘问道。女黑人做了一下手势，叫她说出这个词不要大声，只能很轻声地说。尔后她给她解释说，索比是巫师趁死人尸体尚未冷却之际让它们还了阳的死人。这些死人也是被巫师们用他们准备好的毒药杀死的。还了阳的死人虽然已丧失了意志，但会服从巫师给他发出的所有指令。巫师们利用他们来干他们想干的事情让他们干活。这些可怜的还阳死人就叫索比，他们对巫师唯命是从。女黑人对她说，在那儿的种植园里，许多年前，有几个可怜的农工因主人工资给得太少，便发起了叛乱。种植园主便与岛上的主巫师达成协议，让他杀死那些农工，将他们变成索比。这些农工死后，便成了索比，替主人收摘香蕉，但他们只在夜间干活，免得让旁人知道。索比只是一个劲儿地干活，却不说话，因为他们不会说话，也不会思索，但自己都知道在受苦受难。在他们干活时，月光下，人们可以看到他们在流泪，只是他们的怨恨声听不到，原因就是他们不会说话，也没有自主能力。他们惟一的能力是服从和知道自己在受的罪。于是，姑娘突然问她——因为她回想起了她做过的那梦（前一天夜里发生的事她以为是个梦），有没有索比女人。女黑人没有跟她说真话，只是告诉她，不存在索比女人，因为女人没有力气干田野里的粗活，所以，她认为没有索比女人。姑娘又问，她未婚夫是不是害怕这些索比。女黑人说他不害怕，但就为了和农工们和睦相处，他也去那儿，向巫师请示宽恕这些索比。她们之间的谈话就到此为止。接着，便是刚才我跟你讲的那个洞房之夜，他们相处的十分幸福。人们第一次看到，小伙子的眼神

中流露出平静的目光。这时，只听见花园内唧唧的虫鸣声和潺潺的喷泉流水声。继而，他俩睡着在床上，但有一种什么声音将他们吵醒。这声音越来越响亮，‘咚、咚、咚’，来自远方的声音。她觉得一股寒流流遍了全身，冷得发起抖来。你感到好一点儿了吗？护士们上夜班，白帽白袜子，体温和脉搏正常，对病人道了晚安。”

“好一点儿了……可就是无法集中注意力来听你讲。漫漫黑夜，寒冷的夜，漫长的思绪，寒冷的夜晚，寒冷的思想，尖尖的碎玻璃。”

“那我就不讲了。严厉的护士，高高耸起的上了浆的帽子，脸上露出带讥讽的微笑。”

“那真的不行。你若是能让我分分心，我就会好起来，请往下讲吧。漫漫长夜，冰冻的夜晚，遭到霉菌腐蚀的墙壁，潮湿的绿墙，受伤的拳头。”

“好。讲到哪儿了？讲到鼓声从远处传来。小伙子的脸色也变了，因为他已得不到安宁，睡不着了，只好起床。姑娘什么话也没有说，但为了显得稳重，她一动不动，装作自己还睡着的样子，只是她仍然听到打开门闩的声音和开门的吱吱声，然后再也没有听见什么了。她不敢起来看个究竟。他过了好久仍没有回来。于是她起了床，发现他已喝得酩酊大醉倒在单沙发上。她张眼看了一下家具，发现有一只抽屉被打开，里面放着一只白兰地空酒瓶。小伙子的身边也放着一只酒瓶，已喝了一半。姑娘心想他是从哪儿弄来的酒呢，因为没饮料在家里。她又看到，几封信和几张照片在抽屉里的那只酒瓶下。她花了好大力气，将他扶到卧室，让他躺下，自己也在他的身边躺下，目的是想安慰一下他，让他知道她是爱他的，他并不孤立

无援。他感激地看了她一眼，便沉沉睡去了。她于是也想重新入睡，但睡不着，因为和以往一样，她十分兴奋。但见到他如此烂醉的样子，心里不免又为他担忧万分。她这时才明白管家那天为什么将盛甘蔗酒的木桶劈碎，这是十分有道理的。她一跃从床上跳了起来，走到那抽屉边看相片，因为她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想看看他第一个妻子的照片。但到了抽屉边，却又发现抽屉已经上了锁。是谁锁上抽屉的呢？她朝四围看了一眼，房间内漆黑一团，万籁俱寂。只有那鼓还在咚咚地敲着。她过去关上窗门，不想再听到鼓声。正好在这个时候，鼓声停止了，仿佛击鼓人在几公里之遥看到了她一样。翌日，他像是把昨夜之事完全忘记了，脸带甜密的微笑，唤醒她起来用早餐，还对她说，要带她到海岛上游览。她被他的欢乐情绪所感染，坐在一辆漂亮的敞蓬汽车内，领略热带的风光。这时，银幕边响起了欢乐的音乐，他们走过了几处美丽的海滩。正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色情的场面，因为她想洗海水澡（他们已走过了几处美丽的棕榈林，几块突出在海边的岩石和几处长满巨型鲜花的天然花园，天气很热），但她忘了把游泳衣带来。他对她说， she 可以脱光衣服洗海水澡。他们便停下车，姑娘躲在巨石后脱去衣服，人们远远地看到她裸露着身子朝大海跑去。之后，人们又看到她在沙滩上躺卧着，头上是棕榈树林。她用他的衬衫挡住头上的阳光，而他只穿着裤子，光着双脚，从哪儿走来并不清楚。这时，响起了歌声，歌词的大意是，人们应该善于赢得爱情。走过充满危险的黑暗小径，爱情等待着那些为赢得争取它而奋斗到底的人们。这时，姑娘和小伙子重又感到十分幸福，忘掉了一切。傍晚，他们往回走着，爬上路边的一座小丘，在夕阳的照耀下，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有一处古色

古香的宅第，十分典雅，充满着神秘的色调。房舍的四周是高大的树木，严严实实地挡住了它。姑娘说，下次来时，一定要到这幢房舍里头看看。她还问他，为什么人们会舍弃这处宅第。小伙子神色紧张起来，严厉地对她说，千万千万不能靠近这幢房舍。他没有对她说明缘由，只说以后解释给她听。值夜班的护士没有经验，值夜班的护士是个梦游症患者，她睡着了，还是醒着？夜班的时间很长，她只是一个人值班，不知向谁请求帮助。你怎么不吭气了，不作评论……”

“我心烦。继续往下讲吧，这样可以让我去想别的事情。”

“请等一等，我记不起来了。”

“我真不明白这么多的细节你为什么能都记在头脑里的。玻璃头颅，空空的大脑，里面装满了圣徒和妓女图像，有人将这可怜的玻璃头颅朝肮脏的墙上摔过去，玻璃头颅打碎了，所有的图像都落到了地上。”

“尽管这是一次十分有趣的郊游，姑娘的心头却再次笼罩了一层愁云，因为她见到他遇到这幢看起来像遭到舍弃的房屋时神情又紧张起来。回家后，小伙子去洗淋浴，她想趁此在他衣服口袋里偷偷寻得钥匙来，再去前天夜里翻过的抽屉里看看。她去摸了摸他的裤袋，找到了钥匙环，快步走到抽屉边。钥匙环内只有一只小钥匙，她一试，锁果然被打开了。她拉开抽屉，里面有满满的一瓶白兰地。是谁放在那儿的呢？因为从前天晚上起，她一刻也没有让丈夫离开身边，不可能是他。倘使是他，她一定会看见的。酒瓶下面，是一大叠信件，都是情书，有的是他写的，有的是他第一个妻子写的。有些照片在书信下面，有的是他的，有的是另一个女人的。她是他第一个妻子么？姑娘好像认得她，好像在什么地方看见过她。真的，她

肯定在什么地方看见过这张脸。但在什么地方呢？她聚精会神地瞧着照片。这个女人身材十分高大，披着金黄色的长发。姑娘继续看着照片，又找到了一张头像，只有相当大的脸部，目光明亮，但眼神茫然若失……姑娘终于想起她来了！原来她就是在恶梦中向她逼过来的那个女人，那个长着一张疯子脸的女人，拖到脚的黑色的长袍……就在这时，姑娘发现浴室莲蓬头的滴水声已听不见了。她想，将东西弄得乱七八糟的，他会发现的！于是，她设法尽快把一切都整理好，将酒瓶重又放在书信和照片的上面，锁上抽屉，回到卧室，见到他已裹着一块大浴巾坐在那儿，脸上露出微笑。她一时不知所措，为了使他高兴，以分散他的注意力，只是说她帮他擦干身体。这可怜的护士，运气不佳，让她护理病情最重的病人，而她却不知怎么办才能使病人不在当晚死去，也许她会受到传染，这种危险性比任何时候都大了。因为这时他已准备穿衣服了。但令她害怕的是她手上还拿着钥匙环，他一定会发现这一点的。她一面手拿毛巾，帮他擦背，一面瞧着他丢在沙发上的裤子，却不知怎样才能将钥匙环塞到他的裤袋里。这时，她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她对他说，她很愿意替他梳头发。他同意了，但梳子丢在浴室里，要她去浴室拿来。她说他让她这么做就是太缺乏绅士风度了。于是，他自己去找了。她便利用这个时机，将钥匙环塞进他的裤袋里。正好这时他从浴室回来了。她给他梳头。还替他按摩脱得光光的脊梁。这可怜的姑娘这才松了一口气。几天过去了，姑娘发现，她丈夫半夜就起床后再也睡不着了，而她这时总是装作熟睡的样子，因为她怕跟他谈这个问题。清晨她起来后，便将他扶到床上，因为每次他总是烂醉如泥，倒在沙发上。她看看酒瓶，每次都换上了新的，满满的一瓶子。是谁将

它放在抽屉里的呢？姑娘不敢问他，因为他每晚从种植园里回来，见到她在等候他，心情十分舒畅。但每天半夜三更他们总会听到鼓声。这鼓声对他来说，必有某种含意，因为他听到鼓声后，便睡不着觉，起床滥饮。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平静了下来。一次，小伙子不在家，她想和管家谈谈，想从他的口中了解一点秘密，弄清什么使她丈夫如此紧张。但管家只是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说他与农工需要解决不少问题，此外，还有别的问题。他含含糊糊地说了一遍，其实等于没有对她说什么。又有一次，小伙子对她说，他要和管家去种植园一整天，这种植园很远，第二天才能回。她决定单独去那所遭人遗弃的房舍，她以为她肯定可以了解到什么情况。喝完茶后，5点光景，太阳已不怎么灼人了，他便和总管走出门去。一会儿，姑娘也走出门去。一路上寻找着道路去那所房屋。走错了路，天色不早了，夜幕即将拉开，她好不容易才到了上次他们站在那儿见到那幢房子的路边的小丘。她一时犹豫不决，是回家？还是继续往前？好奇心终于占了优势，她一直走到了那幢房子的附近。她见到屋内点燃了灯光，这鼓舞了她。走近房子一看，它确实被野生林木遮挡得严严实实。周围悄无人声，从窗口往内望去，只见一张桌子上点着一支蜡烛。姑娘鼓起勇气，往里推开了一看，发现房子的一角是布都神的神龛，点着许多蜡烛。她走近神龛，见到神龛内有一个用布扎成的女人像，一根别针插在胸口，而这女人像穿的衣衫和她自己在婚礼时穿的衣服完全相同！这一惊非同小可，她几乎晕厥了过去，她立即转身从原来进去的那扇门跑到了门外……她看到了门外有什么呢？——看到一个身材十分高大的黑人，两只眼珠子仿佛要从眼眶内掉出来似的，身上只穿一条破烂不堪的裤子，瞧

眼神完全是个疯子的模样。他瞪着她，她的去路被挡住了。这时，可怜的姑娘丧魂落魄般惊叫了一声。这黑人就是人们说的索比，是个还阳的死人。他张开双臂，就像那天晚上在花园里见到的那个女人那样，一步一步地朝她走过来。姑娘又惊叫了一声，跑到另一间房子里，把房门锁上。这间房子几乎是漆黑一团，只有一扇窗户，外面长满了灌木，只透进一丝黄昏时的微光。房间内有一张床，姑娘习惯逐渐地在暗处看东西了。她这时浑身颤抖不止，既害怕又哭泣。这时，蓦然她见到床上……有什么东西在动……啊，原来是……那个女人！头发蓬乱，脸色苍白，长发一直拖到腰际，身上还是穿着那件黑色长袍。她从床上起来，看着她，走向她！房间内已经没有路可逃，房门上锁了。这时姑娘已吓个半死，连呼救声也喊不出来了。就在这时，一声命令从窗外传来，叫这个索比女人退回去，重新在床上躺好——原来是那个善良的女黑人来了。她对姑娘说，她不用惊恐，她会走进房间内保护她的。姑娘把房门打开，女黑人拥抱她，让她平静下来。在她的身后，那个身材高大的黑人就站在门框边。他对女黑人百依百顺。后者对他说，不应该伤害她。他应该好好地照看这姑娘，索比黑人听从她的命令，还有那个索比女人——就是那个头发乱蓬蓬的女人，也听从她的命令，又在床上躺着了。于是，女黑人亲切地把姑娘的双肩抱住，对她说，她将让她坐在一辆驴拉的车子上陪送她回家。女黑人一路上跟她讲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因为姑娘已经明白，那个金黄色的头发一直拖到腰际的还阳女人就是……她丈夫的第一个妻子。女黑人开始讲述往事。护士颤抖着，病人瞧着她，求她给他安抚？求她给打吗啡？还是他希望能是突发性的传染，人会因此而死吗？”

“ 玻璃头颅，整个躯体也是玻璃的，很容易打碎，一个玻璃制的玩具娃娃，尖尖的寒冷的玻璃碎片在寒夜中潮湿的夜晚，长了蛆虫在被拳头击伤的手上。我跟你讲一件事，你能原谅我么？ ”

“ 病人从床上起来，在夜晚赤着脚走出去，受了寒，病情恶化。快告诉我。什么事？ ”

“ 满是妓女和圣徒图像的玻璃头颅，陈旧而发黄的图像像，画在旧纸片上的死人的脸，死人的图在我的胸内怀藏着，玻璃的图像，十分锋利，把皮肤割破，让胸部肺部和心脏都染上了病菌。我心里十分忧伤，你讲的电影故事几乎难以听进。我以为明天讲为好，你看怎样？我们这会儿还是讲点儿别的事情。 ”

“ 很好。你愿意我们讲些什么呢？ ”

“ 我倒霉死了，这你是难以想象的。我也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头脑现在好像有点儿清醒了。我是在考虑那天我跟你讲的我女朋友的事，我担心她，因为她很危险……但我知道她的消息，心里想见到的这个女人并不是她。我想拥抱抚摸她，这个女人也不是她。我认为，我想她在我身边，想得全身都感到疼痛的这个女人是玛尔塔，我觉得只有玛尔塔才能使我得到新生，因为我感到自己已经死去了，我向你起誓。我的印象是只有她才能使我得到新生。 ”

“ 我在听着，说下去。 ”

“ 你一定会讥笑我给你提出的这个要求。 ”

“ 不会的。为什么会讥笑呢？ ”

“ 你如果没有觉得不方便的话，请你把蜡烛点燃……我想给你口授一封给她的信，你已经清楚目的了。因为要是我老是看向一个地方，就头晕。 ”

“你到底是怎么啦？不会有别的问题吧？我是说是不是会有别的病？”

“不会的，我只是身体有点虚。我是想把郁闷在心里的说出来，朋友，下午我就想写了，但看到字母在我眼前飞舞。”

“当然啰，我来找火柴，请等一下。”

“你对我太好了。”

“找到了。我们先随便拿张纸来当草稿，还是怎么的？”

“好的，先把草稿写好，因为我还不知该对她说些什么呢，用我的圆珠笔写吧。”

“请等一下，我还得把铅笔削一削。”

“别削了，我说你用我的圆珠笔嘛。”

“好吧，可你别生气嘛。”

“对不起，现在我肝火太旺了。”

“好了，你说吧。”

“亲爱的……玛尔塔：你收到这封信一定会觉得……奇怪。我真得……孤单，我需要你，想跟你谈谈，我想……在你的身边，我希望……你说一句话鼓励我。我现在置身于囚室中，真不知你此时在何方……身体如何，在想些什么，需要些什么……我给你写此信，尽管我不准备寄给你，发生什么谁能知道呢……但请允许我对你说……因为我害怕……假如我不说，会爆炸的……要是我们有机会在一起谈谈，你就会理解我……”

“……你就会理解我……”

“莫利纳，对不起，我不准备将信邮寄给她，你是怎么写这句话的？请念给我听听。”

“我给你写此信，尽管我不准备寄给你。”

“你还能补充一句：‘……可我还是打算寄给你。’”

“ ‘ 可我还是打算寄给你。 ’ 讲下去，我已写完了 ‘ 我们要是有机会一起谈谈，你就会理解我。 ’ ”

“因为我无法见我的同志们在这个时候，与他们交谈。我这么虚弱的身体，若见到他们真觉得难为情.....玛尔塔，我以为我有权利再活一些时日，有权利让他人安慰我那受到巨大创伤的心灵..... ”

“ 请继续讲下去，写好了。 ”

“我的心灵已经破损，能理解我的也只有你了.....因为你是你那舒适清洁的家庭中成长，而我并不想为国而牺牲，玛尔塔。想到为国牺牲，我很生气，我不是个好的战士。在这个时候，我想，我是不是全盘错了.....我被他们严刑拷打，我没有坦白.....当然，这是因为同志们的真实姓名我从来不知道。我将同志们的战斗化名告诉了他们，他们只能从我的口中得到这些了。但目前我心里还有一件折磨我的事情.....它从几天前便使我无法平静.....我正在要求得到公正的待遇。你瞧，我对你说了多么荒唐的事，我正在要求公道，希望神灵保佑.....因为我不想也不该就这样呆在这个囚室里，噢，现在，我弄清楚了，玛尔塔.....我是心里害怕，因为我身体有病.....我害怕.....我非常害怕死去.....害怕，这一生就这样了却，因为我想我不应该这样死去，我向来为人慷慨，从不剥削他人.....我战斗过，自从我学会了明辨是非后，我便参加斗争去反对剥削我的同胞.....我也反对宗教，因为它迷惑民众，不让人们参加为平等而进行的斗争.....我渴求正义.....正义是神圣的，我祈求有一个上帝..... ‘ 上帝 ’ 一词请大写，莫利纳..... ”

“ 好的，继续讲下去。 ”

“ 我们讲到哪儿了？ ”

“ ‘ 我祈求有一个上帝。 ’ ”

“能看见我，帮助我，因为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出狱，而且希望快一点儿，不想死在这儿。这时，这样的念头在我的头脑中出现，这一辈子我永远也不会再去碰一碰女人了，但我不甘心.....每当我想起女人.....你的形象便浮现在我的头脑中。只要想到在这个时候，给你写完这封信后，你就会想到我，我便感到有所安慰.....同时，你要用手抚摸一下我仍然记忆犹新的你自己的身躯.....。 ”

“ 请等一下，你讲得太快了。 ”

“摸一摸我仍然记忆犹新的你自己的身躯，你会想到，这是我的手.....这将是极大的欣慰.....亲爱的，但愿你能这样做，因为这样做犹如你在我的抚摸下。这样一来，在你的身躯内有我的什么东西，正像在我的鼻子里有你的香味一样.....在我的手指尖上仍然留有你皮肤上遗留下的感觉.....我对此仍牢记不忘，你懂得我的心意吗？尽管这不是懂得不懂得的问题，而是相信不相信的问题.....有时，我相信，你有什么东西残留在我的身上.....我没有失去它，有时我又不相信，在这个囚室内，只有我孤身一人..... ”

“ 写好了 ‘当我独自一人时..... ’ 讲下去。 ”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与你在一起那幸福的时刻，在一起度过的那些幸福的夜晚，清晨和下午，那时的运气现在对我已不起作用。恰恰相反，我反而被这一切给伤害了.....因为我想你都快想疯了，我惟一能感觉到的东西是孤独的痛苦，在我的鼻子里闻到的是囚室内令人作呕的臭味和自身发出的.....我无法洗澡，我身上有病，身体十分虚弱，冷水洗浴会得肺

炎。在我指尖感到的是寒冷，那是对死亡的恐惧，这种寒冷已侵入我的骨髓……失去了信心该有多可怕，这就是我的事……在我内心折磨着的这件事告诉我，一切都已经完结了。我已处在弥留之际，这是我活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刻……我像一个基督徒一样说着话，仿佛此生之后还有来世，然而实际是，是不是？……”

“请原谅，我打断你了……”

“怎么回事？”

“你口授完后，提醒我一下，有一件事我想跟你说。”

“什么事？”

“你可以办成这件事。”

“快说。什么事？”

“你身体这么虚弱，如用冷水冲洗，会送命的。”

“那你说我还有什么办法呢？快说出来吧，该死的！”

“听我说，我可以帮你擦洗。我们可以拿锅子把水烧热。这儿有两块毛巾，你拿一块涂上肥皂擦前身，同时，我擦你的背。然后你又拿另一块湿毛巾擦去肥皂沫。”

“如果这样我的身子便不痒了，是不是？”

“当然啦，我们一块一块地擦洗，这样，你就不会受凉了，先擦耳根、脖子，然后擦腋下，两臂、胸部，接着擦背。就用这个办法擦洗全身。”

“说实话，你愿意帮我洗吗？”

“那还用问，伙计。”

“什么时候？”

“你想的话，我现在就可以烧水。”

“洗了澡后，我应该不会再觉得痒了吧？”

“ 就不痒了，你就可以安静下来了。水一会儿就可以烧好。 ”

“ 但这煤油是你的，我们得用掉不少的煤油呢。 ”

“ 这不要紧，我们可以一边烧水，一边写完信。 ”

“ 请把信给我。 ”

“ 你要干什么？ ”

“ 把信给我，我刚才已告诉你了，莫利纳。 ”

“ 给。 ”

“ ”

“ 你干什么？ ”

“ 不干什么就干这个。 ”

“ 你撕碎它干什么？ ”

“ 这件事我们别谈了。 ”

“ 也好。 ”

“ 一个人可不能感到绝望..... ”

“ 但是有时对别人说点心里话也很好的，你就对我说吧。 ”

“ 但对我并没有好处，我得忍耐着点..... ”

“ ”

“ 你听我说。你对我实在太好了，我非常感激你。将来有机会我一定向你表示谢意，我向你保证.....你准备用那么多水？ ”

“ 是的，需要.....别说傻话了，我们之间还谈什么感谢呢。 ”

“ 用那么多水..... ”

“ ”

“ 莫利纳..... ”

“ 嗯？ ”

“ 这炉子投在墙上的影子有什么可看的？ ”

“ 我常常看影子，你从来没有看过？ ”

“ 没有，我可从来不看这些。 ”

“ 我常在点着炉子时，看看影子以打发时光。 ”

第 十 章

“ 嘿，早上好。 ”

“ 早上好。 ”

“ 现在几点了？ ”

“ 10点10分。难道你不知道吗？我有时叫我妈妈是10点10分，因为她是八字步。 ”

“ 我不信已有10点10分了。 ”

“ 真的，瓦伦第。刚才开门他们送马黛茶来的时候，你在床上翻了一个身，又睡着了。 ”

“ 那你究竟怎么跟他们说的？ ”

“ 我说你在睡觉，你睡得好吗？ ”

“ 好。我感到舒服极了。 ”

“ 头不晕了？ ”

“ 不晕了……我睡觉沉得像段木头。就像坐在床上现在这样，我向你发誓，我一点也不觉得头晕了。 ”

“ 太棒了……你为什么不试着走走，看看怎么样？ ”

“ 不行，因为你会笑我的。 ”

“ 你有什么好笑的？ ”

“ 我有一种感觉。 ”

“ 有一种什么感觉？ ”

“ 这种健康的人才有的感觉。当我早晨醒来时，觉得全身

都是劲。”

“你全都好了，太让人高兴了……”

“你转过身去，我来试试……”

“好，等我闭上眼睛。”

“这要谢谢你的食品，否则，我永远也不会康复。”

“感觉怎样？还头晕吗？”

“不晕啦，一点也不晕了。只是两腿有点儿发软，头一点也不晕了。”

“太棒了……”

“你可以睁开眼睛了。我还想再在床上躺一会儿。”

“我给你烧点水沏一杯茶。”

“我想不必了，只将沏好的马黛茶给我再热一热，就行了。”

“别说傻话了。刚才我把它倒在厕所里了。你想康复，就要吃得好，喝得好。”

“不行，喝你的茶，吃你那么多东西我实在也不好意思。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啦，我现在已经好了。”

“别这么说。”

“不行，真的……”

“真的什么！现在我妈妈又开始送东西给我，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

“可我总感到受之有愧。”

“接受他人的馈赠也得学会，是不是？不用这么推推让让的。”

“那好，谢谢。”

“你要是愿意的话，现在上厕所抓紧时间，我给你沏茶。”

你先躺着，我来叫他们开门，这样你就不会受凉了。”

“谢谢。”

“等你上厕所回来后，如愿意听，我再给你讲索比的故事。这故事你不想知道如何发展吗？”

“不过，我想，最好我先看一会儿书，我想试试自己能不能看书，因为我已经好了。”

“你觉得这样行？你不会累着吧？”

“试试看。”

“你呀，书迷一个。”

“为什么你生这么大的气？”

我对此毫无办法，我眼前字母好像在跳舞，莫利纳。”

“我已经对你说过了。”

“试一下，也无妨。”

“还头晕吗？”

“不晕，只是在看书的时候，我不有点头昏能盯着看东西。”

“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这是身体虚弱的缘故。因为你只喝了一点茶，早饭没有吃。这是你自己的不是了，你不想吃我的火腿和面包。”

“你难道不是这样认为？”

“肯定是这样。你午饭后可以睡一会儿午觉，这样你就可以看书了。”

“现在你不知道我有多懒，我真想在床上再躺一会儿。”

“这样可不行，人们说只有站着或是坐着，才能增强体质，因为越躺就越没有劲。”

“ 讲电影给我听吧。 ”

“ 你知道吗？……我准备煮几个土豆，可这得花不少时间。 ”

“ 你打算干什么？ ”

“ 我们这儿有火腿，我再开一罐橄榄油。过一会儿我们就吃煮土豆，加上点盐和橄榄油，再吃点火腿，营养丰富极了。 ”

“ 电影讲到女主人正准备让黑女人讲讲关于索比女人（还阳女人）的全部往事。 ”

“ 你真的喜欢这部电影？说真话。 ”

“ 很好玩，真的喜欢。 ”

“ 啊，瞧你说的什么话，不但好玩，这是一部了不起的电影……不过，你总算说了真话。 ”

“ 快讲吧。 ”

“ 好。请等一会，拿这个点不着炉子……现在点着了……讲到哪儿了？噢，对，那姑娘被黑女人送回家去，一路上跟她讲述着全部往事。小伙子跟他第一个妻子向来情投意合，但心里总感到内疚，他有一件难言的隐密。原来他小时候一桩可怕的罪行曾被他亲眼所见。他父亲是个肆无忌惮的汉子，他与为数不多的那些人一样早年来到这个海岛，发了财。他对在种植园里干活的农工们十分残忍，农工们准备进行暴动。当地的一名巫师和父亲相勾结，因为在种植园里巫师建有他的祭坛和别的东西。一天夜晚，巫师召来了准备暴动的农工们的全体首领，说是要为他们祝福。结果，他们中了埋伏，全部惨遭杀害，因为他们中了箭头上涂有巫师准备的一种毒药。死者的尸体被拖到森林里。过了几个小时，这些死人又张开了双目，变成了还阳死人。巫师下令让他们站起来，这些还阳死人就从地

上慢慢地站立起来，人人都圆睁着眼睛。黑人的那双眼睛你一定看见过吧，每一只都有油炸鸡蛋那么大。不过这些还阳死人的眼睛眸子几乎看不到，只有眼白。巫师命令他们拿起砍刀，排成数行，朝香蕉种植园走去。一到目的地，便命令他们马上干活，他要他们整夜地砍香蕉。这些可怜的还阳死人只好服从，干了整整一夜。小伙子的父亲感到十分满意，便派人给他们用枯干的玉米杆搭起了几个窝棚，白天好让那些还阳人躲在其中。他们白天便像一堆垃圾一样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每到夜晚他们出去干活，砍摘香蕉。便这样小伙子的父亲发了大财，小伙子本人亲眼目睹这一切，但当时他还年幼。长大后，他与自己认识的一位高个子金发女郎结了婚，于是，她被带上岛来，就像几年后与那个黑头发的姑娘发生的情景一样。起初，小伙子与第一个妻子情深意长。老头子死后，小伙子觉得巫师干的那一套应该结束了。他派人叫来了巫师，使他待在他家的主楼里，而他自己便到种植园里去，那里便住着索比们。小伙子利用巫师不在那儿之机，在他心腹的帮助下，包围了索比们居住的窝棚，把门用钉子钉死，泼上火油，放起火来，将窝棚内所有的索比都化为灰烬，以此来结束这些可怜的还阳死黑人遭受的折磨与痛苦。然而，在他家主楼里等待小伙子的那个巫师（当时小伙子的妻子也在场）已知道上述的一切，原来那是在森林里发出的咚咚声（就像发电报一样）告诉他的。巫师便对小伙子的妻子说，他要把小伙子拦截在路上，并将他杀死。这高个子金发女郎一听此言，便急了。她对巫师说，她可以给他一切——金钱和珠宝。只要他离开那儿，不去侵犯小伙子，巫师对她说，只有一样东西可以让小伙子的性命被饶。说完，他上下打量着她，仿佛想脱光她的衣衫。他掏出一把浸过

毒药的匕首，啪的一声插在桌子上，便对她说，倘若她去告发他，他就要拿这把匕首杀死她的丈夫。就在这时，小伙子到了。他从窗口见到他俩待在一起，她已快脱光了衣服。第一个妻子对小伙子说，她将弃他而去，跟巫师同行。小伙子怒火中烧，见到桌上那把匕首，便在一怒之下将它插进妻子的胸膛。于是，巫师对他说，除他之外，此事，谁也没有看见。如果小伙子允许他继续施行他的巫术，他将不让警方知道，只说他俩亲眼见到森林中来一匪盗将这女人给杀死了，目的是想偷东西。这便是女黑人对姑娘讲的往事。姑娘一听，顿时吓得魂飞魄散。不过，与此同时她也感到庆幸，因为她终于逃脱了那两个索比——我是指那高大的黑人和发髻蓬松的金发女人对她的加害。在上白班的护士们说着笑话，与那些十分听话的好病人微笑。他们睡觉，吃饭，等自己的病好了以后，便永远离开那儿。”

“驴子的、狗的、猴子的、马的，原始人的头颅，还有城区的那个宁愿去看电影而不愿上教堂的女孩的头颅。第一个妻子就这样变成了索比。”

“对。接下去出现了对我印象最深的时刻。姑娘和那善良的女黑人回到了家里，她们暂时脱离了危险，然而……”

“你还没有给我讲呢。巫师的外观如何？”

“噢，我忘了告诉你，这巫师从来不露面。那善良的女黑人向姑娘述说往事时，在银幕上只出现一团烟雾，象征着时间在往后推移。然后，随着她的叙述，一个个场面银幕上出现了，女黑人颤抖着的声音比较粗重，但听起来相当悦耳。”

“这一切是如何被这女黑人获悉的呢？”

“那姑娘也提出了与你同样的问题：‘太太，您为什么会知

道这么多呢？’低下头的女黑人回答说，巫师就是她的丈夫。在银幕上自始至终巫师均没有直接露脸。”

“受过教育的刽子手的头颅，和索比们的女工们脑袋在地上打滚，受过教育的刽子手冷冷的目光对着城区的姑娘和那天真的头颅，还对着那个同性恋者的头颅。你刚才说对你印象很深的时刻出现了，这是什么意思？”

“这样的时刻是出现了。姑娘女黑人一回到家里，银幕上那幢遭人遗弃的房子又出现了，还有哨兵一样那个站在门口的索比黑人。同时，沿灌木丛走过去有一个黑影，来到站立在门边的那个索比黑人的身边。索比黑人退让到一边，让黑影走进门去。黑影进门后，便来到了那可怜的金发女人所在卧室。她躺在床上不动，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漫无目标。一只白色的手，因为不发抖，所以不是小伙子的手，开始脱光她的衣服。这可怜的女人既不可能自卫也不可能作任何的反抗，那个最年轻漂亮的护士和最年轻的病人在病房大楼里独处，如果他向她扑过去，她再也无法逃脱这一切了。”

“讲下去吧。城区那个同性恋者的头颅滚在地上，因为已没有任何办法将它重新接到他的躯干上了，脑袋已经死了，它的眼睛应该闭上，抚摸一下它的狭窄的前额，吻一吻它的前额？这狭窄的前额盖住了城区那女孩子的脑壳，是谁下令砍的！那个受过教育的刽子手听从了不知从何处传来的命令。”

“回到家里的姑娘，发现小伙子也回来了，表露出十分忧愁的神情。见到她后，他拥抱她，这才松了一口气。但随后他又生起气来，对她说，如果没有他的允许不能外出。他俩坐下吃晚饭。当然，在他们的餐桌上没有酒，连一滴也没有。看得出小伙子神情十分紧张，但竭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她问他

庄稼长得如何，他回答说长得不错。但说到这儿，突然他又将餐巾纸往地上一丢，站起身来，走到他的办公室内（那只抽屉便在那儿的写字台内）将门上了锁，发疯一般地喝起酒来。她在睡觉前去叫唤他，因为从门缝里露出灯光，但他用那种含糊不清醉汉的腔调叫她走开。回到卧室，姑娘换了衣服，只穿了一件衬衣。不，她只穿一件浴衣，因为天气热不可耐。所以去浴室洗淋浴，她洗淋浴时，没有发现她的房门没有关。这时，她听到在客厅内有脚步声。她全身已经淋湿，跑到卧室的门边关好了门，将身子紧贴着门边，听到办公室的门被人用钥匙打开了，走进她丈夫所在的办公室。她立即拉上了卧室的门闩，关好了窗门。后来她终于睡着了，但次日晨醒来时，他不在了。她从床上一跃而起像疯了一般，问仆人她丈夫在何处。仆人回答说，他已出去，却没有说去何方，但见到他朝那座最远的种植园的方向走去的。姑娘回想起巫师的巢穴在那儿。她叫来了管家，求助于他，因为他是她惟一可以信赖的人。管家对她说，他曾希望她的到来有希望，因为这样一来，小伙子会高兴起来。但现在他发现，即使她的到来，也无济于事。于是，她问他过去有没有让她丈夫去看过病。管家回答说看过，但是小伙子不遵医嘱。管家说，只有一个办法还没有试过，说完，便注视着她的双眼。姑娘立即在心里明白了，管家是想让她去面见那个巫师。她说，她决不这样做。但管家解释说，只有一个办法，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就是需要有人给小伙子以启迪，以加强他的意志。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还说，他这样讲也是出于无奈，需要她作出决定。管家还对她说，今晨出门时，小伙子将他骂了一顿，他已再也不能容忍这样的事了。还说其实小伙子是个凶恶之徒，他第一个妻子是被他折磨

死的，她应该离开他，找一个配得上她的好男人。姑娘觉得这管家的眼神十分奇特，他的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她的双眼。他接着又说，像她这么好看的女人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冷遇。姑娘一时不知所从，便去找她丈夫，因为她生怕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而这时他需要她。但那个女黑人却拒绝陪她同行，说这样做太危险了，尤其是像她这样一个白人。无奈中姑娘只好求助于管家，请他陪她同行，尽管她认为他刚才的这席话并不太对味儿。管家同意了，他备了一辆快马拉的车子，给猎枪上好子弹，便出发了。那个善良的女黑人正在在花园里剪摘在早晨开放的鲜花，见他们出去了，便浑身颤抖起来，像疯了一样，大声地叫嚷着，目的是想让姑娘听到后回转家门。但姑娘没有听到她的叫喊声，因为象震耳欲聋的雷声的海浪怒吼着。姑娘请管家不要将车驾得这么快，因为那两匹拉车的马仿佛要狂奔起来了，但管家没有理会他。她听到管家对她讲的唯一的一句话是她很快就会发现她丈夫是个何等无耻的人。他们默默无言地驾车前进。每到道路的拐弯处，姑娘害怕得心惊肉跳，有时马车会直立起来，但两匹马总是对管家的使唤非常听从。他们来到了一处森林十分茂密的地方。管家对她说，他得去那儿的一间茅舍里询问一件事，说完便走下车去。过了一会儿，他没有回来，又过了一会儿，他仍没有回来。姑娘孤身一人，害怕了，而这个时刻偏偏又响起了鼓声，犹如在她的耳际响起。姑娘从马车上下下来，走向那间茅舍，她怕管家已遭人袭击，便大声地叫唤他，她走到茅舍门口，里面发现空无一人。原来这是个多年来已无人居住的地方，里面都已长满了灌木和杂草。这时一阵巫师唱的歌声传来。由于她一个人实在太害怕待在那儿，便只好朝传来歌声的那个地方走去。以后再对你讲吧。”

“ 你别那么神气。 ”

“ 不是我神气，是我肚子饿了，得准备一点中午饭，如果你不想再次吃了我们接受他们的饭食中毒的话。土豆大概煮好了。 ”

“ 如果已经快结束了，那就现在给我讲完算了。 ”

“ 不行，还差好多呢。 ”

“ 早安。 ”

“ 你好吗？睡得感觉如何？ ”

“ 好，好极了。 ”

“ 昨晚你书看得太多了。蜡烛是我的，下次由我来吹熄它。 ”

“ 我对我还能重新看书简直难以置信。 ”

“ 下午看看书是可以的。你能看书，值得庆贺，但只能在下午。晚上熄灯后，你在点着蜡烛再看两小时的书，这就有些过分了。 ”

“ 好了，我也算是个大人了吧，是不是？让我自己管自己的事。 ”

“ 我们为什么不利用晚上来讲讲索比的故事呢？显然你喜欢这个故事，这你就不要否认了。 ”

“ 几点钟了？ ”

“ 8点15分。 ”

“ 为什么看守还没有来？ ”

“ 来了，你没有醒，睡得象一段木头那样沉。 ”

“ 这太可怕了，为什么我会睡得这么死。马黛茶罐到哪儿去了？你搞了什么名堂，昨夜不是放在那儿的吗？ ”

“我是搞了名堂，我已对看守说过，叫他不要送在早上马黛茶来了。”

“嘿，你自己的事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可我还是想让他们给我送马黛茶来，无论好不好喝都得送来。”

“你什么也不懂。你吃牢房里的东西，就会生病，不用担心，只要有我吃的，你的一定少不了。今天律师会来看我，妈妈一定会跟他来，又会给我带来一包东西。”

“真的么，伙计，可我不喜欢让我的生活受人摆布。”

“今天律师对我说的话，对我来说将是至关重要的。对你说句真话，我寄希望于上诉。不过，上面我倒是有点儿门路，对此我仍然抱有一点希望。”

“希望你能早点出去。”

“假如我出去了……谁知道他们会让什么人来和你作伴呢。”

“莫利纳，你吃过早饭了吗？”

“没有。因为我想让你多睡一会儿，不想发出声音来。”

“那我就在锅里放两个人的水。”

“不行！你继续躺在床上，我来做饭，因为你才康复。水都快开了。”

“这是最后一天了，你就不能在明天这样干了。”

“昨夜你读了什么书，跟我讲讲吧。”

“你在做什么好吃的？”

“得先对你保密，跟我讲讲你在昨夜看的书。”

“没有什么，都是政治书。”

“唉，你也太不喜欢说话了……”

“什么时候你的律师来？”

“ 说是11时来……现在是……我们打开这个包吧……看我给你藏着什么……好吃的东西。这是用来掺和着茶吃的——英式布丁！ ”

“ 不，我不想吃，谢谢。 ”

“ 你不想吃——水开了。我出去一下，立刻就回来。水开了。 ”

“ 请你不要为人所难嘛。 ”

“ 别这么说，让我服侍你一下…… ”

“ ……真糟糕！够了！ ”

“ 别发傻……这为什么不好？ ”

“ 不要再说！ ”

“ 这布丁…… ”

“ …… ”

“ 你干的好事，你看…… ”

“ …… ”

“ 没有煤油炉好是好。可这盘菜 …… ”

“ …… ”

“ 这茶该如何…… ”

“ 真对不起。 ”

“ …… ”

“ 我无法控制住自己，真的，我请你原谅。 ”

“ …… ”

“ 煤油炉没有被打破，只是煤油全洒在地上了。 ”

“ …… ”

“ 这还算不错的，煤油炉没有破。 ”

“ …… ”

“ 请你原谅我的鲁莽。莫利纳， ”

“ ”

“ 我可以用煤油瓶内的煤油灌煤油炉吗？ ”

“ 当然可以。 ”

“ 原谅我，我真的请你原谅我。 ”

“ 为什么要我原谅？ ”

“ 我生病的时候，假如没有你，真不知会怎么样呢。 ”

“ 不用感谢的。 ”

“ 我是得感谢你，得大大地感谢你。 ”

“ 那没有什么，忘了刚才的事吧。 ”

“ 怎么会没有什么，我太难为情了。 ”

“ ”

“ 我不是人。 ”

“ ”

“ 莫利纳，现在让他们给我开门，将这个大瓶子灌上水，因为我们这儿没有水了，请你抬起脑袋，看看我吧。 ”

“ ”

“ 我一会儿就把水取来。你是不是原谅我，请告诉我..... ”

“ ”

“ 莫利纳，原谅我吧。 ”

“ ”

第 十 一 章

处长：副官，就这样吧，您可以出去了。

副官：遵命，处长先生。

处长：莫利纳，怎么样？近来可好？

罪犯：好，先生，谢谢……

处长：要告诉我什么新情况？”

罪犯：我以为没有什么新的情况。

处长：嗯……

罪犯：不过，我发现他对我越来越相信，这是事实。

处长：嗯……

罪犯：先生，这是事实，这我可以肯定。

处长：莫利纳，糟糕的是他们在给我施加很大的压力。对您我再说得明白一点，莫利纳，我的处境你应该体谅我，是总统府在给我施加压力。他们想马上得到有关情报，他们对我施加压力，要我再次审讯阿雷基，要对他狠一点儿。您应该是理解我的。

罪犯：是的，先生……再请您给我几天时间，别审讯他。请告诉他们，他的身体十分虚弱，这是真的。在审讯过程中会发生更糟的情况，请您告诉他们。

处长：好的，他们我一定会告诉的。不过，光这一条说服不了他们。

罪犯：我想再要一个星期时间，我好像在他身上搞到一点情况。

处长：您得搞到全部情况，要搞到能搞到的一切情况，莫利纳。

罪犯：办法倒是有一个。

处长：什么办法？

罪犯：我不知你认为如何……

处长：说吧……

罪犯：阿雷基的脾气很倔强，但他的性格也有软弱的一面……

处长：是的。

罪犯：比如，假如让他知道……您们可派个看守来，对他说，在一星期之内我将更换囚室，因为我已即将得到赦免，或者再慢一点吧，律师已呈上了上诉书，因此，可以得到特殊照顾。假如他认为，我们俩要分开了，便会软下来。我认为他好象对我有了点感情，这样一来。他可能会说出点……

处长：在这一点上你很自信不？

罪犯：我认为值得一试。

处长：您曾经跟他说过您可能获得赦免，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失误。这或许只会使他更加闭口不言。

罪犯：不，我并不是这样认为的。

处长：为什么？

罪犯：我认为……

处长：请您把您的理由告诉我，您一定也有您的理由。

罪犯：这样一来……我也可以使自己不暴露。

处长：从哪个方面讲？

罪犯：以后我要是出狱，他就不会怀疑我，也不会告诉他的同伴，使我受到报复。

处长：您很清楚，他与他的同伴并没有任何联系。

罪犯：这仅仅是我们的看法。

处长：我们都看过他写给别人的信。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有点儿过虑了，您认为还有什么可以害怕的。莫利纳？

罪犯：但我可以向您肯定，这样会更好一些让他认为我可以获释……因为……

处长：为什么这样说？

罪犯：没有什么……

处长：我请求您，把话说出来，莫利纳。

罪犯：我怎么说呢……

处长：说吧，莫利纳，把话说清楚。如果话不说明白，我们就不能相互理解。

罪犯：真的没有什么，我向您起誓，先生。这只是一种预感而已，以我的看法，假如他以为我即将出狱，便会感到更需要和我谈谈心里话，很多囚犯都有这个特点，先生、一个同伴要走……自己便会觉得无依无靠。

处长：那好，莫利纳，我们在一星期后再见面。

罪犯：先生，谢谢。

处长：到那时候我们之间恐怕得用另一种方式交谈了。

罪犯：是的，应该是这样。

处长：很好，莫利纳。

罪犯：先生，我还得耽误一会儿您的时间。

处长：什么事？

罪犯：我回囚室时，还需带一包食物回去。我已开了一张食品

单，是我在等待您接见时在门口写的。字迹潦草，请您原谅。

处长：您以为这样做有好处？

罪犯：我向您保证，这很有好处，千真万确。

处长：拿来我看……

给莫利纳买的食品清单（请把所有的食品包成一包像我妈妈送来时那样）：

两只烧鸡
四只烤苹果
一盒俄式色拉
生火腿300克
熟火腿300克
面包四个
速溶咖啡一罐，茶叶一盒
黑面包一个
两大盒奶油蛋糕
一瓶桔子水
牛奶一公升、荷兰奶酪一块
食盐一小包
四大块水果冻，花式各异
英式布丁两块
一包黄油
餐巾纸一卷，蛋黄油一小瓶

“这是熟火腿。这是一包火腿。趁面包还新鲜，我想做个三明

治吃。你呢，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谢谢。”

“做三明治很简单，只要从中间切开这只面包，里面放点熟火腿和黄油，再加点俄式色拉就行。吃了三明治，然后再吃点茶和烤苹果。”

“太好了。”

“趁热把这只烧鸡切开吃，你要是愿意。不用客气，吃吧。”

“谢谢，莫利纳。”

“这样更让人放心，是不是？愿吃什么就吃什么，用不着勉强。”

“对。”

“我放一些水在锅里，你要煮咖啡，沏茶，请便。”

“谢谢。”

“……”

“美妙极了，莫利纳。”

“还有果冻呢。只是请你别吃了那片葫芦片，那是我最喜爱的。还有一小块凤梨和一大粒无花果。这红颜色的是什么玩意儿？”

“大概是西瓜，也许不是，谁知道呢，我不知道……”

“尝尝味道就知道了。”

“莫利纳，我还是有点不好意思。”

“为什么难为情？”

“今天早晨我的话实在太失检点了。”

“别发傻……”

“一个人不想获得他人的东西也是一个……小气鬼，因为

他也不愿意使他人得到任何东西。”

“你是这么认为的？”

“是的，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想。我见到你对我这么慷慨，心里就紧张，其原因是因为……我不愿意迫使自己对你也这么慷慨。”

“难道你是这么想的？”

“是的，是这样想的。”

“我也在思考着，我回想起了你跟我说过的事情，瓦伦第。你为什么会这样……你的观点我完全不理解。”

“我说了些什么？我对你。”

“你说，像你们这样置身于斗争中的人，跟他人相爱是……不合适的。说相爱可能有点儿过分了，就说跟人交朋友这一个问题吧。”

“这是你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你看到了吧，你对我说的话有时我也理解……”

“是的。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就我俩的情况看，我们都被囚禁在牢房里，这儿并没有斗争，没有斗争，没有需要战胜谁，我的意思你懂吗？”

“懂，说下去。”

“难道我们被外部世界的敌人施加了如此巨大的压力，以致使我们不能让自己的行动文明一点儿？外部的敌人能有这么大的能耐？”

“现在你真的让我不明白……”

“是的，世界上一切不合理的东西我都要改变。但他们难道能连一分钟都不让我干一个人该干的事？”

“水都开了。你想做什么吃？”

“ 请你放上茶叶，够两个人。 ”

“ 好的。 ”

“ 我不知你是不是领会了我的意思……反正我俩同住一室，我们的关系——我怎么跟你说呢？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愿望，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因为任何人都不能制约我们的关系。 ”

“ 对，你说下去。 ”

“ 在某种程度上，我享有充分的自由，我说明白了吗？我们好像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生活，生活在一个也许我俩得一起住上好几年的小岛上。因为我们的压迫者在牢房的外面有，在囚室内却没有。在这里面谁也不压迫谁。眼下对我这个已感疲劳（或许被制约或扭曲）的心灵来说，惟一感到烦恼的是，有人尝试对我好，却又不想有任何报答。 ”

“ 关于这点，我不知道…… ”

“ 什么你不知道？ ”

“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的心意。 ”

“ 别这么说，莫利纳，你好好地想想，就可以说出你的想法。 ”

“ 我的意思是，你别把问题想得过于复杂。如果说我对你好……是因为我希望得到你的友谊（你的爱情呢我干嘛不说），就像我对我妈妈一样，从来没有对别人干过坏事，因为我爱她，因为她是好人，我也希望她爱我……你也是个很好的人，不为私利，为了崇高的理想，甚至愿意献出自己的生活……你别往旁边看嘛，你不好意思了？ ”

“ 是的，是有点儿……不过，你没有看到，我是正面对你瞧着的？ ”

“ 正因为这样……我热爱你，尊敬你。我也希望你能热爱

我……因为我这辈子感到的最良好的感情是我妈妈对我的情意。她不厌弃我，即使像我这样的人也爱我。这仿佛是我得到苍天给我的一份礼物，也是使我能活下去的惟一的東西，惟一的。”

“我能切一块面包吃么？”

“当然可以。”

“可是对你来说，你这一辈子没有至关重要的好友吗？”

“有是有，然而，我的朋友都是像我这样搞同性恋的人。我们之间……我怎么跟你说呢？信任并不存在于我们之间，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窝囊废，胆小鬼。我们一直等待着的是……友谊或与此类似的东西，希望到的是某一个严肃的人，当然是男人的友谊，但我们这些人永远也得不到这点，因为一个男人需要的是……一个女人。”

“那么，对于所有的同性恋者都是这样的吗？”

“不是，有的人互相之间也有感情。而我的朋友和我都是……女人。我们不喜欢他们干的那些玩意儿，那是同性恋者干的玩意儿。因为我们跟男人睡觉，我们是正常的女人。”

“白糖，你要吗？”

“要，谢谢。”

“新鲜面包太好吃了，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之一。”

“不错，是非常好吃……我得跟你说一件事情。”

“是啊，索比的故事你得给我讲完。”

“对，这也得讲，但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

“律师对我说，在事情进展方面很顺利。”

“我真不是人，连这件事也没有问过你。他还对你说了些

什么？”

“说一切都很顺利看样子。当上诉受到注意，我是说当上诉还没有得到批准但被考虑的时候，囚犯得住到监狱的另一边去。因此，在一星期之内，他们便会让我搬出这个牢房。”

“真的？”

“是真的，看来是真的。”

“他……怎么会知道？”

“是有人在处长办公室里说。那时他正在那儿办有关的手续。”

“太好了……你一定会感到高兴的……”

“我不想在这方面考虑得很多，我不打算想入非非……你吃点俄式色拉吧。”

“你觉得怎样？”

“不错，味道很好。”

“什么味道我也说不上。听了这个消息，吃起东西来也没有味儿了。”

“你就当作我什么也没有对你说吧，因为本身这件事也没有把握。我就将他当成什么也没有跟我说一样。”

“不，我们应该为此而感高兴，我认为这是件好事。”

“最好别……”

“尽管你要走了，但是我还是为你感高兴……不说了，还有什么办法呢……”

“烤苹果，吃一个吧，对身体很有好处。”

“不吃了，留着下次吃吧。要不，你吃了吧，如果你想吃的話。”

“不吃了，我也不太饿。你知道吗？也许当索比的故事讲

完后，肚子就饿了，我们把食物留到等一会儿吃吧。”

“好。”

“很有趣，这部电影，是不是？”

“是的，是很有趣。”

“刚开始了，我回忆不起来，但现在我记得越来越清楚啦。”

“是这样……不过，请你等一下。说实在的……我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莫利纳，我的头脑一下子乱成一团了。”

“怎么了？你哪儿痛？肚子疼？”

“不，是在头脑中，觉得乱糟糟的。”

“乱糟糟的，怎么回事？”

“我也弄不清，也许是因为你要走了，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啊……”

“我想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

“好的。”

“再见。”

“再会。…“几点了，莫利纳？”

“已经7点多了。我已听到他们送晚餐来了。”

“我现在什么事也干不成……在熄灯之前还有一个小时，得好好利用起来。”

“对。”

“我老是集中不起来注意力。”

“那你就休息吧。”

“你还没有给我讲完那部电影。”

“你昨天还是不想听嘛。”

“我是怕在我听你讲没有心思鉴赏这部电影，会白白浪费时间。”

“那会儿你都不想讲话了。”

“倘若连我自己也不知在说些什么，我就不想讲话。胡说八道我可小愿意，你知道……”

“那你就休息吧。”

“给我把电影讲完，可以吗？”

“现在？”

“对。”

“可以。”

“刚才我看了一会儿书，但我却不知在看些什么。”

“我又记不得应该讲哪儿了，讲到什么地方了？”

“莫利纳，什么问题？”

“电影呗。”

“讲到在森林里姑娘独自一人，耳中听到了鼓声。”

“啊，对……森林内烈日当空，正是中午时分。姑娘决定走到近前，看看这么凄惨的鼓声是谁敲的。她往前走着，丢失了一只鞋子，后又跌倒在地，衬衣被撕裂了，脸上也染上污泥。走过一片带刺的灌木丛，把裙子撕得稀烂。当她走到那些求神者的身边时，尽管天还是中午，天色却越来越昏暗，只有他们点燃的那些蜡烛发出一缕光亮。在祭坛前面点满了蜡烛，祭坛下面放着一个用布扎成的人像，一根粗针插在胸口上。这人像的模样和她丈夫一样。所有的男女黑人均双膝跪地，对神祈祷。在祈祷的过程中不时地发出一声喊叫，将自己内心所含的痛苦发泄出来。姑娘朝四面看了一眼，她在寻找巫师。一方面她非常害怕见到他，同时却又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想见到他，

看他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一阵紧似一阵的鼓声，阵阵声似怒吼。黑人们的叫喊声也越来越多了。姑娘浑身上下已脏污不堪，头发蓬乱，更不用说衣衫了。她站立在正在祈祷的人们围成的圆圈边。突然间，鼓声停止了，人们也不再喊叫了。在热带地区的原始森林里一阵冷入骨髓的寒风突然刮起，巫师出现了。他身穿一件长及脚跟的白色长袍，敞开胸口。长满卷毛的胸部是年轻人的胸部，但他的脸却已老态龙钟——原来管家就是他。他脸上露出伪善者的表情，给所有的黑人赐福，同时用一只手做了一个手势给击鼓的人们。这时，鼓声出现了另一种节奏，显得十分淫乱。巫师对他那邪恶的高兴毫不掩饰，他瞧着姑娘，用一只手对她做了几个神奇的动作。然后，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对她试图施行催眠术。姑娘目光朝向一边，力图不落入他的魔掌，然而其吸引力最终还是不能摆脱，脑袋慢慢地转了过来，直到面对面地注视着巫师。催眠术在她身上终于施上了。这时，鼓声的节律更淫乱了。她一步一步朝着巫师的所在地走了过去。跪在地上的黑人们，这时都将脑袋往后仰，几乎能触及地面。当姑娘快走到巫师伸手所及之处，突然一阵狂风刮来，所有的蜡烛被吹灭了，中午时分却是漆黑一团。巫师双手扶住姑娘的腰部，然后慢慢地移向胸部，尔后又抚摸她的双颊，最后扶住她的一只胳膊，带她回到他的茅舍里。在那儿……在那儿怎么样了？唉，我想不起来了，真对不起。啊，对，那善良的女黑人见到姑娘坐车走了，便将小伙子找到，硬是拉着他走。同时对他说，巫师叫他去，因为这女黑人曾经是巫师——管家的妻。姑娘见到小伙子来了，催眠术顿时失灵，因为这时女黑人大叫了几声。姑娘这时已快走进他的茅舍了。

“讲下去。”富人向穷人进行乞讨，穷人给富人进行施舍，富人笑了，他侮辱、嘲弄了穷人，因为后者只给他一枚假钱币。

“小伙子 and 姑娘坐着一辆吉普车回到家里。一路上他俩没有说一句话。自然，小伙子已发觉，姑娘已知道一切。他们到家后，姑娘为了向他表明她仍然一心一意在安排家务，便命仆人为他准备晚餐，就象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在她来来去去地忙于家务的同时，却发现丈夫再次酗起酒来。于是，她请求他，要坚强，不要在为拯救他们夫妇的斗争中让她单枪匹马地干，还说他俩相亲相爱，能一起克服一切障碍。但他使劲地将她推了一下，将她推倒在地。与此同时，巫师来到那间遭人遗弃的索比女人所在的房子里，见到这女黑人和索比女人在一起，前者在那儿照料她。巫师的妻子是这黑女人，现因年迈，他已瞧不上她。巫师叫她走开，但女黑人对他说，她已不再允许他利用这索比女人胡作非为了。说完，便把一把匕首取出来，试图插进巫师的胸膛。但他抓住了她握匕首的那只手的手腕，把匕首夺过来，向她刺去，她的心脏被刺中。索比女人虽待在那儿一动未动，却从她的眼神中可以见到她心中是十分悲伤的，尽管她缺乏自由行动的意志。巫师命她随他而行，他在路上对她撒了弥天大谎，说她丈夫是个坏人，是他下令让她变成索比女人的，而现在他想对他的第二个妻子重演故伎，她正在被他虐待。因此，她这个索比女人应该拿这把匕首去杀死小伙子，以结束他的暴行。从索比女人的神色中可以看到，她其实一点都不相信巫师的话，可是由于她自己的意志不坚定，只好服从巫师的命令。他俩来到小伙子的家后，便悄悄地慢慢地走进花园。这时，天色昏暗已近黄昏。从窗口往屋里看，索比

女人见到小伙子已喝醉了，嘴里在对那姑娘大喊大叫，同是还抓住她的双臂，将她推到一边。巫师将匕首放在索比女人的手中。这时小伙子又去寻酒喝，但酒瓶已空。他摇摇晃晃了一阵，还想从中倒出最后一滴酒来。索比女人没有一点办法没有一点选择，只好顺从。管家对她说，进去，把那小伙子杀了。索比女人朝前走去，从她的目光中，人们可以发现，她仍然爱着小伙子，她并不想杀死他，但命令却没有回旋的余地。小伙子并没有见到她。与此同时，管家叫了一声那姑娘，他尊敬地称她为太太。那姑娘这时待在自己的房间内，锁了房门。不一会儿，她听到她丈夫绝望地惨叫一声，索比女人已经把他刺中了。姑娘立即奔出房门，见到丈夫已奄奄一息。这时他躺在沙发上，连酒都还没有醒过来，眼中流露出令人难以想象地悲惨的眼神。管家很快地进来了，一些仆役，也被他叫来了，让他们作为凶杀案的证人，而他自己可以摆脱一切干系。然而，尚在弥留之际的小伙子却对索比女人说，他非常爱她，而过去的一切都是巫师之过，因为这巫师一直想独占海岛，还想把他的全部产业占为已有。他还对索比女人说，她应回到那间旧房子里去，将自己关在里面，然后放一把火，这样，她就再也不会成为替他人干坏事的工具了。这时，天已黑了，但天空中雷电交加万分，这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奏。小伙子这时几乎已经没有一丝力气，但他还是对走进房间里来的仆人们说，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的父亲都是被这无耻的巫师害死的，他将他们变成了索比。然后，大伙儿用仇恨的目光愤怒的眼神注视着巫师，后者慢慢地朝后退去，走进了花园里，企图逃之夭夭。这天夜晚，暴雨如注，还刮着狂风。闪电出现时，万物亮得如同白昼。巫师拔出左轮枪，企图进行自卫且反击。仆人们立即停止前进。

到了花园后，巫师自以为已脱离险境，准备拔腿奔逃，没料到此时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雷声，将他击毙。不久，雨势减弱风力减小，索比女人朝那座旧房子走去，但谁也没有看见她。这时，准备离岛而去的轮船响起了汽笛声。姑娘将她的东西装进一只手提箱内，准备上船，将家中的一切都留给了仆人们，她自己只想把这所有的一切抛开。正好人们在抽跳板的时候，她到了船上，船长在船舷上已见到了她。这位船长恰恰就是她来时乘过他的船的那一位，是个非常善良非常纯朴的年轻人，解开船索后，船便驶向大海，他们离岸上的灯光越来越远。姑娘坐在她的船舱内，听见有人敲门。把门打开一看，是船长。他问她的岛上的日子过得幸福不幸福。她回答说不幸福。于是，他让她回忆起那天到海岛时的鼓声，它们宣告死亡和痛苦。她对他说，这鼓声可能人们再也听不到了。这时，船长叫她不要说话，因为他好象听到了某种奇妙的声音。他俩走到船舷，一起听到非常悦耳动听的歌声。原来是岛上成百上千的居民，来到了码头上，对着姑娘歌唱，用充满感激和情意之情的歌声向她告别。姑娘激动得浑身都颤抖起来。船长伸出胳膊，按住她的背部保护她，因为这时在海岛的内部，有熊熊烈火在远离村镇的田野里燃烧，姑娘紧紧抱着船长，以此来减少内心的恐惧感。她知道，这熊熊烈火，燃烧着那可怜的索比女人。想到这儿，她浑身都打起寒颤来。船长叫她不要害怕，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永远不会再出现。还对她说，全镇民众正满怀情意对她演奏着音乐与她诀别，并预祝她未来充满幸福。就这样把故事结了。你喜欢吗？病房内那个最危急的病人已脱离了危险，护士将整夜地看护着他，让他安静地睡着。”

“喜欢，非常喜欢。富人如果让穷人得到了金子，便能安

心睡觉。”

“唉……”

“好长一阵叹息声！”

“这样的日子太难过了，太难过了……”

“莫利尼塔，怎么啦？”

“谁知道呢，反正我什么都害怕。我怕我将被他们释放，我又怕他们不会放我……我最害怕的一件事是我们会分开，将我关在另一间囚室内，一辈子待在那儿，一个不知道的无赖与我待在一起……”

“这些事情最好不要去想，这些事丝毫也不取决于我们。”

“你瞧，在这一方面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想，我们考虑考虑这个问题，也许会找到某种办法呢，瓦伦第。”

“什么办法？”

“至少……不分开我们。”

“为了不使你自己感到难过，你可以这样想：你出狱的目的是为了照看你的妈妈，你就这样想，不要去想别的事。她的健康对你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是不是？”

“是的……”

“你就在这一点上集中你的注意力。”

“不，我不想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点……不行！”

“啊……怎么啦你？”

“没有什么……”

“得了吧，别这样了……别把脸埋在枕头上了……”

“你别……管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有，没有什么事瞒着你……我只是因为……”

“因为什么？你出了狱，就自由了，你和什么人交往都可以。如果你愿意的话，还可以参加某种政治团体。”

“你疯了吧。象我同性恋者他们是不会相信我的。”

“我可以跟别人讲讲你的情况……”

“不，就是你愿意这么做也不行，绝对不行，你懂我的意思了吗？别在我的面前谈你伙伴们的事情。”

“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你怎么会想起来我要你去见他们？”

“不行，他们会审问我。我假如什么也不知道，便什么也说不出来说不出来。”

“可从事政治活动的团体多得很呐。你喜欢什么团体，就参加什么团体，尽管有的团体什么事也不干。”

“这方面的事我可是一无所知……”

“你没有真正的朋友，是真的吗？”

“我只有跟我自己一样的‘疯女人’朋友，我们在一起闹一阵，玩一会，激动起来便各奔东西。这个情况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们之间有时就像母狗一样吵闹不休，这情景你是难以想象的。”

“也许当你出狱时情况会发生变化。”

“不会发生变化的。”

“算了，别哭了……我已多次看到你淌眼泪了。当然，我也淌过眼泪……算了，你一哭，我也不由地要哭了。”

“我实在忍不住啦，我的运气太……糟了。”

“灯关了吗？”

“关了。你以为几点了？已经8点半了。这样倒更好，你就看不到我的脸了。”

“讲讲电影时间过得真快啊，莫利纳。”

“今天晚上我多半又睡不着了。”

“听我说，我能帮你的忙，只是找他们谈谈问题。可首先你得考虑参加个什么团体，别孤单单地过日子，这肯定对你有好处。”

“我参加什么团体？我可不太懂此类事情，也不太相信。”

“那你不要哭嘛。”

“我们别再谈……”

“快不要这样啦，莫利尼塔。”

“别这样……我请求你……别碰我……”

“作为你朋友摸你一下也不行？”

“你这样使我更难过……”

“为什么？说吧，现在是我们互相推心置腹的时候了。真的，我愿意帮助你，莫利尼塔，你快跟我讲心里有什么事。”

“我现在惟一的愿望是让我死，这是我唯一的请求。”

“请不要这样说。你得想想，这会使你妈妈多伤心，会使你的朋友们，使我多伤心。”

“对你有什么关系？”

“会没有一点关系！你真是……”

“我厌倦了，瓦伦第，我受够了。你难道不知道我全身都痛？”

“你哪儿疼？”

“胸口痛，喉咙也痛……人为什么一伤心就会这样？”

“是啊。”

“而现在你又……不让我哭，我不能哭，这更糟糕。喉咙就像被东西梗住一样，难过极了。”

“ ”

“ ”

“ 是啊，莫利纳，当哭不出声的时候，心里就更难过。 ”

“ ”

“ 你是不是觉得喉咙口梗得慌，梗得很厉害吗？ ”

“ 是的。 ”

“ ”

“ ”

“ 这儿吗，这儿疼吗？ ”

“ 是的..... ”

“ 我给你抚摸抚摸好吗？ ”

“ 没问题..... ”

“ 在这儿？ ”

“ 对..... ”

“ 你觉得心里舒坦一些了？ ”

“ 是的，好过一些了。 ”

“ 我也觉得舒服。 ”

“ 是真的吗？ ”

“ 真的，我得到了休息..... ”

“ 怎么用休息这说法呢，瓦伦第？ ”

“ 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 ”

“ 为什么？ ”

“ 可能是因为我不再想我自己..... ”

“ 我很喜欢你这样。 ”

“ 可能是因为我想到了你需要我，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了。 ”

“瓦伦第……你什么事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你真疯得厉害。”

“也许是因为我不愿意让人给拖着跑，我想知道每件事的前因后果。”

“瓦伦第，我能摸你一下么？”

“可以……”

“我想摸一下……你这颗痣……就在眉毛的上面，长得挺大的。”

“……”

“我能摸摸你吗？就这样……”

“……”

“就这样行吗？”

“……”

“我这样抚摸你，你感觉舒服吗？”

“舒服”

“你真好。”

“……”

“你怎么对我这么好？”

“因为你是个大好人。”

“瓦伦第，如果你想干的话，可以干你爱干的任何事，因为我愿意。”

“……”

“但是我会不会让你觉得讨厌呢？”

“别说这样的话了，闭上你的嘴吧！”

“我对着墙走几步。”

“……”

“ 这儿漆黑一片，无论谁都看不见 ”

“ ”

“ 慢一点。 ”

“ ”

“ 慢一点，不然我会痛的。 ”

“ ”

“ 等一下，让我把双腿抬高一点儿这样好一些。 ”

“ ”

“ 瓦伦第，慢一点儿行吗？ ”

“ ”

“ 就这种速度 ”

“ ”

“ 谢谢.....谢谢啦..... ”

“ 其实我也应该谢谢你 ”

“ 得谢谢你.....就这样，你站在我的面前，尽管由于天黑我看不清你。啊唷.....还有点痛..... ”

“ ”

“ 现在好了，瓦伦第，我觉得舒服了，不觉得疼了。 ”

“ 是不是舒服多了？ ”

“ 是的。 ”

“ ”

“ 那你呢，瓦伦第？快告诉我。 ”

“ 我不知道.....别问我.....我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

“ 啊，太好了..... ”

“ 别说话，莫利尼塔。 ”

“ 我好像有一些奇异的感觉。 ”

“ ”

“ 现在我不知不觉地用手摸我的眉毛，在我脸上找黑痣。 ”

“ 什么黑痣？我脸上有痣，你哪有。 ”

“ 这我知道，可我的目的，是为了摸一下我没有的.....这颗痣。 ”

“ ”

“ 你的这颗痣，漂亮极了。可惜我看不到，真遗憾..... ”

“ ”

“ 你觉得舒服吗，瓦伦第？ ”

“ 别说话 你得让你的嘴唇休息一下。 ”

“ ”

“ ”

我刚才心里的感觉你猜得到吗，瓦伦第？可再玩一下吗，再玩一分钟就行了。 ”

“ 什么感觉？说吧。不过，你得安静点儿..... ”

“ 只来一分钟。我感觉我刚才好象突然不在这儿了.....既不在这儿，也不在外面。 ”

“ 我觉得刚才我已不存在了.....而这里只剩下你一人。 ”

“ ”

“ 或许是因为我已经不再是我自己了，现在我已是.....你了。 ”

第 十 二 章

“ 早安…… ”

“ 早安……瓦伦第。 ”

“ 昨晚睡得香吗？ ”

“ 还行…… ”

“ …… ”

“ 那么你呢，瓦伦第？ ”

“ 也还行，谢谢。 ”

“ …… ”

“ 我刚才听到马黛茶被拿走了，你真的不想喝？ ”

“ 不想喝，我不喜欢马黛茶。 ”

“ …… ”

“ 你早餐想喝点什么？咖啡还是茶？ ”

“ 你想喝什么呢，莫利尼塔？ ”

“ 我喝茶。如果你要咖啡一点也不麻烦，冲茶和咖啡是一回事，你爱喝什么就喝什么。 ”

“ 太感谢了，那我就选咖啡吧。 ”

“ 你要不要我先叫他们来开门，瓦伦第？ ”

“ 好的，你现在就可以叫他们开门。 ”

“ 好的。 ”

“ …………… ”

“ ”

“ 你猜得到我为什么想喝咖啡吗，莫利尼塔？ ”

“ 猜不到..... ”

“ 是为了清醒清醒头脑，好看点书。我也不想看的时间很长，一般看两个小时或再多一点，但得好好地利用它。这样，慢慢地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

“ 很好！ ”

“ 然后在吃午饭前再休息一下。 ”

“ ”

“ 莫利纳，早上起来好吗？ ”

“ 好。 ”

“ 现在，不觉得那么烦了吧？ ”

“ 不烦了，可现在好像成了傻瓜，不能思考，什么也不能思考。 ”

“ 这有时.....应该是好事。 ”

“ 可我精神很好.....很高兴。 ”

“ ”

“ 我 甚 至 不 敢 开 口 说 话 ， 瓦 伦 第 。 ”

“ 那你就不要说话.....不思考。 ”

“ ”

“ 你若是觉得很好，就什么也不用思考了，否则莫利纳，你思考什么问题都会觉得扫兴的。 ”

“ 那你呢？ ”

“ 我什么也不想思考，我要学习，这样才能避免..... ”

“ 避免什么？避免对发生的事表示后悔？ ”

“ 不，我对所发生的事不表示后悔。我越来越相信，性是

无辜的。”

“我能正正经经的请求你一件事么？”

“.....”

“今天，我们不要再争论任何事，什么也不要说。我请你只是在今天做到这一点。”

“好的。”

“.....你为什么不问问我干嘛要向你提出这样的请求？”

“为什么要问？”

“因为我感到.....我非常好，我的感觉非常良好，而这感觉我不想被任何人破坏。”

“好的。”

“瓦伦第.....我认为，自从我懂事的那天起，自从妈妈给我买玩具或别的什么的那时起，我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

“听我说，你想好一部好电影，我学习完了后，在我做饭的时候，你来讲给我听。”

“好。”

“.....”

“听什么类型的电影呢？”

“就讲个你自己喜欢的电影，不要管我喜欢不喜欢。”

“要是你不喜欢呢？”

“不会的，假如你喜欢，莫利纳，我也会喜欢的，即使实际上我并不喜欢。”

“.....”

“你别不说话嘛。我的意思是，只要你喜欢的东西，无论什么我都觉得高兴，因为我总觉得有负于你。不，我该怎么说呢，我是说你对我很好，我对你十分感激。因而，当我知道有

什么东西使你感到高兴，我心里也舒坦。”

“真的？”

“真的，莫利纳。我所想了解的东西你猜得到吗？这可能是愚蠢的行为……”

“讲一讲吧。”

“你对我说一说，你还能不能回忆起你妈妈给你买的所有玩具中你非常喜欢……在所有玩具中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一只布娃娃”

“哈哈……”

“为什么你如此哈哈大笑？”

“啊呀，如果他们不很快地开门，我就要尿在裤子上了……”

“可我问你为什么笑？”

“因为……啊唷……我急死了，快憋不住了……啊唷，我是个了不起的心理学家……”

“这是怎么回事？”

“没有什么……我是想了解一下这玩具和我之间有什么联系。”

“你是当之无愧的。”

“你肯定这不是男孩，这只布娃娃？”

“不是，是个金发女孩，打着辫子，一身蒂罗尔人的打扮，眼睛一开一合。”

“啊唷，我熬不住了，让他们快开门吧，啊唷……”

“我认为，自从我倒霉以来，来到你的囚室后，你第一次这么大笑。”

“这不是事实。”

“我向你起誓，你的笑我可从来没有见过。”

“可我笑过那么多次……笑的是你。”

“是的，但每次都是在熄灯后。我向你保证，我从未见你笑过。”

“这事发生在墨西哥，是在一个位于热带地区的港口上。时近黎明，渔民们正在驾着小船出海。乐声从远处传来。他们在海上见到一座豪华的楼宇，几个大阳台的外面是一座美丽的花园。园内清一色地种着茉莉花，花园边上是一圈棕榈树，外面是海滩，楼宇内正在举行化装舞会，留下了为数不多的来宾。乐队用鼓和沙球演奏着热带地区的音乐，节律缓慢而明快，是一种哈瓦涅拉舞曲。只有少数舞伴还在婆娑起舞，其中有一对还戴着面具。韦腊克鲁斯的狂欢节已接近结束。从初升的太阳看，星期三这天可能是阴天。这一对戴着面具的男女模样极帅。她化装成吉卜赛女郎，马蜂腰，高身材，黑色的头发中间分开，长及腰际；他身材魁梧，也是长的一头黑发，连头发，鬓胡往一边梳，唇上还留着八字胡。她的鼻梁高高的，鼻子小巧玲珑，倩倩侧影，极富个性；印着几个金印在额头上；宽大的女用衬衫，领口富有弹性，可以从一只肩膀上脱下来，也可以从两只肩膀上脱下来，就象吉卜赛女人穿的那种衬衫。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差不多，不过，这无关紧要，讲下去吧。”

“扎得细细的腰，下面穿着衬裙……”

“你把领口再给我讲讲，别跳过去。”

“好吧。那时节女衣的领口很大，都敞着胸，乳房的底部都能让人看到，自然也不是让人一览无遗象浮标一样。只让人看到一丁点儿，可还能让人看到，使人引起联想。”

“那么究竟是否看得到？”

“能。裙子非常宽大，是由无数麻纱手帕拼扎而成，色彩斑斓。当她翩翩起舞时，两只大腿若隐若现。他身穿‘多米诺’，这是一种带风帽的长外衣，是黑色的，里面穿一件内衣，系着领带。他对她说，这已是最后一只乐曲，他们该是摘去面具的时候了。她说不行，当长夜悄悄地消逝时，他们也应该互不让对方知道自己是谁而离去，以后也永不会相见，因为他们只是在狂欢节舞会上偶然相遇。他坚持着要把面具摘去，并先将面具拿下，露出俊俏的脸庞。并再次对她说，他已盼望她已久，这会儿决不让她溜走。他瞥了一下她手上戴着的钻石戒指，问她这是不是意味着她已订有婚约。她回答是。同时，对他说，请他到外面的汽车里去等，她要去梳妆台梳妆打扮一番。他走出门去左等右等，她却再也没有露面。后来，电影的场景改换在墨西哥的首都。人们看到，小伙子在一家大晚报里当记者。噢，刚才我忘了告诉你，那天他们俩跳舞时，她对他说，这首乐曲非常好，遗憾的是没有配上歌词。他于是对她说他会写点诗，我们回过头来说这边。那天下午他在报社的编辑室内工作，编辑室内人来人往，混乱不堪。小伙子见到编辑们正在编发一篇稿件，与一个几年前已退出舞台的女演员和女歌星有关。内容相当惊心动魄，还配上了许多照片。她眼下与一个腰缠万贯的大亨生活在一起。这个巨商富贾为人凶狠，象个罪犯，但电影中没有透露他的名字。见到那些照片后，小伙子沉思起来。这是个绝世美人。起初只是在小剧院里演出，后来终于成为蜚声剧坛的名星，但也只是昙花一现，因为她退出了舞台生涯。他觉得这个女人非常眼熟。有张照片，他见到她拿着香槟酒的手上带着一枚罕见的大钻石戒指，一下子想起了她

是谁。他装作不知道的样子，问编辑人员这是些什么东西。他们回答他说，这篇文章必将耸人听闻，但还缺少几张她在舞台上的裸体照，不久便可以搞到。他们有她的住址，因为他们随时注意着她的动静。他利用这个地址，找到了她的家，与她见面了。她身穿黑纱衣衫正起床。他目不转睛地瞧着她。这套房间的陈设非常时髦，嵌在壁内的灯光极其柔和，看不出光源在什么地方。室内的一切都覆盖着软缎：窗帘是软缎制的，沙发套子也是软缎，机子上也罩着软缎。机子没有腿，呈圆形。她斜靠在沙发上听他说话。他把报社内看到的关于她的事情都说给她听，还答应她，他将把所有的照片还有他们写的文章都藏起来，这样他们就不能发表了。她对他感激不尽。他问她成天关在这座豪华的住宅内过着笼中鸟似的生活是不是感到幸福。她不喜欢他这样说话，但还是对他说了自己的实情。说她虽在剧坛上爬到了巅峰，但对内部的明争暗斗深感厌倦，便与一个她以为值得依靠的男人结了婚。此人家资殷富，曾带她出国旅游，见过世面。但回国后，却变得越来越好猜忌多疑，最后便将她像囚犯一样成天关在家中。她因无所事事，深感厌倦乏味，于是恳求他让她重登舞台，遭到了他的拒绝。于是，记者便对她说，为了她，他敢冒一切风险。自然，他也不怕她的丈夫。她坐在沙发上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然后拿出香烟，他走过去给她点烟，乘机吻了她。她一时冲动起来，搂抱着他，对他说，她需要……于是，小伙子对她说，跟他走吧，留下一切——珠宝，裘皮，贵重衣料和这个有钱的富人，跟他走吧。但她感到害怕，不敢答应。小伙子叫她不要如此胆怯，他俩可以远走高飞。她请他让她多想几天，而他却坚持要立即就走，否则就永远不相见。她叫他走，他不走，说她如不跟他走，他便

不离开她家。他抓住她的双臂，摇晃着，想以此来消除她的担心和顾虑。于是，她生气了（当然并不针对着他），说男人都是一丘之貉，不把她当人看待，只是将她当成可以随意玩弄的玩物，他们应该允许她自己作出抉择。他也生气了，说他再也不想见到她了。说完，便朝门口走去。这次她真的生气了，便对他说，请他等一下。说完，便进入卧室，拿来了一大叠纸币说，这是她为她撕毁了那篇文章付的酬资。他立即将纸币扔在地上，走出门去。走到门外，却又后悔起来，觉得自己太过于感情用事了，但又不知如何挽救，便走进一家酒店饮酒。店内烟雾弥漫，隐隐地见到一个双目失明的钢琴师在演奏一支节奏缓慢，曲调悲戚的热带音乐乐曲，便是他在狂欢节时与她一起跳舞时弹奏的同一曲调。小伙子一边大口大口地饮着酒，一面为这只乐曲谱着歌词，心里思念着她。他嘴里哼着这首歌曲，他歌唱得很好：‘ 尽管你像囚犯一样……孤单寂寞……你的心灵告诉我……我爱你。 ’ 下面怎么说的呢？下面是‘ 你的双眼伤害了我，你的双手伤害了我，你那……会撒谎的嘴唇伤害了我……我问我的身影，这两片我吻过的圣洁的嘴唇……我崇拜的圣洁的嘴唇…… ’ 下面呢？下面的大意是‘ 还会不会再次对我欺骗。 ’ 接下去是这样：‘ 黑色的命运之花，你将我们无情地分开。然而，你将成为我的……这一天即将到来…… ’ 你还记不记得那首“ 博莱罗 ” 小曲？ ”

“ 我已经记不清楚了，谁还记得呢……讲下去吧。 ”

“ 次日，人们打开那份报纸，都在寻找有关她的那篇文章，却没有找到。自然，她的全部资料都被他锁在他写字台的抽屉里了。由于一时找不到有关她的资料，编辑部主任决定将此事扔在一边，因为要重新收集有关资料已不可能。小伙子的心里

终于一块石头落了地。他犹豫了一会儿后，终于拨了她的电话号码，他告诉她，她可以放心了，那篇文章不会再发表啦。她向他表示感谢。他请求她的原谅，原谅他在她家说的那些话，并请求与她见面，还与她约定了会面的时间和地点。她同意了。他向社长请假，要求出去旅游。社长准了他的假，还说他早就发现他脸色不好了。与此同时，她正在为出门作好准备，上身穿一件黑天鹅绒上装，料子十分精细好看，里面没有穿衬衫，西装反领上别着一枚钻石别针。头戴白纱帽，看起来象一朵白云飘浮在头顶上。头上挽着一个发髻。她这时已戴上了手套（颜色与帽子相配，也是白色的），却突然意识到这次出门的危险性。正好在她犹豫不决之际，那大商人回来了。他是个已过50岁的中年汉子，头发斑白，身躯虽略微发胖，却还相当壮实。他问她上哪儿去。她回答说出去购物。他说愿陪她同行。她却说他会觉得厌倦的，因为她要去挑选布料。巨商脸上露出似乎明白了什么的神色，但却没有责备她。她乘机对他说，他没有必要对她这样拉长着脸，她已为他做了她愿意做的一切。她为他放弃回剧团演出，去电台播唱的机会，现在他将她出门购货也视为行为不端，这实在太过分了。巨商于是便对她说，她可以出去购货，干她爱干的事，但他假若了解到她在欺骗他……他可能会采取报复手段的。但他不会对她进行报复，因为她很清楚，没有她，他难以活下去。他要报复的是胆敢与她接近的人。巨商走出门去。她过了一会儿也走出家门，但不告诉司机去什么地方，因为那大亨声音在她耳际回荡着：‘我一定要对那敢于与你接近的人进行报复。’这时，在一家豪华的酒楼内小伙子已在等候着她，不时地看着表，心想她可能不会来了。他要了一瓶威士忌。一小时过去了，两小时过去

了，他已喝得醉醺醺的，但还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站起身来，挺胸走出酒吧。他回到报社编辑室，坐到写字台边，向工勤人员要了一杯浓浓的咖啡。他试图以工作来忘却一切。翌日，他比往日更早地来到编辑室，编辑部主任大吃一惊，但很高兴他回来帮自己，因为这一天他工作很忙。他这一天埋头工作，很早便完成了他的全部工作任务，去编辑部主任那儿交了稿。主任祝贺他写成了高质量的稿件，并让他提前下班。小伙子走出编辑室，一个同事请他去喝酒。开始他不肯去，但那同事坚持要他陪自己喝一杯。噢，不对，请等一下，是这样的：是编辑室主任本人请他在办公室内喝酒，因为小伙子帮他完成了这天的全部工作，主要是写一篇揭露政府中某些人贪污公款的文章。喝完了酒，小伙子醉醺醺地来到街上。他心烦意乱，借酒浇愁愁更愁，不意走到了她家的对面。便走到门口，他控制不住自己，按了按门铃，女看门人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有事要与女主人面叙。这时，她正与大亨在喝茶，时间是下午5时。他刚给她买了一件十分珍贵的首饰，是一条祖母绿宝石项链，以求她原谅他前天对她的无端猜疑。她命女看门人告诉来访者说她不在家，但他却迳自进入家门。于是，她只好想办法搪塞。她对大亨说明了那篇文章的情况，说她很感谢这小伙子，但他不愿接受钱财，她也不知道怎样向他表示谢意。小伙子见到她挽住大亨的胳膊，怒火中烧，便对她说，他对这一切都十分反感，他希望从她那儿得到的惟一的谢意是他们将他永远地忘却。无论是大亨还是她本人都没有吭声。小伙子走出门去，但在桌子上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给她写的那首歌曲的歌词。大亨朝她瞧了一眼，这时候她已是满面泪流，因为她已爱上了这年轻人，她已不能对他表示拒绝，也不能对她自己

否认这一点。大亨双目盯着她，问她对这个无名小卒到底怀着什么感情。她喉咙像是给什么东西哽住一般，一句话也说不出。但当她发现对方在向自己施加某种压力时，便没好气地对他说，这小小的记者与她本无丝毫的关系，与他有了往来只是因那篇文章的事情。大亨问她是什么报纸。当他知道这家报纸是正在对与自己有关的这个秘密犯罪集团的行踪进行调查的报纸时，要她告知那小伙子的名字，以便将来伺机对他行贿。但那年轻女子害怕这大亨要名字的真正目的是对他进行报复，便拒绝告诉他名字。大亨便狠狠地给了她一记耳光，将她打倒在地，然后走出门去。她躺在地毯上，活像一只白鼬，因为全身都穿着白色衣衫，只有头发是黑的，晶莹的眼泪从眼眶里流出来。她抬起头见到在一条用细缎套子套着的机子上有一张纸条。她站起身，拿起它看了起来……‘ 尽管你像囚犯一样孤单寂寞，你的心灵告诉我……我爱你……黑色的命运之花，将我们无情分开，然而，你将会成为我的，完全是我的这一天即将到来…… ’。她紧紧地捏着已揉成一团的纸张，将它紧贴自己的胸口。她这时的心也和纸片一样，已揉乱了…… ”

“ 继续说下去吧。 ”

“ 那小伙子这时也心乱如麻。他没有回报社，却整天在酒馆里混日子。报社的人到处找他，却都不见他踪影。人们给他打电话，他接了，但听到对方是编辑室主任的声音，便立即挂上了电话。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一天，他在街上看到一份报纸，是他过去工作过的那家报社出版的。报纸预告次日将发表一篇有关一位艺术界大名鼎鼎已隐退的女名星的隐私的重要文章。他气得毛发竖立，立即赶到报社，发现大门紧闭，因为已是深夜。但巡夜的人没有怀疑他，让他进去。他来到他的写

字台边，发现写字台的抽屉都被强行打开，因为另一个记者占用了原本属于他的写字台。这样一来，放在写字台里面的全部资料自然也被发现了。于是，他奔向印刷车间，车间离报社相当远。到了那儿，天已大亮。他发现当天下午出版的这张报纸的铅字已经排好，准备上机开印。他像疯子一样拿起锤子朝印刷机砸去，当天印好的全部报纸都报废了，因为他将油墨罐倾翻了。所有报纸都完蛋。这一下损失了成千上万比索，或成百万比索，反正这次造成的破坏极大。他迅即在城内消失。他被清除出工会，并终生不得再当记者。他仍然狂饮烂醉，最后来到一处海滩，来到他们初次相见的地方——韦腊克鲁斯，重温旧梦。在海边也就是在海滩旁的一家污浊不堪的酒馆里，当地的一支典型的乐队在用一种外形象用木条拼起来的桌板一样的乐器……在演奏音乐。”

“这是种叫木琴的乐器。”

“瓦伦第，你真不简单，什么都知道。你怎么会知道的？”

“不说这个了。快讲下去，我对这电影很感兴趣。”

“那好，乐队在用这种乐器演奏着一支十分悲伤的曲调。他用一把小刀在一张桌子上刻划着什么。桌子上已刻满了各种字样，有的刻上了自己的心声，有的人刻上了自己的名字，也有的是乌七八糟的垢言恶语。他在桌子上刻上了他写的一首歌曲，边刻嘴里边哼唱着。歌词是这样的：……‘当人们跟你谈起了爱情时，谈起了希望时……当人们给你太阳和天空时，你若还记得我……务必不要提到我的名字！因为将会得到……善良人的情意……倘若有人想了解你的过去，你不要说出真情，你说来自一个奇妙的世界……’他一面唱，一面想着她，确切点儿说，是想象着她就在盛满白酒的酒杯里。她的形象越来越

变得大，一直变得像真人一样高大，还走来走去在这家污浊不堪的酒馆。她瞧着他，接着他刚才唱的那首歌曲唱了起来：‘我不知痛苦是怎样的，我不懂得什么是爱情，我眼泪我从未流过……’于是他注视着她唱道（因酒馆内满是醉汉，他没有谁注意，也没有人去听他的歌声）：‘……因为我到任何地方，都将向人们讲述你的情意，犹如一个黄粱美梦……’接着她又唱下去：‘……忘记仇恨吧，请你不要说给你带来不幸我与你分离……’他抚摸着存在他明澈的回忆中的她，想象着她便坐在他的身边，继续对他唱道：‘……我的过去假如人们想了解，还须再次撒谎，我将对他们说，我从一个奇妙的世界来……’他俩眼中满含着热泪，对视着同声唱了起来，声音低沉，犹如在窃窃私语：‘……我不知痛苦是怎么样的，我取得了爱情上的胜利。我从来没有流过泪……’他擦干了眼泪，因为他觉得作为一个男子汉，流眼泪太难为情了。没有眼泪，视野清楚了，发现自己身边已没有了她。他绝望地抓起酒杯，想将杯中的酒一下子全都灌进肚里。他发现她的倒影在酒杯已见不到了，却只见到他自己头发蓬乱的影子。于是，他怒不可遏地使尽平生之力将酒杯摔向墙上，将它摔得粉碎。”

“为什么你不讲下去了？”

“……”

“不要这样嘛。”

“……”

“真见鬼！我已对你说过了嘛，今天我们谁也不应悲伤，谁也不应悲伤！”

“别这样摇晃我……”

“我们今天要比外面的人还要显得高兴。”

“你刚才吓着我。”

“你既不要伤心，也不要吃惊……现对你许下的诺言是我惟一的愿望，让你忘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我今天早上对你说过，你今天不要去想任何不愉快的事情。我一定要让你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样做并费不了什么劲。让你把那些伤心的事情忘记，十分容易……只要我能办到，至少在今天，我不想让你想伤心的事情。”

第 十 三 章

“ 今天晚上外面的天气如何？ ”

“ 谁知道呢，莫利纳。天不冷，但非常潮湿，可能是阴天。云层可能相当低，可以将街上路灯的灯光反射到地面上来。 ”

“ 对，今晚的天气可能就是这样。 ”

“ 而街道可能相当潮湿，尤其是用石块铺成的路面，尽管天并没有下过雨，但可能下过雾。 ”

“ 瓦伦第……我一遇到这样潮湿的天气便心里紧张，因为天潮我就全身发痒。但是，今天我并不存在这种感觉。 ”

“ 今天我也觉得很好。 ”

“ 因为你的东西吃得非常舒服吗。 ”

“ 是的，东西…… ”

“ 所剩无几了。 ”

“ 都让我给吃了，莫利纳。 ”

“ 是 我 们 俩 一 起 吃 的 ， 比 平 时 多 吃 的 。 ”

“ 上次带这包食物有几天了？ ”

“ 四天了，到明天还剩一点奶酪，蛋黄油和一小块面包
…… ”

“ 还有点桔子糖，一点儿奶油蛋糕和半块英式布丁。 ”

“ 就只有那么一点了，瓦伦第。 ”

“ 还有一块果子冻，是葫芦果冻，留给你的。 ”

“ 我不舍得吃，一直把它留在这儿，到了明天将它一分为二，吃了它。 ”

“ 不，这是你的。 ”

“ 我们明天吃监狱里的伙食，留着葫芦果冻当饭后甜食吃。 ”

“ 好吧，明天再说吧。 ”

“ 这样也好。我今天不想做任何事情，瓦伦第。你别打扰我，让我安静点。 ”

“ 你想睡觉了？ ”

“ 不是了，我觉得很好，心里也很平静……非常的平静……假如我说出什么傻话来，你千万不要生气。我已觉得很满足，感到很幸福。 ”

“ 应该是这样。 ”

“ 瓦伦第，你知道当一个人觉得幸福的时候，而又认为这将永远如此，永远感到愉快，这该有多美好。 ”

“ 我也觉得很好，我睡的这张破床不那么冰了，我就知道我该睡个好觉了。 ”

“ 我觉得胸口暖烘烘的，瓦伦第，这最舒服了。头脑特别清爽，啊，不，我是说头部也像是充满着热腾腾的蒸气一样很舒服，我感到全身都是这样。谁知道呢，也许是……我觉得好像……你还在摸我。 ”

“ …… ”

“ 你讨厌我谈这方面的事情吗？ ”

“ 不。 ”

“ 你来我的床上时，我对你已经说过，我已不是我自己了。后来当你回到你的床上去的时候我睡着了，我仍然不是我自

己。这事十分奇怪……我怎么跟你说明白呢？”

“快跟我讲讲，快讲。”

“不要急我，让我集中注意仔细地想一想……我一个人留在床上时，我也不是你，那我就成了另一个人了，成了个非男非女的人，但却感觉到……”

“……没有危险了。”

“对，就是这个意思。你怎么会知道的？”

“因为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为什么会感觉到这点？”

“我也不晓得……”

“瓦伦第……”

“什么事？”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你可别笑我。”

“说吧。”

“你每次来我床上……之后，我真想让自己永远睡着了，再也别醒过来了。当然，我不舍得我妈妈，如果这样一来，她会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可要是你依着我，我就再也不想醒过来了。是的，这不是我一时心血来潮，这种想法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我真的想死。”

“在死之前，你得讲完那部电影。”

“哦，那还有好多呢，我今天晚上都讲不完。”

“你假如在前几天给我讲一点儿，今晚可以把它讲完了。你为什么不给我讲？”

“不知道。”

“你心里清楚，这可能是你给我讲的最后一个电影了。”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吧。”

“ 在睡觉前给我再讲一点吧。 ”

“ 但讲不完，因为还有好多没讲呢。 ”

“ 一直到你累了再不讲。 ”

“ 好吧，我们讲到哪儿了？ ”

“ 讲到他在那家小酒店里对她唱歌，她仿佛出现在他的那只白酒酒杯的杯底里。 ”

“ 是这样。他俩唱起了二重唱。在这期间，她呢……她离开了那个大亨，因为她为继续过这样的日子而感到丢脸，感到羞耻，决定恢复自己的工作，在一家夜总会里唱歌。在首次演出那一天，她神情十分紧张，因为当天夜里她便要在观众面前首次亮相了。这天下午进行彩排。她身穿一件无袖连衣裙，和她所有的连衣裙一样，相当长，上身包得挺挺的，腰身很纤细，下面的裙子部分十分宽大。整条连衣裙都镶着黑色的箔片，闪闪发光。发型相当简单，只从中间分开，梳成两边，长发披肩。有一位钢琴师为她伴奏。舞台的设施也相当简单。幕布都是白缎制的，拉幕的绳子也是，因为她喜欢缎子。旁边立着一根希腊式的人造白色大理石圆柱，就连钢琴也是白色的，是一只三角钢琴，但钢琴师却穿着黑色无尾长礼服。舞厅内人们正在沸沸扬扬乱糟糟地忙这忙那，有的在整理桌椅，有的在擦地板，有的在钉钉子。她在舞台上出现时，钢琴奏起了前面的几个音符，人们立即安静下来静听着这钢琴的前奏。她唱了起来，啊，不，她还没有开始唱，是先演奏钢琴，琴声悠扬，宛若远处的海浪声。她的双手在微微颤抖，眼睛里满是充满柔情的泪水。她将香烟交给站在横幕边提台词的人，自己站立在圆柱的一边，用庄严却又富有节奏的语气开始了她的开场白。她一面讲，一面心里却在思念那小伙子：‘ 人们都说，人一走，

情就断，但我要向你保证，这不是真的……自从与你上次相见后，我的生活似乎……充满着’说到这儿，躲在幕后的乐队加大了演奏的音量，而她把音调拉长了，继续说，‘……你，在你的嘴唇上带走了那神圣的一吻，……它是我专门留给你的吗？是的，是留给你的……你，……在你的眼睛里带走了在我眼睛中见到的全部情思，这情思也是对着你的……’讲到这儿，乐队奏起了过门。她在舞台上来回挪动了几步，然后又大声地说，‘……我们如此钟情，你为什么离我而去！……当你发现我的心中蕴藏着一片痴情……尽管我们相隔天涯，你定会哭泣，就像孩子一样，寻找我给你的情意……’

“讲下去，我在听着。”

“唱完后，她已陷入了沉思。这时，正在为当天晚上的演出布置场地的工作人员对她热烈地鼓起掌来。她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化妆室，因为她想，很快他就会知道她已在工作了，因而知道她已不再同那个大亨生活在一起了。但却出乎她的意料，原来这家夜总会已经被那大亨买了下来，并下令在演出之前将它关闭。另外，她演出用的首饰，她也不能从珠宝商里租到，因为大亨已同珠宝商谈妥，后者借口她没有付款……此类的情况使她立即明白，大亨已下决心不让她工作，不让她生活下去。当然，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她再次回到他的身边。但她并不妥协，决定继续通过自己的代理人联系演出事宜，最后终于签订了一份很好的合同。在此期间，那小伙子还在韦腊克鲁斯，他眼见手头上的积蓄已日见告，须找工作。记者他已经不能再当了，因为他已被列入工会的黑名单。无人推荐，加上他因多日酗酒，不注意修整，面容憔悴，很难找到别的工作。最后，他只好在一家锯木厂内当小工。在那儿干了几天，却又觉体力

不支，因为他饮酒过度，伤了元气，消化不良，食欲不振。一天，在吃午饭的时候，他实在吃不下一口饭。他的一个伙伴坚持要他吃一点。他勉强吃了几口，实在难以下喉，却只觉得口干舌燥。于是在当天下午他昏迷了过去，人们送他进医院。说着胡话，他发着高烧，呼唤着她的名字。他的同伴翻遍了他的口袋，找到她的地址后，给身在墨西哥城的她挂了一个长途电话。自然，这时她已不在那幢豪华的住宅里了。但那位十分好心肠的女管家把这个情况转告了女歌唱家。她现在已住在一座廉价的公寓里。她试图迅即赶赴韦腊克鲁斯。这时，一个令人心酸的场面出现了——她没有钱买去那儿的车票。公寓的主人是个人作呕的胖老头儿。她向他借钱。他却说没有钱。这只胖猪猡便说，只要她答应……他便可以借钱给她。这时，观众看到他走进了她的卧室，而以往这胖猪猡是绝对不被允许对她这样做的。那小伙子仍住在医院里。医生领着一个修女走进了病房，看了看他的病历，给他号了号脉，看了看他的眼睛，便对他说，他的病情已大有好转，只是他往后再也不能饮酒，还得注意休息和营养。他心里想，他已一贫如洗，又怎么能搞到营养品呢。正在这当儿，却见到门框（门框，在病房的另一端）外出现一个他难以相信的人影。她正在一边往前走，一边逐个地查看病人，看看能不能找到这小伙子。她走得相当慢，病房内的病人都像看幽灵似的看着她。全身素色，她衣着十分简朴，外衣的衣料很薄，头上挽着发髻，身上未戴任何首饰（当然如此，因为她已没有首饰），却显得楚楚动人。对于小伙子来说这样有特别的含意，她这身打扮有着特殊的含意，因为这意味着她已与大亨那种奢侈的生活割断了联系。她看到他时，几乎不能相信，因为他的面容已极为憔悴。她不禁双眼流

出了热泪。医生正好在这个时候对他说，他可以出院了。他说，他无处安身。她接过去说，他有安身之处，因为她有一座带小花园的房子。这房子虽又小又简陋，却是在棕榈树林之下，沐浴于带有鹹味的海风之中。他俩双双来到那儿，她租下了这座房子，它几乎就在乡村，因为在韦腊克鲁斯的郊区。他头有点儿发晕，由于身子虚弱。她为他铺好床铺。他请她在花园里为他准备一张吊床，将吊床系在长在房子周围的许多棕榈树中的之间。他躺在吊床上，他们的四只手紧紧地握着，四只眼睛久久地凝视着，不能分开。他对她说，由于她在他身边，心情愉快，他会很快地恢复健康，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因为，他不想成为她的负担。而她则对他说，他用不着如此忧伤，她身上还有一点积蓄，只有等他完全康复后，她才允许他出去工作。两人默默相视，远处，传来了渔夫的歌声，还有用弦乐器弹奏的乐曲，十分悦耳，不知是用吉他还是用竖琴演奏的。而他则轻声细语地配着歌词和着这首乐曲，与其说他在对她说歌词的内容，还不如说在对她唱着，异常缓慢的节奏，就和远处传来的乐器演奏的音乐声互相吻合：‘……你在我身边……我在你心中……为什么要流泪，……为什么还要悲泣……我真想将我的幸福埋在心底……不让人们知晓……但为爱情而活下去的渴求……却在不停地呼唤……我很幸福……你也如此，已忘却了过去……今天我觉得十分幸福……因为我见到我让你而哭泣……’”

“别停下来。”

“几天过去了，他觉得身体好多了，却担心她不让他走出门去，甚至不让他陪她去那家她每天夜里在那儿唱歌的旅馆。随着时日的过去，猜疑慢慢在他心中发芽，他问她为什么在报

刊上见不到她领衔演出的海报。她回答说，这只是为了不让她的行踪被大亨所了解。还说，要是让大亨知道他住在这儿，他会派人将他暗杀掉的。于是，他又想也许大亨与她仍有来往。一天，他来到了这家旅社，里面有一间达到国际水准的音乐厅。在那儿他见不到任何招贴画介绍她的，也没有人认识她，更没有人见到过她。人们只是知道起她作为一位几年前的明星。他感到绝望了，开始走来走去在港口内酒店林立的几个地区。他几乎不能相信他见到的情景：他见到她站在一个街角的路灯下，她当了妓女！原来她为了养活他，以这样的方式来获取钱财的！他立即躲藏起来，免得让她看见。之后，他肝胆欲裂般地回到了家里。次日凌晨她回来时，他装作睡着了。天一亮，他就寻找工作，对她只是随便说了一个理由。傍晚回来时，一无所获，他却让她担忧。他对她装作诸事顺利的样子。当她准备离家上那街角去（她总是对他说去演唱）的时候，他求她不要再去了，请她留下来与他待在一起，还说他怕他再也见不到她了。她请他别这样，她出去是绝对有这个必要的，因为房租得她挣钱来付。再说，医生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建议对他使用一种耗资甚多的治疗方法，明天他俩即将去看医生。她又走了……他终于领悟到对她而言，自己是一种巨大的累赘，全都是为的他，她堕落到此等地步。小伙子见到天晚时，港湾里停满了打鱼归来的渔船。他来到海边，但见明月当空，满月在海中的倒影，被热带地区夜晚微微掀起的海浪击得成为点点碎片。周围的一切显得异常的宁静，只有小伙子的心脏在剧烈地跳动。闭着嘴的渔夫，像进行大合唱一样同声哼着一支曲词十分悲哀的歌曲。小伙子也唱了起来，这歌是发自他那绝望的心灵：‘……月儿啊，你在我孤苦的黑暗中……忧伤，向

何处去，你向何处去？……请你告诉我，你今夜是不是去巡夜，就和她一样……和谁在一起？谁和她在一起？……请你告诉她，我爱她……请让她知道，我盼望着她回来……她终于回来了……请你告诉她，不要夜里出去，夜出不好……夜出伤人……令人心痛……’当她在次日清晨回到家时，他已经不在家里了。他给她留下一张字条，说他似醉如痴般地爱着她，但他不想成为她的一个包袱。他还叫她不要去找他，因为假如上帝想让他们重聚……即使不去寻找，也会千里相聚……她见到一边丢了许多烟头，还见到一盒他忘了带走的火柴，这种火柴正是那一种港口那边酒馆林立的这个地区内使用的。于是，她心里明白，她已经被他发现了……”

“就这样结束了？”

“不，还有呢。不过，我们下一次再讲结尾部分吧。”

“你想不想睡？”

“不。”

“那为什么不讲？”

“因为这是一部让人伤心的电影，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跟你讲起这部电影来。”

“……”

“瓦伦第，我心里有种不良的预感。”

“什么预感？”

“我认为他们会让我更换牢房的，仅此而已。说到假释，我想是不可能的。但这样一来，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

“原本我刚才一直很高兴……但跟你讲这个电影后，心灵上又出现了这个阴影。”

“事情还没有发生，还不是未雨绸缪的时候，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

“我是害怕会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

“怎么会呢？”

“你听我说，我主要是考虑到我母亲的身体才决定出走的，但我担心我一走就没有人会来照料你啦。”

“那你就不考虑考虑你自己？”

“我不会考虑自己的。”

“.....”

“.....”

“莫利纳，我还想问你一件事。”

“什么事？”

“这件事可比较复杂。是这么一回事：从生理上看，你和我一样是男人.....”

“唔.....”

“这么说吧，从生理上看你完全是个正常男人。那你为什么不想当.....男人呢？我不是指你在女人面前，因为你对她们没兴趣，但你在同样的另一个男人面前，也不想当男人吗？”

“不想，因为他对我来说不.....”

“不什么？”

“就是不嘛。”

“我难以理解的就是这件事了.....并非所有的同性恋者都是这样的。”

“对，同性恋也是类型繁多，可我不想当男人，我觉得.....这样更舒服。”

“我对此原本一无所知，可我的意思我还是想让你知道清

楚，虽说我也说不清楚……”

“你说吧。”

“我是想说，你既然喜欢当女人……若是这样，你就不必因此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

“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对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

“……”

“我的意思是，你没有必要为此付出什么，更没有必要为此给人以恩惠，请人原谅。你为此而低三下四完全没必要。”

“可是，倘若一个男人是……我的丈夫，他就应该发号施令，这样会令他觉得满足。这是极其自然的，因为他是……家中的男人。”

“不，家中的男人和家中的女人应该处于同等的地位。否则，就是剥削。”

“如果照这样的话，可就没有趣味了。”

“什么趣味？”

“这玩意儿本不该告诉你，可看你这么想知道，我就……这趣味就在于，当男人拥抱你的时候……你应该对他有点儿害怕。”

“不，这就不对了。是谁告诉你这个想法的，这可很不好。”

“这是我自己切身的体会。”

“这些体会你不应该会有的。跟你讲这些污七八糟的东西的那些人欺骗了你，作女人没有必要当……当烈女。要不是因为那样做会让你觉得痛，我早就让你在我身上照那样干了，以便让你得到这样的体会：发号施令可不是男人的权利。”

“ 这些事就不要再谈了，因为这样的谈话不会得出什么结果的。 ”

“ 我倒相反，很乐意和你争论一番。 ”

“ 可我不想这样做。 ”

“ 为什么不想这样做？ ”

“ 不愿意呗，没有别的原因，我请求你别再争论了。 ”

第 十 四 章

处长：是我，小姐，我希望和你长官谈话……谢谢……您好！您那儿有什么情况吗？这儿没有什么情况，因此，我才打电话给你。一会儿我将前来拜谒。我不知您还记不记得，我们又给了莫利纳一个星期的期限，当时我们甚至还让阿雷基认为，我们随时有叫莫利纳改变囚室可能的，因为他有可能得到假释。对，这是莫利纳出的主意，是他出的。真麻烦……是，时间确实不等人。当然，在进行反击以前，您需要这方面的详细资料，我懂您的意思。是，我过一会儿前来拜访，我现在先给您电话也正为此。万一莫利纳什么情况也说不出，毫无进展，我该对他作何处置？您以为……几天以后？就在明天？为什么就在明天？对，抓紧时间是最重要的。是，我明白，今天不行，这样一来，阿雷基的安排也有时间进行。这样做好极了，如他能给莫利纳带去一封信，后者就会带我们到他的支部所在地。只是要他不知道有人在保护着。这是个难点。还有个问题。莫利纳身上好象有些异常，我似乎有这样的感觉，我也不知该怎样说才好，我总觉得莫利

纳对我并不老实……他对我隐瞒着什么东西。

“您认为莫利纳已站到他们那一边去了？”

“对，他可能害怕阿雷基那边的人会对他进行报复，有这个可能。”

“对，阿雷基也可能对他做了工作，他用了什么方法谁知道呢。”

“正因为这样……有这个可能。”

“要预见象莫利纳这样的人会作出什么反应是困难的，因为他终究是个道德败坏的人。”

“另一种可能也有机会存在。莫利纳出狱后试图不同任何一方有牵连——既不同我们，也不同阿雷基保持联系。也就是说，他莫利纳只是莫利纳，仅此而已。”

“对，不过，还是可以试试，还有另一种可能。”

“对，请原谅我打断了您……”

“是这样的：如果莫利纳两手空空的来……也就是说，他今天什么情况也没有提供给我们，明天他在出狱前也不提供任何情况……他也不带我们的人去阿雷基的人那儿……到这个地步，我们还有一种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登一则消息在报上，或者用别的什么办法，让人们知道，莫利纳（或者是某一密探）已向警方提供了阿雷基所属的那个支部的情况，而这个密探在监狱中装扮成囚犯。如果阿雷基的人知道这情况，当然会找他算帐，我们便可以一举将他们擒获。总之，释放莫利纳后，可以有多种可能性。”

“噢，我很高兴。”

“谢谢，谢谢。”

“是，莫利纳一从我办公室出去，便给您打电话。”

“好极了，就这么办。”

“ 同意……我立即给您打电话……太好了，再见。 ”

处长：请进，莫利纳。

罪犯：早安，先生。

处长：就这样吧，副官，您可以先出去了。

副官：遵命，先生。

处长：您最近情况怎么样，莫利纳？

罪犯：很好，先生。

处长：探到有什么消息吗？

罪犯：没有什么消息，先生。

处长：那么有什么进展吗？

罪犯：我认为毫无进展，先生……我已竭尽全力了，您还想我
干什么……

处长：什么情况也没有？

罪犯：什么情况也没有。

处长：您瞧，莫利纳，我已准备让你假释了，假如您给我们搞
到有关材料的话。我可以再对您说得具体一点，您假释
的文件已准备就绪，只等我的签署了。

罪犯：先生……

处长：真遗憾。

罪犯：我已尽力而为了，先生。

处长：难道得不到一点线索吗？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只要有
一点儿线索我们就……可以采取行动。有了这一点线
索，我便马上可以在假释的文件上签字。

罪犯：先生，请您想一想，我难道会不想出狱吗？可我不能给
您们胡编嘛。说实在的，阿雷基这个人成天不说一句

话，他性格内向，对我极不信任。想和这人打好交道可不那么容易，他……缺乏人情味儿。

处长：请您转头看向我，莫利纳，让我们富有人情味儿地谈一谈，我俩都是富有人情味儿的人……请您想一想您妈妈，想一想您出狱会给她带来多大的愉快，还请您想一想，我们会保护您的，我保证在你出去后不会有任何意外。

罪犯：只要能出去，别的事我就什么也不去考虑。

处长：莫利纳，您完全不必去担心任何形式的报复，因为我们会有人保护您的，您一定会毫发无损。

罪犯：处长先生，这我清楚，对此我深表感谢。您知道，我确实需要保护……但又有什么是我可做的？假如我给您们胡编些什么，这不是更糟吗？

处长：那好，我对此深感遗憾，莫利纳，这样一来，我可实在爱莫能助了。

罪犯：这么说来，一切都成泡影？……我是指我的假释，毫无希望了吗？

处长：不会再有什么希望了，莫利纳。如果你不给我们提供情况，我也帮不上您的忙了。

罪犯：那连表现良好的推荐信也不写了？什么也没有了？

处长：是这样，莫利纳。

罪犯：那囚室呢？让我待在同一囚室总行得通吧？

处长：那为什么？您不想跟比阿雷基更谈得来的人待在一起吗？与成天沉默不语的人待在一起你不难受吗？

罪犯：我是因为……还未失去信心，我认为他总有哪天会有话对我讲。

处长：不，我以为您已为我们做了不少事了，莫利纳。我们决定让您换一个囚室。

罪犯：先生，请求您看在上帝份上……

处长：到底怎么啦？……难道您爱上阿雷基了吗？

罪犯：先生……我是想只要与他待在一起，我就有希望让他跟我谈点儿情况……他跟我谈了情况，这可是我惟一获释的机会……

处长：谁知道呢，莫利纳，这个问题我还得考虑一下。不过，我不认为这很恰当。

罪犯：先生，说真的，请看在上帝份上……

处长：莫利纳，您得控制自己。我们不用再多谈了，请您走吧。

罪犯：谢谢，先生，谢谢您为我做的一切，谢谢您自从……

处长：您可以走了。

罪犯：谢谢。

处长：再见了，莫利纳。

副官：您叫我了吗，先生？

处长：是的，您现在可以陪罪犯走了。

副官：是，先生。

处长：我还有一句话要对罪犯说。莫利纳，您……明天请收拾好您的物品，准备离开囚室。

罪犯：我请求您……让我保留我最后的……

处长：请等一下，让我把话说完。明天你被获准假释，回去作好出狱准备吧。

罪犯：先生……

处长：对，明天，明天一大早。

罪犯：谢谢，先生。

处长：祝您好运，莫利纳。

罪犯：谢谢，先生，谢谢……

处长：没有什么，老弟，希望你万事如意。

罪犯：这是真的？

处长：绝对真的。

罪犯：我真不能相信……

处长：您应该相信，出狱后要好好做事，别跟那些年轻人鬼混了，莫利纳。

罪犯：明天就走？

处长：对，就在明天，明天一大早就走。

罪犯：谢谢！

处长：您走吧，我还有其他的事要办。

罪犯：谢谢，先生。

处长：不用谢我。

罪犯：哦！还有一件事……

处长：什么事？

罪犯：明天我出去后，假如我家里或律师那边派人来了……

处长：有什么就说吧……您想让副官出去一下吗？

罪犯：不用了，我是说，假如有人来看我了，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我明天出去。

处长：你说这话是为什么呀？……我不明白。进入正题吧，我还有许多事要做。

罪犯：是。我是说，倘使有人带来食物来看我……便可以装着以我的名义交给阿雷基……

处长：不用了。您就对他说，没有人给您带东西来，因为律师

已知道您要出去，您明天就可以在家中吃饭了，莫利纳。

罪犯：我并不是为我考虑，是给阿雷基……装个样子。

处长：别再啰嗦了，莫利纳，就这样吧。

罪犯：对不起，先生。

处长：希望你出去后事事顺心。

罪犯：我真的很感谢你。

“ 可怜 的 瓦 伦 第 ， 你 在 瞧 我 的 双 手 。 ”

“ 哦 ， 我 只 是 无 意 识 的 这 样 做 了 ， 我 自 己 都 不 觉 得 。 ”

“ 可 怜 的 心 肝 宝 贝 ， 你 双 目 无 神 …… ”

“ 你 说 些 什 么 呀 ！ 有 什 么 事 快 说 。 ”

“ 你 得 原 谅 我 ， 他 们 没 有 给 我 带 食 物 来 。 ”

“ 这 跟 你 有 什 么 关 系 …… ”

“ 唉 ， 瓦 伦 第 …… ”

“ 出 了 什 么 情 况 ？ ”

“ 唉 ， 你 不 知 道 …… ”

“ 直 说 吧 ， 到 底 是 什 么 事 ？ ”

“ 你 不 知 道 …… ”

“ 你 别 这 样 了 ， 有 话 直 说 吧 。 ”

“ 明 天 我 要 走 了 。 ”

“ 从 这 囚 室 搬 走 ？ …… 真 替 你 难 过 。 ”

“ 不 ， 他 们 让 我 出 狱 了 。 ”

“ 不 …… ”

“ 是 的 ， 他 们 同 意 让 我 假 释 。 ”

“ 可 这 是 件 好 事 …… ”

“我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

“当然好事，这可是件大好事啊！”

“那你呢？我走了，只剩下你一个人了。”

“不，这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突如其来，莫利尼塔，这要是真的，太好了……请你告诉我，你没有在骗我？”

“不骗你，这的确是真的。”

“这太好了。”

“你真好，你为我出狱而感到高兴。”

“是的，我当然为你而感到高兴，同时，还有另外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这太妙了！”

“为什么事？有什么妙事？”

“莫利纳，我希望你能帮我个忙，我向你保证，你不会有危险。”

“什么事？”

“是这样……这几天我想起了一个特殊行动计划，可就是没法通知我的同志们，心里急死了。我正在想尽一切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而你却将这个办法放在托盘里给我送来了。”

“不行，瓦伦第，你难道疯了吗，我可干不了。”

“你先听我说，这件事很容易办。我只要你记住我对你说过的一切。”

“不行，你一定是疯了。他们肯定会随时派人监视我的，看看我是不是同你有关系。”

“这不是问题。你出去后，先等几天再干，等上它两个星期。我再告诉你一个可以发现有没有被人跟踪的办法。”

“不行，瓦伦第。我这次是假释，出一点状况他们就可以又将我抓回来。”

“我向你保证你不会有丝毫危险。”

“瓦伦第，我求求你。我一点也不想了解他们的情况，既不想知道他们在何处，也不想了解他们是一些什么人。”

“你不愿看到我出去的那天吗？”

“从这儿？”

“对，获释出狱。”

“我怎么会不喜欢……”

“这个忙你得帮我。”

“我可巴不得你能出狱。可你得听我的话，我请求你，这是为你好……你什么情况也不要告诉我，你别对我说你伙伴的任何事。我这个人嘴不严实，他们逮住我，我便全都会说出来。”

“对同志们安全负责的人是我，你不用负责。我之所以求你办这件事，是因为我知道，这不会有危险。你出去后，等上几天，然后从公共电话亭内（而不是从你家里）打个电话，约个人在一个假地方会面，这么点事情不难办吧？”

“怎么在假地方会面呢？”

“这是防止我同志们电话受监听采取的特殊措施。你给他们说个地方，实际上是在暗示他们。比如，你给他们说金河咖啡馆，他们就知道在别的什么地方。这是我们打电话的惯例。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我们在电话中讲到甲地，实际上却指的是乙地，譬如，‘纪念碑’电影院，实际上指的是我们一个同志的家；而广场旅社，指的是博爱多区的一个街角。”

“我害怕，瓦伦第。”

“在你了解一切情况后，你就不会害怕了，你就会知道传递信息并不困难。”

“可如果他们监听到了电话，我就会受到牵连，是不是？”

“你打公共电话就不会受牵连了。你还可以用假嗓子说话，我可以教你这件很简单的事。用假嗓子说话的方法有多种多样，你可以在嘴里含一块糖，也可以在舌头下面放一根牙签……你看，这困难不大吧。”

“不行，瓦伦第。”

“你考虑一下，我们再谈吧。”

“不行！”

“那就算了。”

“……”

“你怎么啦？”

“……”

“你别这样趴着，请你望着我的眼睛。”

“……”

“我求你不要将脸埋在枕头上。”

“瓦伦第……”

“什么事？”

“把你一个人留在此，我可不好受。”

“不要难过，你应该感到高兴，你快看到你妈妈啦，能照料她了，你所希望的不就是如此吗，是不是？”

“……”

“看一看我吧。”

“别碰我。”

“那好，莫利尼塔。”

“……你不会再想念我了吧？”

“我怎么会不想念你的。”

“瓦伦第，我可想不起向谁表示过我的心愿，可能是上帝吧，虽说我并不怎么相信。”

“对……”

“任何能出狱照看妈妈是我此生最大的愿望，我愿为此作出任何牺牲。我首先向上帝请求能让我去照料妈妈，别的一切都在其次，现在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那你就该高兴了。你能先考虑到他人，然后才想到自己，这是种高尚的品德。你难道不曾为此感到自豪吗？”

“可这公正吗，瓦伦第？”

“什么事不公正？”

“我总是一无所有，我这一辈子什么也没有捞到。”

“可你有妈妈，你应该承担起这个重大责任。”

“对，你说的没错。”

“那你怎么还说……？”

“你听我说，妈妈已活了大半辈子了。她有过丈夫，又有儿子，她现在已经年老，她的日子都快过够了……”

“不错，可她还活着呢。”

“对，那我不也还活着么……但我的生活从什么时候开始？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呢？”

“莫利尼塔，你该满足了。你已交了好运，他们让你出去了，这应是件能让你高兴的大喜事。到了外边，你可以从头开始。”

“我想留下来跟你在一起。现在，与你待在一起是我惟一的愿望。”

“……………”

“我这么说，让你觉得害臊吗？”

“不……啊，是的。”

“为什么？”

“我的确对你的此种说法感到难为情。”

“瓦伦第……如果我给你传递消息，你确信你能很快地出狱吗？”

“对我们的事业这将是一种帮助。”

“可他们并不能因此而让你立即出狱。你这样做其实主要是为了加快革命的进程。”

“是这样，莫利尼塔。”

“但他们是不可能释放你的。”

“不会的，莫利纳。”

“……”

“你别老是去想这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等会再商量吧。”

“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商量了。”

“我们不是还有整整一个夜晚呢。”

“……”

“你别忘了，那电影你还没有讲完呢。你有好几天没有给我讲了。”

“因为这部电影太叫人伤心了。”

“你太易伤心了。”

“说得对……只有一件事例外。”

“别扯七扯八了。”

“是这样。虽然这是件不幸的事，但事实确实这样。什么事都会使我伤心，让我改换囚室，使我伤心；让我出狱，也使我伤心。我只有一件事不会伤心。”

“出狱后你就会过得很好，你会忘了牢房里所有不愉快的事情。你会感到这一点。”

“问题是牢房里的事我不想忘记，也忘不了。”

“好了，别胡说八道了！请你不要再折腾我了！”

“请原谅。”

“……”

“瓦伦第，你告诉我，你已原谅我了。”

“……”

“我对你讲电影。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把它给你讲完。我向你保证，我再不会来折磨你了。”

“……”

“瓦伦第……”

“说吧，什么事？”

“我还是不想给你传递消息。”

“那就算了。”

“我是怕他们会在出狱前，在我这儿骗问你的情况。”

“随你的便吧。”

“瓦伦第……”

“什么事？”

“你在生我的气吧？”

“没有。”

“你希望我把电影讲完么？”

“不，你不想讲就算了。”

“如果你希望我讲，我就讲。”

“用不着你讲了，它是怎么结束的，我能想象得出来。”

“结局很好吗？”

“ 这我不知道，莫利纳。 ”

“ 你瞧，你还是不知道。还是让我讲完给你听吧。 ”

“ 随你的便吧。 ”

“ 讲到什么地方了？ ”

“ 我记不得了。 ”

“ 我来想想……我想，我们好像已讲到他发现，她为了供他吃饭，当了娼妓，后来她发觉他已知道了这件事。凌晨她回家时，他已离家出走。 ”

“ 对，就是这儿。 ”

“ 那好。在这段时间里，那位大亨一直在寻找她，因为他已得知她穷困潦倒，他对他以往的所作所为感到深深的忏悔。当天早上，一辆豪华的轿车开到那座海滨的小房子边，大亨派他的司机来寻找她。但是她不愿回去。不久，大亨本人也赶到了。他对她说，请她原谅，他过去的所作所为纯粹是因为失去了她而产生的绝望心理，完全是出于对她的爱。她泣不成声地对他讲述着自己的境遇。大亨更觉得后悔了。她又对他说，她完全是因为爱那个人才作出这么巨大的牺牲，永远地爱他。于是，他对她说，‘ 这个给你。 ’ 说完，便交给她一只装满珠宝首饰的匣子，在额前吻了她一下，便走了。她发疯一般地开始四处寻找他的下落。因为她卖了珠宝后，已有足够的钱财替他找最好的医生治病，还可以让他住到最好的疗养院里去。但她始终没有找到他，她甚至找遍了所有的医院和监狱，最后终于在一间重病员的病房内找到了他。他的机体已遭彻底损坏，先是因为酗酒，后因寒冷与饥饿，每天夜晚，无处栖身，他不得不露宿在海边。他见到她来了，脸露微笑，并请她走到他身边，以便他能拥抱她。她站在床边，俩人拥抱着。他告诉她，昨夜

他真怕自己会死去，因为病情恶化了，但今天上午他感到自己已脱离了危险，便想等好一点儿就立即去找她。因为他觉得使他俩分开的所有原因都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在一起重新生活仍是有可能的。她对站在床边担任护理工作的那个修女看了一眼，试图从她那儿得到对他刚才这番言词的首肯。但那修女却微微地摇了摇头，意思表示这不可能。他继续说着话，说人们已答应让他在几家重要的报社里工作，还答应他派他出国当记者。他俩愿意远离眼前的一切苦难，忘记以前的一切痛苦。这时她才发现，原来他是在发高烧说胡话。他还对她说，他填了一首希望她亲自演唱的歌的歌词。他轻轻地说着歌词，她跟着他唱，银幕边的喇叭里响起了的音乐仿佛来自海边。已陷入昏迷状态的他这时好像感到他与她这时正置身于金色的晚霞映照下的渔港里。他说着歌词，她应和地唱着：‘……每当我愁肠百结时……我想起了你……每当我心花怒放时……我想起了你。我看着他人的眼睛，我吻着别人的嘴唇，我闻到了香味……我想起了你……’他们从渔港朝海面望去，一只帆船朝他们驶来。‘……我牢牢地将你记在心间，牢牢地将你记在心间……我永远记住你……’那只小小帆船停泊在小小的渔港边。船长向他们招手示意，让他俩立即上船，因为帆船即将乘着风势，张帆起锚，驶向宁静的大海，将他们送到遥远的地方。他们继续唱着歌，‘我从未想到……你会使我……如此钟情……我从未相信，你会窃去我的心……正因如此，我的心肝……无论你身在左右，还是身在远方，我都记得你……无论黑夜还是白昼，我都依然牢记你，牢记在心间，永远不忘你……’他在想象着他俩已上了帆船，两情依依，目光相对。但见水天一色，这时太阳已落到地平线下。她对他说，这歌词十分优美动

人。但他只是睁大了两只眼睛专注地望着她，没有作出回答。也许他在人世间最后一眼看到的是他俩永远地拥抱在一起，站立在帆船的船舷上，驶向幸福的彼岸。”

“这太悲凉了……”

“还没有结束呢。于是，她紧紧地搂抱着他，绝望地痛哭着。为了周济穷人，她将珠宝悉数变卖，交给了医院的修女。她自己像梦游症患者一样地往回走，来到了他俩曾一起幸福地生活过若干天的那座小房子里，然后，又沿着海边走着。这时，远处传来了渔夫们的歌声，天色已晚。他们唱着他谱写的歌曲，因为他们已学会了这首从他俩那儿听来的歌。年轻的情侣们双双凝视着夕阳的余辉，侧耳倾听着他在与她重逢时唱过的而现在由渔夫们唱着的歌曲。‘……你在我心间……我在你身边……为什么要哭泣，为什么要难过……我真想隐藏内心的幸福，以免世人知晓……然而，生活的欲望一直在我心里呼唤……’一个老渔夫向她问起他的情况。她平静地告诉老渔夫，他已经走了，不过，这不要紧，他将永远与他们在一起，哪怕仅仅是活在他们对他的这首歌曲的回忆中。然后她独自一人朝前走去，眼睛注视着即将隐没在这处地平线下的太阳，耳中又响起了‘……我感到幸福，你也如此……你爱我。我也爱你……我是这样地爱着你，我已忘记了过去……今天我感到幸福，因为当初我见到了你……你为我哭泣……’这时，夜幕已笼罩着大地，几乎已看不清她的身影。她仍然漫无目标地朝远处走着，走着。突然，银幕上出现了一个近镜头，她眼含泪水，脸占据了大银幕，但嘴角却挂着一丝微笑……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嗯……”

“ 结尾部分交代得太含糊，是吧？ ”

“ 不，这样很好，整部电影最精彩的就是这个结尾。 ”

“ 为什么？ ”

“ 这意味着虽说她现在已一无所有，仍感到高兴，因为她至少已得到了他真正的爱情，尽管他如今已不在人间。 ”

“ 但得到了幸福后，却又变得一无所有，这难道不更让人痛苦吗？ ”

“ 莫利纳，你得考虑到一个真理。人的生命不管是长是短，总不可能是永恒的。一切事物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 ”

“ 这当然是对的，但不管是长是短，总还是经历了一段时间嘛。 ”

“ 因此，人们都应该接受赐予之物，应该珍视那些哪怕是历时十分短暂的美好的东西，因为永恒不朽的事物在这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 ”

“ 说得对。不过，这些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又是另一会事了。 ”

“ 因此，你得好好想想，希望你能想通。 ”

“ 是的，理智有时很难克制感情，法国的一位大哲学家就曾探讨过这一观点。我还记得他的名字，他叫帕斯卡尔。你吃点桔子吧。 ”

“ 莫利尼塔，我会想念你的…… ”

“ 尽管唯一的原因仅是我给你讲了几个电影。 ”

“ 除了电影…… ”

“ …… ”

“ 往后我只要一见到果子冻，首先便会想起你。 ”

“ …… ”

“ 只要在烧鸡店的橱窗内见到烧鸡，也会立即想起你。 ”

“ ”

“ 因为总有一天我会出狱的。 ”

“ 让我告诉你我家的住址吧。 ”

“ 好的。 ”

“ 瓦伦第.....对于上次干的那事，并非我采取主动。因为要是你不越规——我是说，要是你不自愿，我是不会强行对你提出任何乞求的。 ”

“ “ 是这样。 ”

“ 可我却想在临别之际对你提个小小要求。 ”

“ 什么要求？ ”

“ 你可从没干过这事，虽说我们之间曾干过比这更糟的事。 ”

“ 什么事？ ”

“ 接吻。 ”

“ 哦。 ”

“ 可得等到明天，在我走之前。你别慌，我不是要你现在就这么做。 ”

“ 那好。 ”

“ ”

“ ”

“ 纯粹出于好奇，还想问你.....你那会儿没有吻我，是不是觉得噁心？ ”

“ 哦.....也许是怕你也变成一只金钱豹，就象你给我讲的第一个电影中的那个女人那样。 ”

“ 我可不是那种金钱豹女人。 ”

“说得对，你当然不是那种金钱豹女人。”

“当金钱豹女人是十分悲惨的，什么事也不能跟她干，当然更不能吻她。”

“你是蜘蛛女人，靠自己编蛛网擒获男人。”

“妙极了！这我喜欢。”

“……”

“瓦伦第，这世界我最爱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我妈妈，另一个就是你。”

“……”

“你会永远记得我么？”

“我从你那儿学到了很多東西，莫利尼塔……”

“你别这样说，我只不过是一头笨驴……”

“我希望你能高高兴兴地出去，对我保留着美好的回忆，就像我对你一样。”

“那你从我身上学到了什么？”

“这一时很难说清。不过我可以肯定地跟你说的是你让我思考了许多问题。”

“你的双手总是热烘烘的，瓦伦第。”

“但你两只手总是冷冰冰的。”

“我可以向你保证一件事，瓦伦第，只要我一想起你，就会觉得高兴。”

“我也还有一件事，希望你要答应我……你要做到让人们尊敬你，不能允许别人剥削你，虐待你。因为谁也没有权利剥削你，请原谅，我又重申了这一点，因为上次跟你讲过，可是你不想听……”

“……………”

“ 莫利纳，这点你一定要听我的，往后决不能作贱自己。 ”

“ 好的，我答应你。 ”

“ ”

“ 这么早你就把书收起来了？ ”

“ ”

“ 熄了灯后再说不行吗？ ”

“ ”

“ 脱下衣服你不觉得冷吗？ ”

“ ”

“ 你对我真好..... ”

“ ”

“ 啊..... ”

“ 莫利纳塔。 ”

“ 有什么事？ ”

“ 没有什么.....你不舒服吗？ ”

“ 没有.....啊，对，就这样。 ”

“ 你疼么？ ”

“ 能象那天那样就最好不过了，让我将双腿抬高一点儿，就这样，伏在我的肩膀上。 ”

“ ”

“ 就像这样..... ”

“ 别说话.....等一会儿再说话好吗？ ”

“ 好。 ”

“ ”

“ ”

瓦伦第..... ”

“ 什么事？ ”

“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

“ …… ”

“ 瓦伦第…… ”

“ …… ”

“ 瓦伦第…… ”

“ 你到底怎么啦？ ”

“ 没有什么，只是有一件蠢事我想跟你说一下。 ”

“ 什么事？ ”

“ 不说了，算了还是不说为好。 ”

“ …… ”

“ …… ”

“ 莫利纳，到底是什么事？是不是想让我答应你刚才要我干的事？ ”

“ 什么事？ ”

“ 吻你一下。 ”

“ 不是，是别的事。 ”

“ 你难道不想我现在就吻你吗？ ”

“ 当然想，如果你不觉得噁心的话。 ”

“ 你别让我生气。 ”

“ …… ”

“ …… ”

“ 谢谢。 ”

“ 我才应该谢谢你。 ”

“ 瓦伦第…… ”

“ ”

“ 瓦伦第，你睡着了么？ ”

“ 什么事？ ”

“ 瓦伦第..... ”

“ 有什么话你就开口说吧。 ”

“ 你把你伙伴们的情况都告诉我。 ”

“ 没问题。 ”

“ 我该干些什么事你还得跟我讲清楚些。 ”

“ 行。 ”

“ 你要对我多说几遍，直到这一切我已熟记在心..... ”

“ 同意，你刚才要对我说的就是这件事么？ ”

“ 是的。 ”

“ ”

“ 可还有一件非常非常紧要的事.....瓦伦第，你能肯定我出去时他们不会审讯我么？ ”

“ 我能肯定。 ”

“ 那么，我准备做你让我做的一切。 ”

“ 有你这话我可真是太高兴了。 ”

第 十 五 章

在电话监听系统的配合下安全委员会，对本月9日假释出狱的3018号罪犯路易斯·阿尔贝托·莫利纳进行了跟踪，现报告如下：

9日，星期三。罪犯于上午8时半出狱，9时5分独自一人乘计程车回家，全天都待在位于呼拉门托街5020号的家。他曾几次探身窗口东张西望，尔后又朝西北方向目不转睛地足足看了好几分钟。他家在三楼，前面没有能遮住视线的建筑物。

10时16分，他给拉洛打电话，两人谈了几分钟，都是以女人的身分交谈。在整个通话的过程中，他们时不时以各种女人名字来称呼对方，诸如：特雷莎、妮、彼尔拉、齐娜、卡拉科拉、贝比塔、卡尔拉和蒂娜等。上述的这个拉洛一定要罪犯首先谈谈在狱中的“收获”。罪犯回答说，他们在狱中谈到的关于两性关系的话纯系谎言，兴味索然。他俩同意在周末，同去看电影。而当他们每称呼对方一个新的名字，便笑一次。

18时22分，罪犯给一位他称为罗拉姨妈的太太打了一次电话。他与她交谈了很长时间，显然，她是他母亲的妹妹。他们首先谈到了罪犯母亲的身体，还谈到罗拉姨妈

因自己的病而未能去料罪犯母亲。

10日，星期四。罪犯于上午9时35分出门，朝位于潘帕街和脱里乌比拉托街之间，也就是离他家有两个街区的那家洗衣店走去。他要给洗衣店洗一大包衣服。之后，他又折向卡马拉街，上离洗衣店只有半个街区的一家百货店去。回家的路上，他又在一处位于阿瓦罗斯街且邻接潘帕街的小摊点上买了几包香烟。买了烟后，他便回到了家里。11时零4分，他接到几位亲戚打来的电话，他分别称他们为阿杜罗大叔和玛丽亚·埃斯特尔婶婶，在电话中他们祝他交好运。紧接着，又有一个从声音听起来相当年轻的女人给他打来电话，她叫埃斯德拉，据猜测应是罪犯的表妹，因为她把电话听筒交给了她母亲。罪犯有时叫她奇恰，有时又叫她奇恰姨妈。她们都对他因表现良好提前释放表示祝贺，还邀请他于下星期天去她家吃午饭。他们在电话里还谈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主要是谈到罪犯童年时对食物的喜好。当她们问他喜欢吃些什么时，他说喜欢吃“狮子肉”。这可能只是罪犯童年说过的话，但我们建议对此应当予以注意。17时，虽然天气十分寒冷，罪犯仍像昨天一样打开了窗门，长时间地注视着西北方。18时46分，昨天给他打过电话的拉洛又给他打来电话，请他乘一个女朋友的汽车出去兜风。这邀请被罪犯答应了下来，其条件是须在21时前回家，以陪伴他母亲和婶婶吃晚饭。婶婶名叫库卡，她住在一套单元房子里，早上常去奶品店和面包铺买东西，下午有时还上超级市场上购物。这家超级市场离她家有六个街区，位于罗素街和脱里乌比拉托街之间。几分钟后，罪犯走下楼来，在门口等了一会儿，开

来了一辆里面坐着两个男人的菲亚特牌汽车，却并非在电话里说的那样一男一女。其中一人已40开外，他一下汽车，便拥抱着罪犯，情绪激动地吻着罪犯双颊。另一人没有走下车来，仍然端坐在方向盘边，给人的印象是他并不认识罪犯，这可以从他俩握手的方式中看出来。此人已年过半百。汽车先是径直驶向卡比尔多街，然后又去潘帕街，继而又回到了卡比尔多街，一直驶到和平路，接下来又朝前驶到圣达菲街、雷蒂罗街、雷安特罗——阿某姆路，穿过五月广场到五月大道，议会路、卡亚奥街、柯连特斯街、莱岗基斯塔街，还到过圣脱尔姆区的几条街道。在这期间，汽车还在最近几年在上述地区几家迅速建成的音乐咖啡厅门前停过，也在几家古玩店门前停过。在整个行程中，罪犯曾几次回头观看，神色慌张，显然是想看看他有没有被人跟踪。汽车开到圣脱尔姆区后，便不停地驶回到罪犯的家里。

对于昨天电话监听系统的成员们提出的，关于罪犯在与上述的那个拉洛通话时，用了一大串女人的名字，是不是暗号，需进行仔细研究的问题，我们这样认为，从他俩交谈的语气看来，纯系玩笑，似无特殊用意，但对此仍应予以充分的注意。

11日，星期五。11时45分，一个声如破锣的男人打来了电话，罪犯称他为“教父”。从其紧张的语气看，这次通话非常可疑，嗓音似乎是假装的，但他们并未谈及其他，只主了罪犯未来的表现。“教父”（看样子他真的是教父）让他在外面要循规蹈矩，特别是在工作中。他还提醒罪犯，他之所以入狱，是由于他当年在一家商店当橱窗设

计师时与一个少年有关系。到最后，双方不知为何变得不再融洽，双方都动了气。几分钟后，那个拉洛又打来了电话，他们和先前一样先通报了几个不同的女名，这会儿似乎使用了电影女明星的名字，因为她们分别叫克莱塔、玛丽琳、曼尔勒纳、曼尔勒、吉娜和哈蒂等，看来这不是暗号，更像是他们在开玩笑。谈话的语气十分活跃。那朋友告诉罪犯，有个熟人打算开一家有几个橱窗的时装商店。由于经费困难，还没有与橱窗设计师签订合同。他朋友将熟人家的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告诉了他，让他在下星期一给他打电话，电话号码是42—5874，住址是贝鲁蒂街1805号。15时，罪犯走出家门，朝卡比尔多走去。独自走了20余个街区，进入大贝尔格拉诺电影院。放映厅内观众寥寥。他入坐后始终独自一人，未与其他人再说过话。在走出电影院前，他去厕所小便一次（因厕所窄小，没有对他进行跟踪，为避免引起怀疑）。随后迅即走出影院，朝家走去。这次他选择的道路是另一条并行的街道，在几个街口停下来朝几家商店细细地看了一会儿。在19时差几分走进家里。

不久，他给一个地方打电话，接电话的人说是“饭店”，然后对方又在电话中说了自己的姓名。由于店内人声嘈杂，听不清什么名字。罪犯要求与加夫列尔通话。此人很快就来到电话机旁，露出十分惊讶的神情。之后，语言变得亲切起来。听起来是男人的声音，好像住在首都贫民区。他们商定，假如罪犯未能在那个叫加夫列尔（我们猜想他是酒吧的侍者）的人上班的同时到饭店去，便立即向对方通话。我们已将某些疑点记录了下来，看来弄清加

夫列尔这个人的身份最重要的一条。继而，罪犯站在窗口，但没有打开窗门，因为天气太冷，只是拉开了窗帘。他和平时一样地站立在那儿看了几分钟，目光没有对着街道，就像前几天一样向上看，注视着西北方。也就是说，朝着呼拉门托街和巴乌纳斯街的交汇处。说得更清楚一点，是朝着监狱的所在地比约—德瓦托区。

12日，星期六。他与他母亲和姨妈走出家门，他们乘出租汽车于15时25分来到了大沙波依电影院位于卡比尔多大街的。他们在影院内的座位连在一起，没有和他人进行过交谈。17时40分走出影院，这次是在卡比尔多与蒙罗埃两街的街口乘的小型公共汽车。离他家还有一街区的地方下了车，然后，一边谈一边走，路过一家面店，买了面粉。19时，罪犯给那家饭店打了电话，这次终于听清了这家饭馆的名称，叫马约尔金饭店。于是那个叫加夫列尔的人来到电话机边。罪犯对他说，他因故不能去照看他了，因为他得陪伴他母亲。加夫列尔说，他在星期一上班，但明天是星期天，饭店照例不开门。看来他对约会的延期似有不快。上次报告中已谈到，当地的安全小组已调查过加夫列尔的身份，按计划，这方面的调查报告将送交办公室。

13日，星期天。调查报告已被送来。马约尔金饭店（这是一家西班牙餐馆，位于沙尔塔街56号已有50年的历史）的经理说，加夫列尔·阿尔马多·索莱五年前便在该饭店当侍者，对此人的诚实是毫无疑问的。他既无极端的政治观点，也不参加工会召开的会议，更没有结交过政界的朋友。

10时43分罪犯家里打来过一次电话，是几天前给他通过电话的奇恰姨妈打来的。她含糊不清地说着话，意思仍是请他去吃饭。这次他们商定13时她在她家等他们，让他们不要迟到。还说她已做好了一样食品，开始没有听清名字，后来听清楚了，是面卷。12时半罪犯与他母亲、姑妈走出家门，在脱里乌比拉托街和潘帕街的街口乘上出租汽车，然后在德安—富纳斯街1998号下了车。这是一座平房，位于巴脱里西奥斯区。在门厅迎候他们的是一位身躯肥胖头发花白的太太，她显得十分亲热。18时55分，他们走出亲戚家，一位年龄难以确定的姑娘驾一辆菲亚特600型轿车送他们回家。需要指出的是，来时他们乘坐的那辆出租汽车的司机曾几次回过头来，看看他们是否被人盯梢。罪犯本人也曾回过几次头，但两位太太却没有这样做。在送他们回家时，那驾菲亚特的姑娘却似乎什么也没有注意到。

14日，星期一。10时5分，罪犯给上面讲到过的那家时装商店打了电话，（从11日起也就是星期五起，这家位于贝鲁蒂街的商店的电话一直受到监听）。接电话的人说，他们的确需要他的服务，请他于下星期一（21日）去商谈薪金的问题。他还抱怨说，那位负责修缮商店店房（将于本周内竣工）的工人师傅超过了预算，弄得发不出橱窗设计师的薪金，接着，罪犯又打电话给饭店的那个姓索莱的侍者，对他说他不能去市中心了，因为他得陪伴他妈妈。索莱有些不愉快，他们没有确定新的约会时间。罪犯答应于星期三、四再给他通话。几乎可以排除索莱的嫌疑了，但我们建议继续监听马约尔金饭店的电话。15时，

罪犯把身子探出窗外，和平时一样，注视西北方向一会儿。16时18分，走出家门，在一家报摊上买了两本杂志，从杂志封面上的大字标题我们看到，其中的一本是系克拉乌迪亚的时装杂志。而且，这家报摊不出售政治性的杂志。

20日，星期日，11时48分，拉洛打来了电话，提议他们与上星期天一样与梅恰·奥尔蒂斯一起驾车外出。梅恰·奥尔蒂斯可能是上次开菲亚特那个司机的别名。他们这会儿又说了一大堆名字，但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暗号，这些名字是德里娅、米尔塔、妮妮、西尔维娅、保里娜、里威尔等等，这显然是阿根廷电影界前些年女明星的名字。对方的邀请没有被罪犯接受，因为他已答应陪母亲去看戏。15时15分，他又探身于窗外。这会儿窗门已打开，我们猜想是天气并不太冷。因为有太阳。他又朝着常常注视着的那个方向看了很长的时间。17时零4分，他与母亲走出家门，在潘帕街和脱里乌比拉托街的拐弯处坐上一辆小型公共汽车，在利马路附近五月大街下了车，步行了两个街区，一直来到阿贝尼达剧院边，买了两张说唱剧票。然后他们看了看商店的橱窗，演出在18时15分开始。在幕间休息时，罪犯上厕所一趟，但没有跟谁说话。后来又回到了池座，仍未与他人交谈。他们走出剧院是20时40分。在位于圣地亚哥街的“五月街”咖啡馆内他们喝了巧克力，吃了炸糕，母子俩仍没有和旁人说过话。他们在五月大街与贝尔纳多——德依里戈耶街的拐角乘坐了来时乘坐的一辆小型公共汽车，回到了家里。

21日，星期一。罪犯于8时37分走出家门，乘小型

公共汽车到达卡比尔多街，由那儿再转车去了卡亚奥和圣达菲。步行五个街区，贝鲁蒂街1805号到了后，他和两位先生交谈了几句。他们一起看了看用来布置橱窗的地方。侍者给他端来一杯咖啡。随后，他走出门来，乘坐原来的两路公共汽车从原路回家。11时30分，他打电话给他朋友拉洛，电话是打到加里西亚银行——他的工作单位。他们这次交谈显得一本正经，原因一定是此人正在工作。罪犯只是告诉他，已经安排好了他的工作，于次日开始上班，虽说尚未谈妥薪金。这一天的另一个电话是洛拉姨妈打来的，她与罪犯的母亲通了话，她们为他找到了工作而高兴。

22日，星期二，8时零5分罪犯离家，到时装商店已差不多到了9时，他是奔跑着走完最后两个街区的。12时30分，他走出时装商店，在一家位于潘巴河和阿亚古乔之间的胡卡尔街的奶制品店内用了午餐。有一个公用电话在店内，他打了电话。值得指出的是，他拨了三次号，拨通后又立即挂上了电话。电话里他一共讲了大约三四分钟。考虑到那个罪犯工作时装店内有电话，而他在奶制品店内打电话还得排队等候等情况，这事似有蹊跷。我们立即检查了一下罪犯家，检查马约尔金饭店和他朋友工作的那家银行的电话记录，发现他并没有跟上面说的这三个地方的任何一处通过话。19时，罪犯下班，20时过几分钟回到家里。

23日，星期三。7时45分罪犯离家，于8时51分到达工作的地方。10时，他与他朋友拉洛通了电话，后者此时在自己家里。罪犯对他的推荐表示感谢，然后，时装

店的店主拿起了电话。店主和拉洛讲话时，总叫他“索拉亚”。听了一会儿他们之间的谈话后，才明白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外号，因为店主对他说：“你是个不能生育的女人，你将永远叫这个名字。”（上面是原话）拉洛则以同样的理由叫他法维奥拉王后。值得指出的是，他们不断地改换着称呼对方的名字，是随意的方式，因而，使人感到这儿并没有什么秘密在里面。12时30分，罪犯走出时装店，乘出租车来到商业银行的总行，走向储蓄部的窗口，取出一笔存款，然后又乘出租车来到苏依巴恰街157号，走进一家公证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已不能对他进行跟踪。18分钟后，他走出公证处，又以相同的方式回到了贝鲁蒂街的时装商店。他拿出一块三明治（早上从家里拿来的），站着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还与店主一起丈量着布匹。在19时20分离开商店，乘坐平时乘用的交通工具于20时15分回到家里。21时零4分又走出家门，乘小型公共汽车来到阿尔瓦莱斯—托马斯的费德里科—拉克罗塞的街角，然后换乘另一辆公共汽车来到科尔多瓦—依梅德拉多大街。到了那儿，又换车来到索莱尔—依梅德拉多。他等候了近一个小时在那儿。值得指出的一点是，由于离上述街角的几米远便是另一条街——哥斯达黎加街，无论从各角度赴约的人都能看清是不是有人在盯他的梢。由此可以推断，这个地方是由某一老手选定的，以避免警方的监视。罪犯守候在那里，未和任何人交谈过。过去了几辆汽车，但没有一辆停下来。罪犯回到了家里，看样子他并未察觉他已经被监视。委员会的估计是罪犯在约见什么人，被约见的人已发现有人在进行监视，没有赴约。

24日，星期四。据有关方面报告，罪犯提取全部的存款，只留下了少量的尾款以免下次新开户头。他在入狱前已拥有这笔款项。在“何塞·路易斯·纳里·卡斯特罗”公证处他以他母亲的名义留下一只用火漆封口的信封。据公证人称，信封内全是从银行内提取的存款。这天，罪犯的活动不多。上午去上班，在时装商店内喝了咖啡，吃了一块三明治。他在那儿每天要喝几次咖啡。决定回家时是20时10分。我们还注意到，根据上司的命令，决定不在报刊上披露阿雷基说罪犯莫利纳是情报机构的密探的假供词，因为考虑到阿雷基的同伙与罪犯接触是可能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急迫的。

25日，星期五。上午罪犯和往常一样去上班，12时30分去距那儿几个街区的一家馅饼店用午餐，这家馅饼店位于拉斯文拉斯2476号。吃饭前他在公共电话亭打了电话，拨打方式同以前一样，先拨三次号，然后又挂上电话。他只讲了短短的几分钟。他一个人吃饭，说得确切一点，他只尝了尝，因为盘子里残留着全部饭菜。之后他回到了工作单位。18时40分，坐卡亚奥乘公共汽车他离店到议会大街，尔后又乘地铁到何塞—马利亚—莫莱诺车站。接着，步行到福摩萨和里格罗斯。于是，他在那儿等待了30多分钟。根据上司的命令，如在这期间无人前来与他会晤，便应对他进行拘捕、审讯。事先安全委员两名便衣警察与巡逻队进行了联系后，对罪犯进行逮捕。罪犯要求他们向他出示证件。就在这时，从行驶中的一辆汽车内射出一串子弹，安全委员会的一名叫华金·贝罗内的警察和罪犯本人中弹倒下。几分钟后，巡逻队赶到，但未能

赶上极端分子的汽车。在两名伤者中，莫利纳还没有来得及让巡逻队对他采取急救措施便咽了气。警察贝罗内由于伤着大腿，跌倒在地后，又受了内伤。根据事件的发展，巡逻队中叫巴斯克斯的巡逻队员和别的队员都认为，那就是极端分子们想干掉莫利纳，免得他招供。此外，罪犯在银行的存款全部被提出一事也表明，他自己心里也怕会发生什么不幸。倘使他已知自己受到了监视，那么，当他被安全委员会的人发现自己确与极端分子有牵连时，便只有两条路可走：或准备让他们来消灭自己，或与极端分子一起逃跑。

除正文外？本报告还复制三份，分送给有关部门。

第 十 六 章

“ 您哪个地方最痛？ ”

“ 啊呀……啊呀……啊呀…… ”

“ 不要说话，阿雷基……痛成这样了还说什么话呢？ ”

“ 这……这儿…… ”

“ 这是三度烫伤，真是些禽兽不如的东西。 ”

“ 啊唷……啊，别……别碰这里。 ”

“ 你被他们禁止吃饭几天呢？ ”

“ 三……三天了。 ”

“ 真是一群禽兽、人渣…… ”

“ …… ”

“ 听我说，答应我，从现在起您别说话。 ”

“ …… ”

“ 您愿不愿意这样做，可点头或者摇头。他们把您打成这个样子，真够野蛮的，您可有几天罪受了……听我说，我现在利用医助不在之机，给您打一针吗啡，让你好好睡一觉。您若同意，可以点一点头。可您绝对不能往外说，否则他们会把我给开除了的。 ”

“ …… ”

“ 只要一会儿，很快您就不痛了。 ”

“ …………… ”

“ 就这样，针打下去后您就不痛了。 ”

“ ”

“ 现在您从1数到40。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

“ 真使人难以相信，他们将您打成这样。还有臀部的烧伤
.....恐怕得过几星期伤口才能愈合。针我已经准备好了，可您
千 万 不 能 把 我 给 您 打 针 的 事 说 出 去 。 明 天 您 就 不 会 那 么 痛 了 。 ”

“ 29、 30、 31、 32、 30 3、 30 下面是什么数呢？
现在后面已经没有脚步声了。他们可能不再跟踪我了吧？天是
这么黑，要不是您熟悉道路，走在前面，我决不敢往前走，生
怕跌到井里去。象我这样几天没有吃喝，已经精疲力尽的人，
怎么能走这么长的一段路呢？倘若我老是想睡，又怎么能走路
而不跌倒呢？ ” “ 瓦伦第，别害怕，看护是个好人，他会照顾你的。
 ” “ 玛尔塔 你是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我现在张不开眼睛，
因为我睡着了，你在哪儿？你能靠我近一点吗？玛尔塔
.....你别不跟我说话，你不能抚摸我一下吗？ ” 别害怕，我在
听你说话，你要我听你的话有个条件。 “ 什么条件？ ” 你得把心里
想的对我和盘托出，因为我很想听你说你的事情，可你却什
么也没有对我说。 “ 没有人听我们说话吧？ ” 没有。玛尔塔，这
些日子我真糟糕..... “ 我想知道你现在怎么样了。 ” 有没有人
在偷听我们的谈话？有人在等待着我暴露我的同志们的情况
吧？ “ 没有。 ” 亲爱的玛尔塔，我的心灵在听你说话。 “ 这是因
为你我早已心心相通了。 ” 真的？难道一直是这样的吗？ “ 不，
这只有当你我之间完全坦白、毫无隐瞒、互相信任才能这样。 ”
那我把一切都告诉你吧，因为这个看护太好了，他正把我带到

一条非常长的地道里，一直将我带到地道的出口。“地道里是不是一团漆黑？”是这样。他对我说，在地道的尽头有亮光，但离得很远，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因为我正在睡觉。我尽最大的努力想把眼睛张开，仍然难以如愿。“这会儿你在想些什么呢？”我的眼皮沉得很，我想睡觉，我太困了。“我听到水在流动，你听到了吗？”在石缝中流动的水总是十分清凉洁净的，我要是能用手触摸流动着的水，便会用手指尖沾上点水，滋润一下睫毛，好让眼睛张开，可我害怕，玛尔塔。“你是怕醒过来，发现自己仍在囚室内。”这么说，没有人帮助我逃跑，一切都是假的。我已记不清了，可我通过手和脸感受到的这种暖烘烘的感觉好像来自阳光。“可能已经是白天了。”我不知这水是不是洁净，这水能喝吗？“只要沿着水流顺流而下，定能到达与干流的汇合处。”确实这样，可我觉得，我现在看到的是一片茫茫沙漠，既无树木，也无房屋，在我目力所及之处，一望无际的全是沙丘。“可能不是沙漠，是大海吧？”对，是大海，有一段海滩十分炎热。我必须奔跑着，以避免自己的脚踝被灼伤。“你还看到了什么？我是说除了海浪以外？”无论从大海的这一边还是那一边都看不到在动画片上的彩色帆船。“听到什么了吗？”什么也没有听到，听不到沙球的撞击声，除了海浪的声音。有时巨浪被掀起，从高处落下，击个粉碎；有时巨浪一直推到长满棕榈树的岸边。玛尔塔……我觉得在沙滩上落下了一朵鲜花。“这是朵野生的兰花吗？”如果它被海浪卷走的话……为什么大风正好在我将要抓住它的时候将它吹走呢？而大风又将它吹到大海，淹没在海水之中。不过这没关系，我会潜泳，我会扎猛子……然而，就在我确切地认为这朵花落下去的水域里……现在看到的却是个女人，一个本地女

人。假如她不从我手中很快地泅水逃跑，我是可以抓住她的。现在我赶不上她了，玛尔塔，在水中我想对她大声叫喊，告诉她不用害怕，但是没有用。“在水中听到人们心里想的事。”她毫不恐惧地瞧着我，胸口捆着一件男用衬衫，可我已疲惫不堪。在水底下潜泳了这么长时间后，我的肺部已没有氧气。可是，玛尔塔，那本地女人却拉住我的手，将我拉到了水面。她将一只手指竖在嘴边，意思是叫我不要说话。她胸口紧紧捆着的衬衫，因为泡过水变得更紧，没有我的帮助，她便难以解开。在我给她解结头的时候，她的目光注视着别处……我忘了，我自己还赤裸着身躯。我抚摸着她，这个海岛上的女人羞得满脸通红，她搂着我，用她的乳房挤压我的胸口。我的手热烘烘的，抚摸着她，将她的身子擦干。我摸她的脸，摸她长及腰际的头发，摸她的肩膀、脊梁、屁股、肚脐、乳房、小肚子、大腿、双脚、然后又摸她的小肚子。“我能请求你，将她想象成我吗？”可以。“但对她却什么也不要说，你不要责备她，你虽说她犯了某一方面就让她知道，你把她想象成我的错误。”那本地女人用一个手指放在嘴边，意思是让我什么也不要对她说，但对你玛尔塔我仍然要和盘托出。因为当时我的感觉就和你在一起一样，因为你确实和我在一起，很快会有一股白色的热腾腾的液体从我身上冲出，我要将她淹没。啊，玛尔塔，我太幸福了，我把什么都告诉你。我希望这样一来，你就不要走了，让我永远和你待在一起，尤其是现在，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你千万别想到要走！这是最美好的时刻。慢点，对，请你不要动，最好是别说话。好了，好了，等一会儿，我再对你讲那本地女人，她闭上了眼睛，因为她困倦了，她想休息。我不想闭上眼睛，谁知道我会在什么时候又张开

呢？我的两只眼皮沉重得很。现在要是天已黑了，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的双眼紧闭着。“你不冷吗？已经是夜晚了，你睡着了，身上没有盖被子。海水相当凉，整个夜晚你都不觉得寒冷么？你告诉我。”不，我不觉得冷，我的背上压着这条平展展的暖和的床单。打从我来海岛后，每天夜里我都躺在这条床单上睡觉。我不知道如何解释我的爱以及这床单……它实际上是女人的柔软而温暖的皮肤。在这个地方，别无它物，只有这女人的皮肤。在我的视线内，只有这个躺着的女人的皮肤。我只不过好像在她掌心中的一粒玉米而已。她躺在大海中，举起一只手，顺着手往上瞧。我可以看出，这海岛是个女人。“是那个本地女人？”她的脸我未能看清，那时太黑。“那大海呢？”我和平时一样，在海水下潜游，海水深不可测。可是，在水下我妈妈能听到我的全部心声，我们在进行交谈。你想听她问我什么吗？“想。”那好……她问我，报上说的这一切是不是真的；她问我，与我同住一囚室的朋友在一次枪击中死了，是不是因为我的过错；我给他带来了如此悲惨的命运，有没有感到内疚。“你怎么回答她呢？”我说这是我的过错，我既非常伤心，但也不应该感到伤心。因为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当时虽然感到伤心，还是为能这样死去，能献身于美好的事业而感到高兴。这恐怕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但愿他能感到高兴，玛尔塔，我真的全心全意地希望能高高兴兴地死去。“为美好的事业吗？”嗯……我认为他是心甘情愿、被人打死的，因为这样他的死就像电影里的女主人公的死一样，而她并不为了任何美好的事业。”这也许只有他自己明白，甚至连他自己也可能不清楚。可我在囚室内却难以入眠，因为他每天夜里都给我讲电影，就像母亲哄孩子入睡一样，我都已听上瘾了。有朝一日如

能出狱，我不知道往哪里打电话邀请他吃晚饭了。而他却请我吃了那么多次。“那么，在这个时候，你最想吃什么？”我将脑袋伸出水面，在水里游着，这样，我便能让小岛的海岸不从我视线中消失。到达海滩时，我已精疲力竭。太阳已不那么炙人了，因为太阳已快要下山了。在天还没有黑下来之前，我须在原始丛林中寻找野果。你不知道那一棵棵缠绕着野藤的棕榈树有多美。到了夜里，一切都呈银白色，可能是因为电影是黑白的。“那伴奏的音乐又是怎样的呢？”沙球的声音十分柔和，还有鼓声。“这不会是危险的信号吧？”不，这是强烈的灯光后，宣告即将出现一位奇妙的女人的音乐。她身穿一件闪闪发光的长袍。“是镶着银线，穿起来象剑鞘对宝剑那样合身吧？”对。“那她的脸呢？”脸上带着一副面具，也是镶银的。可是……这可怜虫……却一动也不能动，她被原始森林深处的一张蜘蛛网罩住了。哦，不，是她自己的身上张出了蜘蛛网，从她的腰部，和她的臀部拉出了一条条线，成了她躯体的一部分。这些象绳索一样毛茸茸的线见了都叫人噁心，虽说要是你敢摸一摸它们，也许会感到十分柔软，可我不敢摸它们。“她说话吗？”不，她在哭泣，啊，不，她在微笑，但一滴滴眼泪在面具的表面流下。“那是一滴滴象钻石一般闪闪发光的眼泪吧？”是的。在电影快结束时，她的形象几乎占据了整个银幕我问她，为什么要哭。她回答我说，这正是人们无法预知的事情，因为这是个令人十分费解的结尾。我回答她说，这样的结尾非常好。这是电影最精彩的部分，因为这意味着……说到这儿，她没有让我继续讲下去。她对我说，我总是企图把任何问题都解释清楚。而实际上，我正在谈饥饿的事，尽管我并没有勇气承认这一点。她注视着我，目光越来越悲哀，眼泪掉得越来越

多。“落下更多的钻石了。”我想消除她的伤感但束手无策。

“我已经知道你跟她干了些什么了，但我并不吃醋，因为你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她了。”她当时很伤心，你没有发现这一点吗？“可是你喜欢她，这点你是不能原谅自己的。”难道我这辈子真的再也见不到她了？“你真的肚子很饿么？”是的，是很饿，那蜘蛛女人在森林中用手指给我指了一条路，现在我已找到了那么多的东西，我真不知先吃什么好。“这些东西味道都很鲜美吗？”是的，有烧鸡的鸡腿，上面涂了一层新鲜奶酪的饼干，切得薄薄的熟火腿片，还吃了一块味道非常好的果子冻，最后，我又喝了一勺子我喜欢喝的甜奶。东西太多了我怎么吃也吃不完。现在我又觉得困极了。玛尔塔，你一定难以设想，我吃了在蜘蛛女人的帮助下找到的食品，最后又喝了一勺子甜奶后，多么地想睡一觉。睡了觉之后……“你还想醒过来吗？”不，我想睡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再醒来，因为这么多好吃的东西让我吃了之后，我实在是困极了。我在梦中再跟你交谈吧，可以吗？“可以。这就是个梦，而我们正在交谈，因此，过一会儿也可以交谈。你不用害怕，我以为谁也无法分开我们了，因为我们发现这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了。”为什么这是非常困难的呢？“因为我已活在你的心中，因而，我会永远地陪伴着你，你也再不会孤单单的了。”当然是这样啰，这点是我永远也不会忘怀的。假若我俩的想法相同，我们便能在一起，即使我未能见到你也没关系。“是这样。”这么说来，等我从海岛醒来后，你便跟我走吧。“在这么美丽的地方你还不想待一辈子？”不啦，这样就够好的了，不能老是休息。我只要吃饱，睡足，浑身便又是劲儿了。希望我的同志们等我一下，过去进行过的斗争我们再次开始。“我不愿意知道的惟

一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具体地说，就是你同志们的名字。”
啊，我是多么的爱你？玛尔塔。当初我不敢对你说的惟一的一件事就是这一点，我曾害怕你对我问起这件事。如果这样，我就会永远地失去你。“不会的，我亲爱的瓦伦第，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因为这个梦虽然短，却是幸福的。”